

資員平自選集

著者自題



文煥

上海樂華圖書公司出版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5 7933B

書叢集選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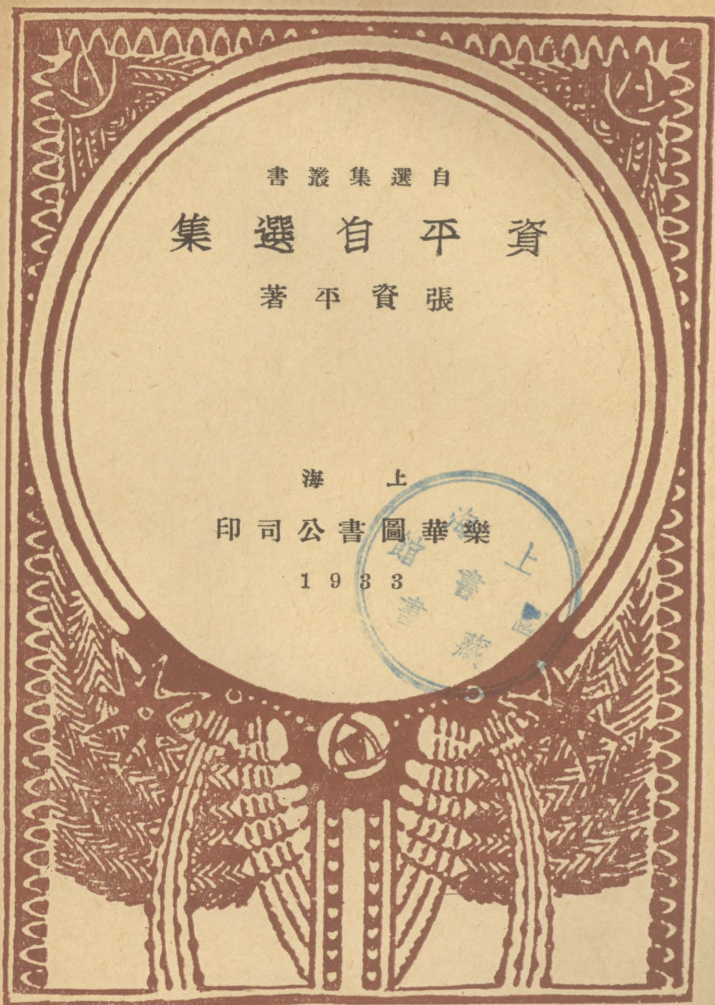
集選自平資

著平資張

海 上

印司公書圖華樂

1 9 3 3





影 近 者 作

張 資 平

資平自選集

目次

次	目
一	我的創作經過
一	紅海棠
五三	寒夜
八三	小兄妹
一二七	兩人
一四五	三七晚上
一六一	雪的除夕

Lumpun Intelligents'a 在上海……………一八一

銀躑躅……………二〇九

木馬……………二二三

綠徽火腿……………二五三

她悵望着祖國的天野……………二九一

我的創作經過

假如寫小說也是有遺傳性的說話，那末我從小就喜歡塗塗寫寫，也算得是一種遺傳性吧。

我的祖父遺著很多，他寫了不少的故事，如像閱薇草堂筆記那類的作品。可惜我在海外求學時，衆中堂兄弟們不知先人遺墨之可貴，不善保管，終於散失無存了。

我的父親雖然沒有什麼著作遺留下來，但他對於中國舊有的小說，大體都讀過。我從小時對於小說有興趣，也是由我的父親所啓發的吧。當我在七八歲的時候，我的父親講了許多故事給我聽。至於出自何書，我此時不復能記憶了。不過印象最深，至三十年後的今日尚留有些影兒在腦裏的，有：

(1) 述一個善人，家事很窮，家中只存有黃豆三升。但有比他更窮的鄰人向他告貸，他便把三升黃豆分一半給他的隣人了……

(2) 有一婦人，對於兒媳們之愛有所偏頗，愛次媳而惡長媳。長媳至孝，但終於不能忍受爲姑者的虐待，抑鬱而死，死後爲鬼，仍繼續她的孝行。當她的婆婆誕辰，仍爲製新鞋送來……

(3) 是子不語裏面的殭屍的故事。

(4) 是聊齋裏面的夜叉國。

以上都是在我的腦裏發生了很深的印象。在這時候，（七八歲兩年間）聽見堂兄弟們講三國演義。於是我便半懂不懂地會翻讀三國演義了。因為我祖父藏有一部木板的三國演義（共二十冊）。我一翻三國演義，我的兩位堂兄便來和我爭。我的祖母妙想天開地把二十冊書分作三份，每人分五六冊。（因為有幾冊給人借了去，不全了，只存有十五六冊。）我所得的部分是從火燒新野至張飛取瓦口關的一段。我的父親也特別為我講釋了許多。於是我更覺津津有味。

『話分兩頭，怎樣講？』

我的父親故意指出『話分兩頭』四個字來問我的確，我在那時候實在還沒有三國演義的程度。

一方面，我的父親還講許多故事給我聽，大部分是從聊齋裏面摘選出來的。例如曾友于，張誠，細柳……等等。

我把從父親聽來的故事儘向堂兄弟們販賣。於是比我大兩歲的堂兄弟便要求老祖父要講故事給他聽。祖父問了我，才知道我記得許多子不語和聊齋裏面的故事。祖父也就講了阿英一篇給我們聽。由『閒階桃花取次開』一直到『著得鳳頭鞋子卽當來』的一首詞，我雖不認得字，但背誦得很熟了。

到了九歲那年，父親赴南洋去了，祖父也出省城赴科去了。祖父走時，我們要求他要買一部封神傳回來。祖父便答應了。

自離開父親後，我的日常生活是十分痛苦的。祖母老了，不能常常看顧我，受伯母的壓迫，受堂兄弟們的欺凌不少。我之開始做筆記也就在這個時候。我的筆記，用紙是用那時代的彩票本子反折過來，在紙背後寫，再把它裝訂成冊。（當時我們族中長輩，多是閒暇無業，都愛賭彩票。）當然，我的筆記都是用土白寫的。（像今日的粵謳，用了許多不可解的白字。）雖然不通，總算是我的創作。

那年冬，祖父果然買了一部封神傳回來了，是木板的，沒有圖像，我頗失望。祖父由省城回來後，不久就死了，祖父一死，家裏人人不安，所以在我九歲的下半年，也沒有注意到小說了。

到十歲那年，我會念傅子（小說）的聲名真是洋溢乎全村了。堂兄弟們對我也有了信用，肯借小說給我看了。我在十歲那年，借讀過的小說有，中東大戰，七劍十三俠，西遊說岳，薛仁貴征東，征西，羅通掃北，粉粧樓等等。

到了十一歲，借得了一部再生緣彈詞，覺得是空前的一部好小說。爲了這部彈詞，可以說我差不多是寢食俱廢。

嗣後便繼續讀天雨花，小五義，紅樓夢，花月痕，今古奇觀，品花寶鑑，水滸等。我還記得當我十二三歲時，喜歡模倣寫小說。讀三國水滸時，模倣『交馬不三合，一鎗刺某某於馬下』的章回體小說。讀了再生緣，天雨花，紅樓夢後，便模倣着寫些『遺帕遺扇惹相思』

一類的章回體小說。這是我第二次的模倣的表現吧。

從十二歲起，因為努力於學作『義』和『論』，減殺了我的創作力不少。一直到十七八歲的性的煩悶期，都沒有什麼創作的表現，只是無日不在鑽研『義』和『論』的作法，——新八股。

十七歲那年，在省城，從東方雜誌讀了碎琴樓，覺得這真是百讀不厭的作品。同時對於商務印書館的小說月報也發生了興趣，時常裝出冬烘的樣子，不住地吟哦『春草碧色春水綠波』一類的文章。受了這類小說的影響很深，於是又模倣那些文章，寫了一些『鶯聲燕語』式的小說，但都是以之自娛，并不想發表，也不敢希望發表。後來有一位同鄉看見我喜歡讀小說，便來對我說：

『你所讀的小說都是無聊的舊小說，有什麼讀頭。我介紹一種新的哀情小說給你讀吧。』

我心裏不輸服，因為我當時是正在耽讀花片痕、品花寶鑑、紅樓夢及碎琴樓。

『還有什麼好的新小說呢？』

『冷紅生譯的巴黎茶花女士遺事。』

『有得賣沒有？』

『在廣州恐怕買不出。不過我有一本，送給你吧。』

過了兩天，那位朋友果然送了一本石印本的茶花女來給我。我立即翻來讀。但因為前面是敘述拍賣的事，無論如何，讀不入神，攔而復讀者兩三次。到後來讀到茶花女給亞猛的信的第一句。

『得書，感君念我，知蒼上尚有靈也……』

我才感着興趣。在那時候的鑑賞力，是那樣的貧弱的。

讀完了茶花女後，如痴如醉者數日。讀到馬克在鄉間別亞猛時，也不知流了多少可

寶貴的青年之淚。每天放課回來，也專翻開這一段來復習，一面讀，一面流淚。同時假想，自己如果有像馬克這樣的情人，就爲她死也是情願的。

我把我讀茶花女後的感想告訴了一個同級友。他說，冷紅生即是林琴南。他譯有少的小說，他的迦茵小傳也和茶花女遺事相髣髴，叫我買來讀。可憐我在那時候，僅三角錢的購書力也沒有。費了千辛萬苦之力，才間接地借了一部上下二冊的迦茵小傳來讀。讀後的感動和茶花女給與我的影響相似。讀到迦茵發熱病時的一段及迦茵對老侯爵夫人表示不和亨利結婚的一段，亦流了不少的眼淚。

自讀了這兩部言情小說後，我對於文學的鑑賞也自然轉了方向。恰恰在這期間內，我忙於留學考試，不單無暇模倣寫那些鶯聲燕語的文章，也全無心緒去讀小說了。

我之出國，便是舊式的章回小說和我絕了緣。

到了日本後不久就買了『不如歸』原本來讀，但不大了，因再購林譯本參看，讀

後不發生何等的興趣。

在日本又因爲忙於準備日文及一切普通學科，無暇再讀小說了。其實在這數年間，正是日本自然主義文學最盛的時期，而我對之却一點沒有感覺。即證明我對於文學尙無認識。

在大學預科期內，英、法、文的教師才介紹了許多歐美的名著給我們讀，並講述歐洲文學思潮給我們聽。我有真正的文學的認識還是在廿四五歲前後數年間的日本高等學校時代。在青年期的聲譽慾、智識慾和情慾的混合點上面的產物，即是我們的文學的創作。我在日本鄉間（高等學校）的四年間，寫了不少的小品，做了不少的雜感，同時也集了許許多多的文藝的材料。我稱我的日記簿爲『藝術的泉源』裏面所寫的，有英文，有德文，有日文，有中文，並且塗改得一塌糊塗，而所寫的文章也多是斷頭滅節，縱有人翻讀，也不容易念下去的。尤其是關於自己之追求異性的經過或感想，則多用羅馬字記載。

這個時代可以說是我的創作慾最初發展的時期

在日本鄉間，居然認識了一個平凡的日本姑娘。她是有女子中學的程度了，在女子中學畢業之前，即改習產科，對於性的智識比我們大學預科還要高深。受了她的刺激頗深，大概是因爲民族性的差異吧——或許也是她看見我太窮吧——她終於和我脫離了。

這個經過卽是我的約檀河之水的一部分題材，但猶未寫成功。我在那時代，真是十分努力於文藝的創作，推敲之上再加推敲，對於它，也十二分的重視。只是一篇短篇小說，竟寫了三年的時日，改稿至七八次之多。在高等學校三年間功課實在忙，因爲要畢業了，又把未完成的創作擱下，趕到東京去考大學。進了大學後，無一天不在性的苦悶中。但迫於功課之繁忙，加以經濟之壓迫，不能有所發展。（大東書局出版的現代學生裏面有一篇『日本大學學生生活漫談』談日本國立大學可以不上課，自由聽講，期滿之後，即

得學位。這是證明著者未深知日本國立大學學生生活的。若是理工醫各科無日不需出席聽講及實驗，並且要行野外實習，即在年暑假亦不得空閒，辛苦異常。有一次春假，乘野外實習之便，到京都去訪幾個同鄉。在一個友的寓裏，替他的居停的女公子拍了一張相，回到東京晒好了後寄給她。她便寫了一封信來道謝，並說了許多藝術的情話。我因為看顯微鏡忙，沒有回她的信。過了一星期，她又來了一封信，責備我不近人情，接了她的信，也不回一封信。至少也該寄張明信片給她，並要求我替她再晒兩張相片來。她的信是直寄到大學的研究室裏來的，信封面的筆跡一看就知道是女性的。日本同學都來譏笑我

說。

『看不出你竟有這種的暗中飛躍，以後當另眼相看了。』

這才使我叫冤枉。所以第二信來後，我就不客氣的把它公開了，並說明只是要求相片來的。但是他們讀她的信，裏面有這樣的一段？

『……你如不答應我的要求，我是耍惱的，否，你如不答應我，我是耍哭的……』
他們讀了後，鬨笑起來，同聲說：

『真好！真好！藝術的……』

參照着從前在日本鄉間那個平凡的女學生給我的幾封信，在大學的第一年級最後的三天內，把我的約檀河之水寫成功了。但是我因為這篇作品，犧牲了我的地史學一門必修科，結果只好留待第三年級補習。寫完了那篇約檀河之水後，便感着一種尋常的疲勞。我睡在六疊一間的屋子裏，對着那篇頭一胎的產兒流了不少的眼淚。因為我在那時候的生活，在物質和精神雙方都是十二分痛苦的。父親的逝世給了我一個最大的打擊。真是達到了每讀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便會泫然流淚。那樣的悲哀，因此便起了一種發奮讀書努力向上的思想。但在另一方面，因為性的苦悶和經濟的壓迫，又起了一種自暴自棄的思想。這兩種思想無時無刻不在胸中交戰。結果在我的生活看見許多

的矛盾。

(1) 在日本人商店裏，教學徒們習英文。

(2) 進教會，做禱告。更進一步，還到上級的主教處，領了堅信禮。

(3) 差不多每天晚上都到咖啡店裏去喝洋酒和侍女說笑。

(4) 有時候到秘密的魔窟裏面去探險。

我從這些矛盾裏面，雖然總得了許多創作的材料。但是我終於墮落了。換句話說，卻是發奮讀書努力向上的計劃完全失敗了。

沖積期化石在高等學校第二年級時，略寫了一點，父親之死，更促進我的決心，要於最短時期內把它寫成功。但因為生活失了重心，終於把原稿擱在箱裏了。在大學第一年級時，寫成了五分之一。第二年級修完了後到山口縣格福鑛山中實習，兩個月間，分出一部分的時間來寫，寫成了二分之一了。在這一年中我的生活也異常的複雜。我的多數短

篇小說都是以這時期所受的刺激，及直觀的延長寫成的。當然模倣日本作品的也不少。

我進第三年級了。日間在學校裏研究學位論文的材料。夜間回來專讀文學作品，並且努力的寫了許多雜感和短篇。這時候郭沫若兄寫信來催討編爲創造叢書第四種的冲積期化石的全稿了。從九月（1921）中旬起至十一月杪止，兩個半月間，我把冲積期化石匆匆地脫了稿。我也在這時候認識了一個真心誠意的，熱烈地愛我的日本女性。但我已經受了日本女性的幾次的騙了，不甚理睬她，以爲她亦不過如是。但到後來，她終於向我表白了，她從很久以前就對於我的近乎兇狂的男性的態度，發生了興趣。我問她：

『那末，你是喜歡瘋人了？』

『否。我是愛你的怪脾氣，——對女性完全無理解的怪脾氣。』

給她這樣說了後，我才稍稍留意於女性的性質了。我也才知道從前女性之不滿意於我的原因了。

我雖然在文藝上使這位日本女性獲得了永生，但因為種種的原因，不能愛她。她給了許多信給我。但我一點不爲她所感動。事實上她只給了我許多創作上的材料。本來在我的行囊中，保存着有四五個女性給我的長短不一的情書。（？）因為我在這時候已經受夠了女性的欺騙，而歲數又近三十了，變爲一個冷酷的生物解剖學者了，決不會再像摩登青年那樣，一面揩眼淚一面讀女子給他的情書了。

在大學第三年級，一年間，除寫成了『沖積期化石』之外，尙寫有『愛之焦點』、『一般冗真的生活』及時事新報副刊上的幾篇小品。

大學畢業了，要回國和未婚妻同棲了。無可奈何，只好把行囊中所貯蓄的寶貴的材
料，像黛玉焚稿般地，付了火然後和現在的妻舉行婚禮。

紅
海
棠

—

開北區西北隅的初冬的一晚上。
在瓦礫場的間隙裡疎生着的雜草也漸次乾枯了。

西北角上尙殘存着半壁的泥牆，牆脚下像有四五隻蝙蝠般的動物在蠕動。

白天裏，在這路口上也有不少行人來來往往。但一到夜裏九點鐘以後，便森森的有鬼氣，行人絕跡了。在這附近只是一片黑暗。

『老二！』

在半壁的土牆下，忽然發出一陣的咳嗽。

『啥事體？』

『怎麼今夜裏冷了？』

『今晚上連星子都看不見幾顆，恐怕要下雨了。』

『那末，我們明晚要另外找地方了。』

『莫看輕了這個地方。老底子是一家大米店呢！』

『在這堆瓦礫的下面，恐怕埋着不少的銅鈿……』

『說不定也有洋錢啊。』

『明天我們花半天的工夫翻翻看。』

『阿李，到那兒去？』

『解手去。』

『×他的娘！你走路是怎樣走法的呀？』

『做什麼？』

『×他的娘！踏了我的手。』

『對不住……了。』

又是一陣的咳嗽。

『起風了喲。』

『我們的世界快完了！』

「我們的世界早完了！」

一個悲楚的聲音。接着又有一陣的歎歎的啜泣。

「算了喲，修二嫂。誰不是遲早有一趟的。和尚仔如果沒有死，此刻還不是活受罪？不餓死也要凍死……再過個把月，要下雪了吧。」

一個老年人的歎息的聲音。

「還是住在租界裏的舒服啊。我們沒有錢的，只好住在中國街路裏遭殃。」

「打仗已經把我們的家打完了，索性和東洋鬼持久的拚一拚也好。怎麼勇敢的兵士們又不打仗了？」

「有錢的人禁止住他們不許打。再打仗，住在租界裏的人也要遭殃了。」

「啊！我的可憐的兒喲！」

修二嫂竟痛哭起來了。

『吵什麼！給警察聽見了，走來干涉，看你今天晚上還有地方睡覺？』
這是修二嫂的丈夫叱她的聲音。但是修二嫂更高聲的哭起來了。

『討厭的東西！』

老二也沒有法子奈何他的妻子般的，只是罵了這一句。

『老二，像鬼窟般的這個地方，警察伯決不會來光顧了的。一個人不怕死了，還怕沒地方睡覺麼？讓她哭吧。悶在心頭比什麼還要痛苦。她是因為對不住她的小孩兒才哭的。的確我們窮苦人都是對不住自己的小兒女喲！』

『我說你不要叫她離開穆公館的。穆公館的事多好呢。你偏要貪那東洋人家裏多給她的三四塊錢……』

老二沒有話回答，又看不見他的顏色。大概他是含蓄着有無窮的憤恨。

『東洋人固然是壞透了。穆公館的少爺，聽說也不是好東西。』

『不管東洋人，中國人，有錢的人總不是好東西。×他娘！古人說的話一點不錯，飽食思淫慾……』

最初是小學教員，其次當大學教員休息室的茶房，到後來沒落到當推小車的車夫，到了現在，——滬淞戰役之後的現在，連小車子也沒有得推的何泰生，似乎比這一羣中的任何聾片（Lumpen）有點見識。

『那些有錢人，看他們住在租界裏，能夠快活到什麼時候……』

『我們什麼都不要管了。只要能從這個貧苦的深淵裏爬出來，什麼都願意幹了，殺人放火，當亡國奴……啊！今夜裏真是冷不過！』

王小六說着，週身起了一陣戰慄。

『我們是給麵包遺棄了的人們，麵包永遠不會光顧了的人們，每天只是向有剩餘的金屑的人家一天討一頓的殘羹餘飯，在飢餓線上彷徨……』

『老何，不要儘說那些文謔謔的話了。說來沒啥用處。我們不需要文章，我們只需要半碗的熱烘烘的稀飯！』

『真的話！我們只是拖延着一點氣。經了這次的打仗，我們和廢人一樣了，當然找不着生活。作算找着了，也不會做了。』

佟二嫂還在啜泣。何泰生想，佟二嫂平日是何等天真而活潑的女子，誰也料不到她會這樣地思念她的兒子，誰也不相信這個陰鬱的女性就是二年前在他們社會裏最負聲望的有美人之稱的『紅海棠』。

二

吉弟在十歲那年，便跟着她的父母從高郵鄉間流到上海來了。到上海來後，兩個月

母親找着了職業，在北四川路的一家人家裏幫工。又過了一個多月，父親也在紗廠裏找着了工作。因為父母都不在家，所以吉弟也就出來，由母親的介紹，在隣近的一家公館裏當大姐兒了。——替東家看小孩子。

吉弟的肌色雖然是微赤，但她的耳目口鼻的配置是具有了美人的資格，尤其是那對雙臉的巨眼，和兩列整潔的牙齒。

雖然是殘羹餘飯，但是富人的殘餘，究比窮人的正餐富于營養。尤其是她的慈母，把數年來的心血汗水，差不多可以說完全是為培養這一朵淡紅的海棠花而耗費了的。所以吉弟的父母的臉色是一天一天的蒼黃，而吉弟的肌色便一天一天的紅潤了。父母的肌肉日見瘦削，而吉弟的肉感便一天一天的發達了。

雖然是在帝國主義者的鐵蹄下討生活，但是沒有半點民族意識的她們，似乎覺得住在租界裏是比住在中國內地舒服。在內地，那有這樣的物質上的享受呢。

「在上海當奴隸比在鄉裏替地主們耕田好啊！」

吉弟的父親常這樣的說。吉弟的母親似乎知道些當富人的奴隸之精神上的痛苦，但一想到在夏天是赤野千里，在冬間是寒風凜冽的鄉間，又覺得還是死在上海好些。

在帝國主義者共管下的上海，如果不發生戰爭，無論在任何時候都是歌舞昇平的。

吉弟總算在上海過了四五年的平安的生活，不知不覺間由幼年轉變為青年了。

青年期的吉弟真是像將要展開的花蕾那種懷春期所特有的風神，含蓄着有說不出來的神秘的魅力。黑漆般的密髮打成一條光油油的單根辮子，淺藍色的衣服，越顯得她的天生麗質。到後來，那個弄堂裏兩百多家人盡都知道有吉弟這個小家碧玉了。

吉弟十六歲那年四月裏，由一家同鄉的薦頭行介紹到一個在政界上有相當位置的，姓穆的公館裏當大姐兒了。這家公館裏有四五個娘姨，她算是最年小的。她的職務是，專門伺候穆家的太太。

吉弟雖然是出于貧苦的農家。但她的父母是個舊禮教的信仰者，所以吉弟也以為全中國的人民也和她們一樣，在過着真摯的生活。同時她亦迷信在經濟上比她更高級的，在社會上有地位的人們的生活。應當是比她的更真摯，更神聖。

到穆家住了兩個多月以後，她才知道中國上等家庭的生活是那樣的淫亂，那樣虛偽的。她發見了那些黑幕之後，她像從沉夢中驚醒過來。對於那些高級的人物完全失掉了信仰。若不是爲自己的吃飯問題，她早要拔起雙腿，脫離這種污臭的環境了。她深信這些高級人物的淫亂的生活對於她的純潔無邪的精神是一種侮辱，一種威脅。

穆蔚英先生是某部的參議兼××局長。吉弟常聽見鄰家的用人說，她的主人，不單在上海有家庭，在南京，在天津兩地，也各立有一個家庭。在天津的是老家，由第一個太太坐鎮。穆先生是幾年不回北方去了，只要每年寄兩千多塊錢回去，他的大太太便沒有話說。在上海的第二夫人是他所最寵愛的，也生了一個小孩子，穆先生和第二夫人同棲了

十餘年，又漸厭倦了，新近在南京又娶了第三夫人了。二太太爲這件事差不多和她的丈夫決裂了。

吉弟想，女主人的生活所以那樣的浪漫，完全是由她的丈夫逼出來的吧。每天總有兩三位青年學生來看她，不是在家裏一同搓麻雀，便是一同坐汽車到外面去看戲，吃飯。主人的唯一的少爺名小英，今年滿十五歲了，只是臉色蒼白了一點，不然也可以說是一位美男子。他時時不轉睛地注視吉弟。

少奶奶因爲丈夫在南京有了新寵，她就像對丈夫報復一樣，不十分打理家事，也不過問小英的日常生活了。

她新近又聘了一位專爲她化粧的美容師，每天十點多鐘便來替她化粧的。確，她是三十六七歲的女性了，但是經美容師化粧之後，就像二十八九的美人了。她聽從美容師的指導，每半個月便要用水乳和香水洗一回澡。洗過澡的，那天晚上，便有一個美少年走

來和她同乘汽車出去，一直到第二天才回來。吉弟計算她的牛乳香水浴，每次需五十元以上的用費。香水約需二十元，牛乳需三十元以上。

在上海頑倦了，便帶着二三個青年，或赴蘇州，或往西湖，一去三五天或一星期才回來。

最使吉弟看見好笑的是，常常有四五個青年爲競爭這個隨員的位置，互相吵起來，吵得非常的激烈。他們有時要求大家一齊去，在旅行地多住幾天。但穆夫人不許可，於是他們便決議用拈鬮的方法，誰拈中了便誰陪她出門去。

『拈鬮也可以。但先要由我圈定兩個。還剩一個由你們去拈鬮好了。』

『你只喜歡N和K！』

一個青年學生不高興，像吃醋般的說。

『N比你漂亮，你知道麼？』

穆夫人不客氣的回駁那個青年。

「那末，K呢？」

「他麼？你猜猜看。」

穆夫人狂笑了。

「他身體強健，是不是？」

那個青年撈着嘴唇說。

「小孩子，你乖乖的等着吧，等我回來了，才請你來這裏多歇幾夜。」

「做什麼？」

那個青年再怨懟着說。

「請你來陪小英頑，教他念書。」

「不願意！」

在上海，穆夫人從沒有帶過鈔票，只是帶一本支票簿和一個圖章出門。但是到蘇州或西湖去旅行，便要準備幾束百元一張的鈔票。問她爲什麼不帶十元的去，她說，重費了不好帶，並且付帳時一張一張的數太麻煩了，也給人看見那樣吝嗇的樣子，難爲情，還是抽一張百元的給他們，叫他們找回碎票子來方便些。

她打賞茶房，聽說也是頂起碼三五十元，有時候怕麻煩，索性送他們一百元。但是吉弟有點不相信。她想，少奶奶既然是那麼闊，何以不增加她的工資，她做了三個月了，還是每月十五元呢。並且對於家裏的用人非常苛刻吝嗇。

『對於自己的享樂便盡情的豪奢，對於底下的勞役者便那樣地刻薄。真不是個人了。』

吉弟常常這樣想，她看不起她的女主人了。

小英注視她的眼神一天一天的深刻了。才滿十五歲的小孩子，沒有半點青年人所

應有的活潑。他的雙睛周圍都有一輪紫黑色的圈。他雖然說是在某中學上課，但是真的去不去他的母親並不過問的。吉弟也常常看見他拿着一大捆的鈔票走出去。

三

青葉和紅花映進吉弟的網膜上來時，她每一勞働，身上就要微微地發汗，也感着幾分疲倦

到處都是滿溢着新鮮而活躍的空氣的初夏時分了。她望着這些景色，自然而然地要感歎人生的變幻。但是，大自然的態度始終是那樣地冷漠，只張着一雙清澄的眼睛眺望我們，不冷笑也不悲歎。

——他說，他很願意和自己永久同棲。大概這是出于他的真心吧。不然，當我告訴他

自己不久就要出嫁時，他何以竟痛哭得那樣厲害。他說，他只怕母親干涉，這也當然是他的真話。總之，和他同棲是不可能的。自己和他雖然只差一歲，但在地位上的懸隔，確是計算不出來的那樣大啊！假如，他的母親能承認時，也未嘗不可以和他同棲的。但是她一定要顧全她們在社會上的虛體面，不會答應我倆的結婚吧。不單不會答應我倆的結婚，恐怕還要加我以一個罪名，——誘惑她的兒子的罪名呢。……其實那個老婊子有什麼資格責備我們？我真不解的就是，這些貴族和有產者的家主婆，何以有這樣淫亂。又那些大學裏的前程浩蕩的青年們也願意來當她們貴族婦人的家畜？修二說，在東洋人的家裏僱用的青年僕歐都是少奶奶們在夜裏，丈夫沒有在家的時候，要使用的家畜，——爲她們排遣情慾的家畜。我最初不相信。現在看來，中國的上流家庭也有僱養家畜的事實。……不想！不想！不想那些事了！想了叫人心裏不舒服！

吉弟對着鏡勻了一回臉，再穿上外出的衣裝，過後，又眺望了一下窗外的初夏的景

緻。真是日暖風和，天高氣清的時節，一想到裸着胸脯伏在小英的弱小的身體上時的情景，她的胸裏又起了一陣的悸動。

『快點走吧。怕他又等得氣惱起來，辜負了這一天的歡樂。少爺，我是如何地愛你嘞！還有五天就要回去了。每天聽從他的要求吧。』

她走出來了，走向汽車行來叫汽車。除非是極留心她的舉動的人可以推定她是沒有教養的女性。但若汎汎然加以品評，一定會當她是個中流人家的少奶奶或小姐吧。

她照小英所約，走到巴陵頓飯店四樓一間精緻的房裏來了。穿着制服，——衣袋口上繡有中西文字的飯店名字的制服，——的茶房走過來招呼她。因為他在這間房裏見過她不下五六次了。

『王先生呢？』

她問茶房。因為穆小英每在這裏開房間，都說是姓王，其實飯店裏有些人早認得他

是穆小英了。因為他父親是這飯店的一個股東。有些店員是到過他家裏的。

她一個人門着房門，很無聊地坐了一忽半。無意識地檢起一張報紙來讀。她在這幾年來，雖努力認識了好些字，但還沒有讀報的程度。她此刻檢起報紙來讀，原來是向自己裝時髦的。她在這時候的態度，就有些像那些文化掮客，根本上對於任何主義都沒有研究，但仍然要東抄一點，西剽一部，在前五分鐘是研究日本，在後五分鐘却研究蘇俄了，甚至於不倫不類地說要聯合中日的勞苦大眾來粉碎日本帝國主義者，他也不先到日本去審查一下日本的絕對大多數的勞苦大眾是抱着怎樣的態度！

最先映進她眼簾裏的是：

世風日下，可慮！

兩少女同遭污辱！

在這個標題裏面，只有一個『慮』字難爲了她。她略把那段記事念了一番，大體了解了。她不相信那兩個少女是完全被動地受了姦污。她推定她們是內心軟弱，抵敵不住種種的誘惑，便陷溺下去了，決不能完全歸咎到男人方面去的。譬如她自己就是很好的例證。

她看了一會報紙，就感着頭暈，胸口也有些作惡。其實在中午，自己並沒有吃什麼東西，但此刻有點想嘔吐的樣子。

『莫非自己所疑懼的，真個是事實了！……』

她想到這點，又不願想下去了。

她伏在棧化腕上，靜了一忽，小英走回來了。她忙揉了揉眼睛，很不好意思般地向他笑了。

『你到那裏去了？……』

她不勝其怨望般地問他。但她的臉上依然浮着笑。

『不忙，你先給我一個 Kiss 吧。啊 My dear and My Sweet-Heart!』

他說了後，就像餓狼撲家畜般地擁抱吉弟狂吻了一會。她的反應比他更加的強烈。

『你剛才說些什麼話』

她拿着白手巾，揩了一下她的嘴角。

『那是藝術的話。文藝噯！你不懂吧！』

『我不需要文藝。一個人要文藝有何用處？』

『不懂文藝的人便是俗人了。』

『我寧願當一個俗人，我只需要……』

她的話忽然中止了。

他想，吉弟的確是俗不可耐，沒有半點的藝術性，那裏趕得上自己從前所交際過來

的兩個女大學生高雅柔淑！吉弟到底以怎樣的魅力和自己接近起來的呢？這無疑地是由于她的健康美和肉體美。

『戀愛是一種藝術的表現，而性慾是一種物觀的表現。』
他常聽見一個他所欽佩的友人這樣說。

『青春期的最初的異性的關係便是戀愛！』

那個友人又這樣地和他說過來。由是小英知道他和吉弟的結合完全是由于肉的衝動了。

他又不免回憶到他倆最初的那一晚上的情景來了。

四

在中國這個社會裏，勞苦的貧民是直接或間接地爲中國特有的軍閥官僚，買辦等資產階級的享樂而存在的。故小英看中意了紅海棠而需要她時，並不須怎樣地費力去追求，他只對她下了一個命令。

那是在去年的夏期中的一晚。小英的母親穆太太早帶着她的家畜到外面享樂去了。吃過了晚飯，當吉弟端着一杯香馥馥的紅茶走到他的房裏來時，他便不客氣地擁抱了她，並且咬着她的耳根低聲地對她這樣說：

『我在公園門首等着你，你等一刻就來吧。』

她在這瞬間，雖然臉紅紅地躊躇了一忽，但終於微笑着對他點了點頭。

在公園的夜霧裏，同坐在一張棧化椅子上，他倆最初接吻，其次擁抱，最後……

他向她說了許多與詩相髣髴的甜蜜蜜的話，但是她只回答了一句：

『少爺，你身上有錢麼？可不可以借幾十塊洋錢給我？我媽病得交關利害呢。』

他覺得她的這個要求是太殺風景了，他雖則給了她一小束的鈔票。

他只從她獲得了無上的肉的快感，但並不見發生與戀愛相伴的那類的情緒。

『少爺，不行喲，在這露天下……要生病啊！』

她當時的發音是特別粗，特別高，而舉動也沒有半點美觀，並且那種沒有半點羞怯的自動的態度，實在引起了小英的稍微的反感。

『……少爺你捨不得錢麼？我認識有一家棧房。我們到那邊去不好麼？』
『你認識那一家棧房？』

小英真要噴笑了。他不是捨不得錢，他只是捨不得照耀在他倆頭上的星光，他恨這些貧窮的姑娘只知道物質的享受，完全不知道鑑賞大自然的美景，更無從了解公園裏的 Baugh 的藝術性。

『××路的××棧房。』

「哈哈！」

「你笑什麼？」

她惱着推了一下他的肩膀。

「你說的那家棧房，那裏住得呢？」

「爲什麼頭等房間也要一塊半洋錢，睡的是鐵床，滿可以了喲！」

「吉弟……」

「什麼？」

「你怎麼總是喜歡說洋錢的話？」

「你捨不得錢就算了吧。在這世界上誰不要錢呢？」

「那麼，你跟我來，完全是爲錢而來的。」

「要這樣說也可以……有了錢，立即可以做高貴的人，也有權利去做不顧廉恥的。」

事。你試看看，假如我有一萬塊洋錢，我也和你媽一樣馬上變爲上流的少奶奶了。現在的世界有錢的人是最上流的，無論怎樣地犯姦淫邪盜的罪惡，也不成問題，走出來還可以得一般人的尊敬。他們在社會上最有名最上流的婦人，是有十個八個情夫的女性。最無廉恥的人便賺最多的洋錢，做最大的官，兼最多的恥。有錢的人是互相勾結着來壓迫貧民。世間的實際內容完全是在金錢。你們讀了一點半點書的人，便諱言金錢，只是虛偽地說什麼學問，什麼藝術，什麼主義。我真是不相信！我們貧苦人，只知道有金錢。金錢起于一切……』

嗣後他常帶着她在各家大旅館裏巡禮。她才領悟他在那天晚上對××棧房噴笑的理由了。她真夢想不到在這人世間竟有這樣華麗的房屋。她想，這不是天堂也是月宮了。她只恨有許多的多餘的陳設，在她是完全等于廢物。

他又帶着她和一羣布爾喬亞的少爺們，——他們也是個個有異性的伴侶，——到

一品香去看過活春宮。這却使她無羞怯的餘暇了。她只震驚于他們有錢人和有閒階級竟有這許多奇怪的享樂方法。

『你們上流階級的人何以這樣不怕醜來看這樣下流的把戲啊！』

『有名的×××校長×××××都常常來鑑賞他們的自然美。我們青年人不過遵守師道而已。有什麼好怕醜的呢？』

過後，他還告訴了上流階級的，關於性的遊戲的種種秘密給她聽。她更加驚異，他比她小一歲，而竟那樣地博聞博見。

五

紅海棠在穆公館再住了五天，便請假回家去了。她敵不住父母的命令，終於和她的

未婚夫修二結了婚。

她嫁了修二後三天，就回到穆公館來。她看見花園裏的花也大部分散落了。修二當然不願她就回東家那裏去。不過吉弟以『生活』的口實從她的新丈夫懷裏掙出來了。只三天工夫她便輕蔑了她的丈夫。因為他一面懷疑她，一面又沒有勇氣放棄她。

她信自己的身體是什九因為穆小英而變為不尋常的了。她想把這個祕密向小英說明。她在回穆公館去的途中，便這樣想，幾天不相見了，他不知是怎樣地思念自己呢，或許還為自己流了不少的眼淚吧。到他家裏去看見了他時，自己要投身到他的懷裏去，求他的原宥而盡情一哭啊。

『不，這是他同意的。他也贊成我和修二結婚，和修二結了婚，我倆的關係往後可以更方便地繼續下去。』

但是見了小英之後，她有點失望了。她雖然跪伏在他的膝上，他的態度却不如從前

那樣的熱烈了。在和她接觸之前，他對她也有了許多難堪的侮蔑。他拒絕她的紅唇，說它是經修二吻過了的。這些話決不是他的遊戲的說笑，他是相當真摯的向她說的，因為他是上流階級的人物。上流的人物決不願意在曾經給一個日本人家裏的包車夫摟抱過來了的女子身上用真摯的愛情了。現在他只當她是由茶房去隨便叫來的姑娘了。

但在修二方面怎樣呢？他是肌肉極為發達，中等身材的男子，今年只二十四歲，和病弱蒼白的小英，恰好作了一個對蹠的對照。他自娶紅海棠後，一方面像在夢中般的歡樂，一方面又感着一種不安。因為吉弟實在是太美麗了。她的乳部的肌肉就像剛才剝了外皮的洋蔥頭。在結婚初夜的經驗，更引起了他的種種的懷疑和不安。

有一天晚上，吉弟走到她的丈夫的東家家裏來，約他一同回去。修二的東家是一個從日本九州角落裏出來的商人，名叫安東完太郎，一家公司的事務員。安東完太郎家裏像在請客。吉弟看見丈夫還在忙來忙去，到了時刻，仍未能脫身回家。吉弟便也在廚房下

間接地爲她的丈夫幫了許多忙。有一次，她直接送酒過去，在席的三四位日本佬都目灼灼地望着她，望得她滿臉通紅，忙跑開了。第二次送一盤生魚上去時，竟有一個日本佬大胆地走過來拉了她的左腕。

「喝喝酒吧！真是頂刮刮的美人兒呢！」

吉弟差不多給那個在人中上蓄有一叢三五分長的短鬚的日本佬擁抱至懷裏了。修二聽見他的妻掙扎的聲音，忙走進來一望，她就乘這個機會從日本人腕中掙脫了。

修二目擊着東家的朋友，在大廳廣衆之中，也竟敢出這樣卑劣的手段，欺侮吉弟。他想這當然不單是因爲他們夫妻是受着有錢人家的僱傭，而大部分是因爲他們夫妻是中國人。日本佬是以民族的偏見，——日本民族是優越的民族的一種意識，——欺侮吉弟的。

「假如自己是在這家公館裏當下男的日本國民，而吉弟也是日本女子時，那個日

「本鬼決不至于動手吧。」

吉弟在安東完太郎家裏，一直等到十二點鐘才跟修二回到自己家裏——每月出四元房金租來的一間小亭子間。

修二對於吉弟和穆少爺的關係，愈加疑慮了。——否，其實由他的經驗，已經是千真萬確的了。他常聽見睡在自己懷裏的吉弟在夢中叫少爺。他覺得這樣的狀態再不能放任下去了。

「本來不應當再叫她出去勞働了。自己應當有養活她的能力。但照目前的情勢是不可能的。不單自己的收入還未能維持兩人的衣食。岳家生活費之一小部分，還要妻去負擔。這也是個難解決的問題……」

妻的確是個美人兒。但因為妻是美人，便增加了他的精神上的不安。他想，像這樣的美麗的妻是應當時時刻刻把她摟在懷裏，不讓她出去的。並且要確切地由她獲得一個

憑據。真正地愛他的憑據，假如她的心不向他時，縱令叫她這守在間小房子裏而他依然要出去工作，她還是可以遇着種種的誘惑。

有一天下午，他爲着這種不安走到穆公館來看她。穆家的一個中年女僕故意惡作劇地告訴他：

「她嗎？寫意哩！和少爺坐着汽車出去了呢……」

那個娘姨說了後，臉上浮出一種輕蔑的微笑。

「你家太太也一同出去的？」

「修二有九分擔憂了，加質問了這一句。」

「大概是吧。」

那個娘姨似乎是怕剛才那句話說過火了一點，忙加訂正。但已經遲了，不能取消他心頭上的黑影兒了。他想，妻每星期五六天在穆公館，只有一晚上或二晚上得請假回來，

而電燈輝煌的漂亮的旅館房間和房金四元的污暗的亭子間相比較，還有吃的穿的等種種的懸隔，妻無疑地要傾向到他們那邊去！

『生在這個世界裏，貧苦的人們便喪失了娶美人做家主婆的資格了！』
由穆公館回來，他垂着頭想了半天，他決意叫吉弟向穆公館請長假了。

六

像修二一流的人物，受了國內軍閥，官僚，資本家的壓迫和欺侮之後，自然是除託庇于帝國主義之下，別無出路了。吉弟在房金僅僅四元的小亭子間裏，過了十多天的苦悶的生活後，便由丈夫的朋友，也是在日本商人裏當伺僕的中國人，薦到一家日本人家裏當看護小孩子的女僕了。到這時候，修二才心滿意足了。並且吉弟的工資還比穆公館

的多五塊錢。不過這些都不在他的意中。他最歡欣的是，聽見妻的東家已經是有相當年齡的正大紳士，有妻室，有小孩子，同時有相當的資產。他想，妻是得其所了。

主人名叫海沼豬三郎。吉弟在他家裏做了三四星期，學會了幾句東洋話。她看見主人的態度對她，也一天一天的親暱了。

吉弟最感困難的是，她的意外的收入減少了，不能像從前那樣供給母親的要求了。雖然有些私蓄，但這在她是最後的準備，不給自身以外的任何人知道的。

她也曾到穆公館去過幾趟。但都遇不着小英。于是她回憶到在前兩星期和他在巴陵頓飯店時的他的態度了。

那是和他最後相聚的一晚吧。事後，她告訴他，她的身體已經爲他變爲非常狀態了。並且她哭着向他要求，作妾也使得。只要他可以特別地找一家房子來秘密地安頓她。

『靠不住吧。曉得是誰的兒子呢？』

他像冷笑般地說。

當然對於他的這樣冰冷的態度，她唯有痛哭。同時她感着男性的橫暴。

受了種種的刺激後，她陷于自暴自棄了。也自然而然地憶起了那個日本東家對她的熱情來了。他覺得日本男性比中國的沉着而有理性。小英的冰冷的態度和佟二的堅執的懷疑，更加促着她趨向那個日本東家海沼豬三郎了。

有一天，海沼豬三郎的友人小橋，也是一個中等商店的老闆，走來向海沼夫人說，要求吉弟到他家裏去幫一晚的忙，因為小橋家裏的阿媽（女僕）辭工走了。

得了主婦的同意，吉弟便跟着小橋出來，走到馬路口，看見小橋早僱好了汽車在那裏，吉弟有點吃驚了。但是，她像受了他的催眠術，也機械地坐進汽車裏了。

汽車駛在一家極高大的洋樓面前停住了。小橋拉着吉弟的手走進這家洋房門廊裏來，在門廊的一隅，他們搭了電梯。吉弟記得是在第五層樓的一間大客廳裏。她看見這

廳裏盡是日本男子，不禁嚇了一跳。同時，她發見了她的主人海沼先生也坐在這羣人的裏面，她更加驚奇也十分不好意思。

他們——日本的資產階級，對於日常生活似乎發生倦怠了。他們都會集到這裏來，別開途徑去尋覓安慰。她看見全廳裏都是裝飾着猥褻的裸體畫和石膏塑像。在吃烟處的小圓棹上也擺着五六本相片帖，插在帖裏面的，盡是極端露骨的猥褻的照片。

當他們看見小橋携着紅海棠進來時，便一同哄笑起來，高聲地說：

『Model來了！』

吉弟聽見，不單難爲情，胸口也砰砰地跳動得十分厲害，臉上是紅了一陣後，便蒼白得像死人一樣了。小橋雖然叫她安心地坐在一隅，但她想立即逃走。

『快點請Venus出來！我們要開會了！』

她看她的主人海沼走前來，叫了她一聲，她便機械地跟着他走到後面的一間小更

衣室中來。海沼還沒有說話，先拿出一束錢來給她。

「這裏兩百元，是給你做報酬的……」

「我不要！誰給我的報酬？什麼報酬？」

「就是那天我對你說了的，那個有名的畫家……」

「我不要！我要回去！」

「那都是空話。到了這裏來後，不由你不聽從了的……」

吉弟沉思了一忽，覺得主人的說話也是不錯，自己唯有屈伏了。在野蠻的日本人威壓之下，什麼正義，人道，法律都是講不通了的。

「只消半點鐘工夫，便可以拿二百元！」

過了一忽，吉弟的長圓的雙腕，高聳的乳房，微突的腹部，及富有曲線的腰部以下的部分全露在這班日本紳士們面前來了。

吉弟想，那裏有什麼美術家在這裏寫生？他們都仕一面吃喝，一面鑑賞她的裸體美吧了。

『日本的有錢人的享樂方法的確比中國人的更進一步，也更加是科學化的……』

……』
她不禁這樣想。最初的數分鐘，她真是十分難爲情。但過後，她又覺得圍坐在她周圍的盡是蠢材了。他們不是負有經濟侵略的使命到中國來的麼？何以竟這樣淺薄地爲一個中國女性的裸體而這樣發痴發狂呢！有的是手執着刀叉，痴望着她的兩個乳峯。有的是呷着玻璃盅口，低下頭去細玩她的恥骨的部分。有的是吸着煙，儘凝視着她的臉。他們有一個共通的态度，就是個個人的眼睛裏都燃燒着像獸般的慾火。吉弟覺得他們的如痴如醉的態度非不可笑。她只恨自身不會飛翔起來。假如她能飛翔起來時，她一定向各人的頭蹴他一脚，以促他們的覺醒。

『你想玩弄我嗎？現在是你們受了我的玩弄了！』

到後來，她雖然是裸體地立着。但在她臉上已經表示出一種快心的微笑了。

七

氣候超過了最熱的高峯，她的乳嘴一天一天的轉變黑色了。她的腹部的特徵再也無法隱飾了。

漆黑的一晚上，佟二等在晒台上乘涼的吉弟下來，等得不耐煩了。他從小亭子間裏走出來，向高處叫了一聲。吉弟像不高興，一聲不響，搖着蒲扇從晒台上走了下來。她覺得丈夫近來的面貌非常的猙獰。她很不情願般地跟着他上了床。

『你當心啊！你快爲你肚子裏的小孩子想個辦法！我是不承認有那個小雜種的！』

她覺得修二此刻的眼神是像蛇蝎一樣，有些害怕起來了。

「什麼話也？沒甚辦法可想！」

她仍然囁強地爲自己辯護。

「沒有辦法可想？那末，是誰的小孩子？」

「你叫我有什麼辦法？」

「打了他！」

「我的小孩子，我會養他。不與你相干。那裏有做母親的人這樣毒殘的，活活地把小孩子弄死！」

「你說些什麼？」

修二聲音辣辣地高叫了起來。同時一翻身坐起來了。但吉弟也應聲從床上跳下來。那末，你那個小孩子的父親到底是那一個？快點從實說來！是穆家那個小雜種，還

是那個東洋鬼？

『……………』

她坐在地板上垂淚了。

不提防，他也從床上跳下來了。他像從檻裏脫出來的獅子，咆哮起來，一手抓住了她的頭髮。吉弟完全忘却了修二的暴怒是由于激烈的性的要求。她愈想從他的威力下掙脫來，便愈激動了他的狂暴。

她掙扎了一會，終於溜脫了。她決意和修二別居了。

一直到白雪紛紛的季節，她當了三四個日本商人的情婦。她在提籃橋一個弄堂裏租了一間前樓房，自營她的獨立的生活了。同弄堂的人們只當她是日本人的姘頭。巡捕和流氓也就不敢去囉嚇她了。

她每隔一個月，仍然去當一次的 Venus。最初她以為腹中的小孩子一天一天地長

大起來，沒有資格去當那種 Venus 了。其實這完全是她想像錯了。那些戀態性慾者——日本布爾喬亞，——對於她那樣的體態，反發生特別的興趣。

到了她產褥期的前兩個月為止，她便結束了她的一切職業。她在這時候，也有相當的私蓄了。她也會說流利的日本話和簡單的英國話了。她一出，一進可以模倣上流階級的人物了。她一想到當過包車夫的修二，胸口便會作惡。她回顧到在穆公館當大姐兒的時候，會像女子中學生一樣講戀愛，也覺得真個是幼稚得太可笑了。

『只要有金錢！有了金錢，便可以創造一切！可以把會當女僕的自己，會當 Model 的自己，造成一位上流的少奶奶……』

她忽然想物色一個能共同甘苦的丈夫了。因為怕人家知道她的過去的歷史，她搬了好幾次家。到後來，她在開北自己獨立地賃了一所精緻的一樓一底的房屋了。小和尚就是在這裏生出來的。

小和尚滿了月後，她依然在日本的紳士們間繼續她的職業。在她的家中，又有木屐兒在出入了。她也不客氣地對中國人說，她是日本人的姨太太。有時因小感情和同弄堂的人們相衝突，她便借日本人的幌子來壓抑中國人。所以中國人對她都恨得切齒，只是敢怒而不敢言。他們常背着她在議論。

「她那裏是日本人！」

「也不像中國人！」

「是雜種吧！總之是不要臉的！」

「她該搬到吳淞路一帶去住的。怎麼跑到我們中國街上來？」

「有中國話不說，說一句是 *Anti-ya*，說兩句是 *Wata-sai*，真討厭死了！整天不坐在家裏，只是跑到日本商店裏去高談闊論。中國東西是沒有半件好的，日本人說的話却是聖旨……真是老婊子却裝出少奶奶的樣子……！」

『但是我們弄裏也有無聊的人替她捧場呢。說她可以和第一弄第十號的蕭太太對對了。因為她趕得上蕭太太漂亮，手頭也趕得上蕭太太濶，所以他們捧她了。』

吉弟覺得住在中國街上實在比住在日本帝國主義勢力圈內的虹口區舒適。因為她住到中國街裏來後，她的身分又增高了許多。——其實不是她的地位增高，而是住在她周圍的中國細民的生活實在太苦了。他們完全喪失了人類的資格，他們的生活簡直是畜牲的生活，和日本的普羅階級生活比較，也還望塵莫及。有這些原因，吉弟就在這弄堂裏當了他們的貧弱的『雞口』了。

八

以下是在一二八戰後，紅海棠的自述——

十一月杪，差不多每天早上都可以看見濃霜，氣候非常的寒冷。一天下午，老東家忽然走到我家裏來說：

『你還是回我家裏來幫忙吧。』

『……………』

不知道是什麼道理，我看見那個海沼，我就害怕，同時我又愛他。他說的話我都反抗不來。從前和他發生了關係，給他的太太知道了。日本人家的太太，在丈夫面前，是柔懦不過的，——柔懦到像一個奴隸，像一個祇爲男性而存在的活的器具。所以她對我不敢表示怎樣的態度。這樣反使我覺得對她不住。

『到你家裏去，太對不住你的太太了。你喜歡時，到我這裏來吧。』

『我家裏空着呢。我的女人早回日本去了。』

海沼有些不耐煩的樣兒。原來他是要我到他家中去主持一切。他也想把我的——

獨佔。我那裏有能力和勇氣拒絕他呢？

因是，我結束了我的家，以相當的條件——小和尚要帶養在他家裏，亦是條件之一，——到海沼的家裏來了。

獸一般的他，固然是有些令人厭惡，特別是他的胸部，叢生着一面的黑毛，叫人看見害怕。可是，相住二三星期後，又覺得縱令是一晚上，也不能離開他了。

在海沼家中匆匆地又過了三年。小和尚也有五歲了。我和海沼之間，漸漸地發生了裂痕。原因是在小和尚。海沼每看見小和尚，臉上總是表示出厭惡的神色，好似和他嗑醋一樣的。不過小和尚的面孔確實不容易叫母親以外的人看見喜歡他。大概小英當小孩子的時候，就是長得這個樣子吧。

我常常爲小和尚的事和海沼爭論。他便罵我不該在白天裏——乘他到公司裏去了的時候，——把漢子拉到他家裏來的。確有兩三個日本人，常在關北我家裏出入過來

了的，他們走來看自己時，當然不能不應酬應酬。

因為小和尚，我又忽然思念起小穆來了。由小穆，有時也思念到佟二。但這個思念也，不過是想知道他們的下落而已。

天氣又漸寒起來了。有一天，我到小菜場裏去買海沼所需要的牛肉。在一個攤子面前，碰着了一個人家公館裏的大司務裝束的青年。這個人真使我吃了一驚。我想，莫非看錯了人。我正在驚疑，那個青年也看見我了，表示出一種驚惶的樣子，忙翻轉身想走。

『不是穆少爺麼？』

我顫聲地叫了他一聲。

『啊！吉弟，吉弟，你……你……你……』

他臉紅紅地不敢抬起頭來看我。一隻菜籃掛在他的左腕上，滿裝着種種素葷食品。他約我那天晚上到武昌路口的一家茶館裏相會。我倆談了兩個多鐘頭的話。我才

知道人生變幻之無常。只三五年間，那個官僚資產階級穆家一家人便沒落到這個樣子。朝裏無人莫做官。這句話真是一點不錯。穆蔚英因為他的後台老闊——一個黨國要人，——失了脚，他也跟着下了台。穆先生雖然喜歡金錢，但是他的官職並不算高，所以儘力刮了三四年，也最多不過十萬八萬吧了。並且因為他下了台，便有人藉劾他了。因為這件事，他又花了一筆大錢。在這數年來，只是坐吃山崩。穆蔚英受不住經濟上的壓迫，終於去年逝世了。他的夫人也患了一種難治的病症，但仍然醉生夢死地在過那種浪漫的生活，只在一個同鄉家裏樓下，租了一間前房住下來。小英最初由友人的介紹，在一家商店裏當店員。後來不知因為什麼事情，辭了職出來，閒住了半年。在兩個月前，才由一個酒肉的朋友介紹到一家同鄉的公館裏當大司務了。

我當時聽見，忽然發生了一種矛盾的心理。我覺得他可憐，同時又感着痛快。因為他現在的身分不比我高了。我告訴了他小孩子的事。他只歎着氣說，自己吃飯的問題尙不

能解決，那有工夫談到小孩子呢。

匆匆地又過了兩個多月，我才知道中國和日本的糾紛已經鬧了三四個月了。原因是爲九一八。我因爲聽他們說九一八，九一八，說得太多，我才問主人，主人便解釋給我聽了。

海沼雖然反對日本僑民所主張的騷擾上海的政策。但到他家裏來的日本人十有九是摩拳擦掌說，非懲罰支那人不可。他們口口聲聲說，中國政府並不可惡，只有中國民衆太囂張了。他們主張向中國民衆進攻。

戰事終於暴發了。海沼禁止我出外面去行走。我是很感謝他的用意，因爲日本陸戰隊在外面正在像發瘋般地屠殺中國民衆。

海沼的左腕上纏着紅白色的徽章，每天出去，有時到夜深才臉色蒼白地走回來，有時並不回來歇夜。每出去時，便表示很無可奈何的樣子，在歎氣。並且囑我切不要出去。

但是我擔心着住在中國街裏的父母。我也思念着住在火線附近的幾個朋友。我依恃我會說日本話，便一個人走出來，想先到一個朋友家中去打聽一下消息，看能不能到中國街上去。

一陣陣的機關槍聲，真使我心寒胆戰起來，好一會，雙足不會移動了。

當我走到靶子路口，便看見一輛卡車從北駛來。車裏滿載着中國人，男女老幼都有，盡是雙手反背着給日本海兵縛住了。有四名日本海兵手執着槍監視着他們。當卡車轉向吳淞路那頭駛去時，我看見小英滿面愁容，也立在那卡車裏面。

又是一陣的槍聲。我忙向西首望去。有七八名日本海兵在追着一羣中國人。應着槍聲，先跌倒了三四個人。其餘的也盡都挨了日本海兵的槍頭，倒下去了。于是有一大羣日本使衣隊走過來，把他們捆起，專等卡車駛來，運他們到三元宮去。

看見了這種種殘酷無人道的現象，我的脚跟早無力了，不能前進了。事實上，那些日

「本海兵也不許我前進。我只好折回來。」

那晚上，海沼沒有回來。

第二天我再出來，但走沒有多少路，便給日本海兵捉住了，挨了幾下的槍頭，說我是當間諜的，拉到日本小學的司令部去。幸我說明了我是海沼家中的用人，他們才把我釋放出來。

海沼一連四五天不回來。

有一天，來了兩名日本海兵和三個左腕上纏着紅白布徽章的日本人。一進來，不由分說便拉着我說：「你是間諜！快跟我們到司令部去！」

「我有小孩子呢！」

我垂着淚哀懇他們。

「不管！」

一個日本便衣隊毆了我一拳。其他四個，都笑了起來。我便給兩個便衣隊拉着走了出來。

在途中，我聽見小和尚的哭聲，我更覺悲痛。同時我擔心我寄存在海沼家中的一切，他們那裏是帶我到司令部去呢？他們只帶我到一家像印刷所的房子裏來，把我禁錮在樓上的一間小房子裏。他們不分日夜，輪守着我。以後的事，我不願意說，也不屑去說了。總之，是受盡了污辱！

在這個小房子裏的一切物質的享受，雖然不錯。但是無日無夜的繼續不息的種種炮聲，實在令人心驚胆碎，尤其是當一個人睡着的時候。

從第三天起，便不見那兩名海兵了。在前兩天，這兩名海兵，每天要光臨三次的。問了那三個日本人，才知道他們在昨夜裏，死在中國兵的槍彈之下了。我覺得他們可憐，又覺得非常痛快！

一星期後，我從那家印刷所解放出來時，便急忙忙地跑到海沼家裏來。但這家屋已經是空家了，也不見小和尚的下落。

人生何以變幻得這樣離奇啊！想哭也無從哭起了！我當時差不多要發狂了。

停戰之後，我再打聽，知道我的父母也是在關北瓦礫場中舉行了火葬式——在日本空軍炸彈下犧牲了！一切幻滅了！我唯有自殺的一途了！

挽救了垂斃的我的人還是我所最厭惡的修二。現在唯有跟着他過乞丐的生活了。

一九三三年初夏作

寒
夜

臺上鋼琴和 Citarium 在交錯地演奏，但 V 聽不出樂曲的好處來。他只茫然地坐在一大羣青年男女的中間。他有些厭倦了，伸出左掌來摸摸嘴邊的鬚菰，翻身望望左側右

面的聽衆。他想自己的鬚菰有這樣濃這樣長了，在這場裏比自己年紀大的人沒有幾個吧。於是他決意走了。

但他又檢起 Programme 來看看，S 女士的跳舞就是下一場。他又想多等一忽吧。一場來了，有名的 S 女士的跳舞還不看麼。

他給左側右面的青年男女的低聲細語包圍住了。於是他又伸出左掌來摸摸鬚菰，同時由雙頰也發出一陣熱氣。

他免不得再抬起頭來望台上。恰好這瞬間坐在前排的杜教授，穿着軍服，也翻轉頭來了。他們的視線碰着了。杜教授的臉上浮出一種得意的微笑。他的當門的兩顆門牙，就趕得上馬的門牙那樣長，雪白地露了出來。V 也只好回答他一陣苦笑。

杜教授和他的夫人同來的，看他倆是十分歡樂。V 知道他們有兩個女兒，大的和 V 的女兒同年同月生的，小的是今年八月間革命軍圍 W 城時生。到現在還不滿五個月。

V想他倆夫妻何以能夠丟得下走出來呢。縱令大的可以交託媽子，但小的呢？V想他們那樣享樂的態度，在自己家裏是絕對嚴禁的。

V再望台上，又看見那個弓着背坐在鋼琴前的瘦長的學生了。他的額前垂着黑長的頭髮。V看見他的那個樣子就有點討厭。再看見他抖着腳，嘴一張一合地在唱，更加想作嘔了。於是V真的站了起來。他剛離開坐位，就聽見像狂濤般的拍掌。

聽見他們拍掌，V對全體的觀衆也抱反感了。

——你們都是盲從！你們都是雷同！你們都是人云亦云！演者演奏得好不好還是個問題呢。縱令演奏得好，你們又何嘗懂得。

V望望杜教授，他居然也在拍掌。V想他又是傾着台上露出馬齒般長的白門牙在笑吧。

——革命真的成功了麼？你們就這樣地享樂起來了！窮苦的民衆真的解放了麼？你

們就這樣地歌舞太平起來！

一陣的激烈的拍掌過了後，就聽見滿場的男女們咕哩憂拉地高聲談起話來。到這時候，V真發生了一種無名的嫉妬。

V走過了幾條的座席間的縫道，走出演藝廳的門首來了。他伸出隻掌在胸前拍了一拍，又把棉袍的袖口向前扯了一扯，好把裏面的髒而且黑的襯衣遮掩住。

V想，自己這樣低頭喪氣地走出來，在歡樂的青年男女羣中，沒有一個注意我，知道我的吧……算了，算了。自己窮，自己不幸，自己知道算了！要求人知道做什麼。最討厭的就是向人道窮道苦，向人乞憐的人。不該再去鑽營了，保持半點人格吧。

——他們真的革命麼？我不相信！等再次革命時，我才來參加吧。他們的革命遲早會失敗的。真是矛盾，真是滑稽的矛盾，大概老天向革命開頑笑吧，革命是誰革成功的，是手足又粗又黑的革命民衆和勞苦兵士！但是革命的結果，讓手足又白又嫩的官長和他們

的姨太太們享樂了！還又些攀龍附鳳的政客們，更有些投機出風頭的青年男女們，合起來就造成了這樣一個醉生夢死的世界！黑的手和白的黑的手，勞苦造成成功的結果，終於要給啣着雪茄談談理論的白的手奪了去的！

V 忽然感着一種似義憤的興奮，——把周圍的冷氣衝開了些的興奮。又聽見演劇場內的一陣笑聲，大概又是有什麼滑稽的演奏了。

——那些東西是和我終生無緣的！

V 由演藝廳走向校門首來。他沒有想到只半天工夫外面的風吹得這樣冷，這樣凜烈了。他一面走一面恨恨地想起那些人來。——穿着褐黃色呢的軍服，指頭上帶着兩三個金戒指的軍官，掛着金絲眼鏡，打着皮綁腿的政治工作人員，胸前掛着一塊白布，黑長的頭髮分披兩邊的兼辦黨務的投機學生，什麼都不懂，手裏儘拿着一個空的黑皮包，無事忙地在東跑西跑的出風頭的青年，還有無聊的，風來隨風雨來隨雨的投機的小政客。

又還有新官僚新軍閥的姨太太們。自己無論如何不能和這些人同道的。要打倒了這些人以後，自己才有出頭的日子！

V想叫黃包車。但蹲在校門前的幾個車伕都拖着車子爭先恐後地走前來圍着他了。

——要車子麼？

——到L巷，要多少錢？

——便宜些，五百錢好麼？

——一百六！

——先生坐過車子麼？

——一個車伕拖着車子作要走的樣子笑着問他。

——坐是坐過，不過走路的時候多些。

V也笑着回答他。

——到L巷有多少路，知道麼？

別一個車夫打着呵欠說。

——我住在那邊，那裏會不知道呢！

——那末你走路去吧。

——好的。

V真的開步走了。

——三百錢去不去？

又一個車夫說。

——最多兩百。

V翻轉頭來伸出兩根指頭給他們看，但沒有半點反響。V想交涉破裂了，雖然遠一

點，走吧？身上有點冷，走了會暖和起來。於是他加緊脚步，向暗空中衝，他想衝出一條光明之路來。

一輛汽車由那邊駛來，前頭兩道白光直向V這邊射。V想定是什麼革命偉人來了，忙站在一邊。祇一忽，汽車在他的身邊駛過去，他看見汽車裏有一個青年軍官正摟抱着一個裝扮十分時髦的女人。

——畜生！又在什麼地方吊上了膀子了！

V想，自己又碰見一次鬼了。

革命軍到W城後，民衆得了些什麼利益！祇把社會生活提高了，鈔票額數增多了吧了。窮苦的民衆那裏得到一些的解放，祇替少數的人墊腳，讓少數的人去享樂吧了。整天看見的，都是完全住在和勞苦農工不同的世界中的人！

寒風在身後嗚嗚地吹。但V興奮了，除却趾尖有點冷外，周身發熱了。

——我現在知道要革命了！知道有革命的必要了！今天一日中所看見的人們，……

所謂革命的人們——不單住在和勞苦農工羣衆完全不同的世界中；就連自己所住的世界也完全和他們不同。應自己本身的要求要起來革命，這是不變的真理。今天所看見的都是白嫩的手的所有者，都是蓄長頭髮的空理空論者，他們有生以來沒有把握過一次鋤頭，沒有流過半點汗水，——由筋肉勞動流的汗水，——也不會因為無力養活妻子而流淚過來。明白的說，他們盡是懶惰者，盡是細民的吸血鬼……我現在明白了，窮人對富豪是不該抱羨望而向他乞憐。窮人應該對富豪抱憎惡而向他爭鬥！塗香水，蓄長頭髮，白嫩手足的所有者始終不能領悟細民的痛苦的，就是不能革命的。他們是談談革命吧了。

V 一面走，一面在心裏發了許多牢騷。

——妻在盼望自己能夠找得一個職業回來維持一家的生活呢。不然，儘坐在家裏

把剩下幾個錢用完了怎麼辦呢。一年間寫二三篇無聊的小說，那能夠維持一家的生活呢。

V的頭腦稍爲有點冷靜下來，又想着家事了。妻雖然沒有催促自己，但想自己出去謀個職業是很明白看得出來的。

二

V走過了一條狹小的街道，走到民衆運動的廣場中來了。

——豈有此理！忘八蛋！

忽然聽見有人在這樣罵。V駭了一跳，以爲是罵自己的，忙抬起頭來向音浪來的所在望去。

——老爺不敢了！下次再不敢了！

V看見一個年老的車夫在草地上滾。一面滾一面向一個年輕的軍官討饒。但那位軍官——又像個政治工作人員，還不住地伸脚去踢那個車夫。看車夫的樣子，有五十幾歲了。那個穿軍服的青年，據V看來，至多不過二十五歲吧。V想在歲數上說，那個車夫夠做那個軍官的父親呢。但看那位革命青年的氣概像只把那個車夫當成一隻螞蟻，一隻蒼蠅，並不是他的同類，踢死了算了。

——給了你這末多的錢，還要爭，真是不認識好人！

那個青年軍人好像覺着V在停住足看他們，才不踢了。他一面罵一面向那一頭走了去。

V雖然有點抱不平，但覺得自己實在沒有工夫管這些閒事，也沒有能力管這些閒事了。

——你那裏有資格去恨那個軍官呢？你還不是和他一樣的懶惰，坐享勤勉的勞動者勞苦得來的結果！你知道終日爲勞苦而疲斃的有多少人！你却在高談無聊的哲學無聊的藝術，藉此去騙飯吃！什麼是哲學！什麼是藝術！

V再繼續在寒風中走路，走到大街道上來了。剛才在會場裏覺得十分晏了般的，但走出燈燭輝煌的大街上來時，雖然有些店舖閉了門，還很鬧熱，有不少來往的人在一家鐘錶店前走過去，V知道並不十分晏，還沒有到十點半呢。

走到一家賣皮鞋的店前來了。陳列窗內擺着各式各樣的時髦的靴鞋。他看見女裝的靴鞋，就想到妻說要買雙新鞋過年的話來了。他又看見高高地掛在陳列窗裏面的皮帶，皮鞭子，還有皮綁腿，就想到今日會見的杜教授居然也穿上了軍服，加上皮帶了。

V望着陳列窗裏的皮鞋等等，就想起妻的話來了。

——你太不中用了。在家裏像惡魔般的到外面去就連對付朋友都對付不下來，

連自己的意思都說不明白。真不出衆！所以誰也當你傻，誰也不敢荐你這個呆子。回到家裏來，就向妻子逞威風！

了。
V不能承認妻的話完全對，但也有幾分道理。妻是這樣看穿了自己，看不起自己的

樂少。
V和妻到現在還能夠融和，完全是靠小孩子們維持的。但他倆間還是怨恨多而歡

——那麼你看我是一無所取的丈夫了？

——也不是這樣說。

妻的回答。

——那麼，我也有點長所麼？

——有是有一點。

——什麼長所？

……

妻不說話，只和小孩子頑笑。

——會寫文章，是不是？

——那算得什麼。醜文章！

——那我有所取的是什麼呢？

——你很愛惜你的小孩子。

V當妻有什麼出羣拔類的理論，原來她愛自己，完全是因為自己愛小孩子。V想妻雖然淺薄，但這句話總算是她的不偽的告白。V又想小孩子們確是自己頸上的重重的枷板了。

——不是V先生麼？

後面忽然有個人伸手過來捉住他的肩膀。V駭了一跳，忙翻轉頭來看。那個人儘在笑着望V的臉。

——啊司徒君！

V看見他的微笑中總帶着幾分慘氣。但祇一忽，他斂了笑容，咳嗽起來了。

——你此刻時候還在這裏幹麼？

司徒伸手按了按胸口問V，問了後，立即吐了一口痰出來。V忙掩住鼻孔，站遠一點，因就他聞着從司徒口裏散出來的臭氣了。

——你呢？

——我不同啊！你是有家在這裏。我呢……不說吧。

司徒是××中學的史地教員，因為教授地理的問題，曾到W大學訪問過V幾次，彼此認識有一年之久了。他的臉色青青，頸兒瘦長，說話的聲音低小。V最初看見他的時候，

就斷定他是患肺病的。

V和他會過了幾次面後，才不客氣地問他是不是肺部不好。

——是的，醫生說我的肺尖有點弱。不過現在好得多了。不傷風，沒有什麼。

——教了課後不辛苦麼？會常常發熱吧？

——不，不會。我倒不覺什麼辛苦。至於教了疲倦，這是很尋常的事吧……不過就辛苦，也要教下去啊。不教書，一家人怎麼樣過活呢？

V今晚上看見司徒就想到他上半年對他說的話來。V知道司徒家裏有老母，有寡嫂，有兩個姪子，有妻及五個小孩子。這些人的生活費和教育費都是由司徒一個人擔負的。

V想儘站在店前說話，給來往的人看見，很討厭，想找一個地方和司徒談談。司徒實在是一個可憐人。

——到那家店裏去吃點點心好麼？

——不，我不想吃什麼？

——夜深了呢，你不覺得餓麼？

——V先生餓了麼？那末，我就陪先生進去。不過我不想吃什麼。

——進去了再說吧。

他們走到斜對過的一家湯圓館子裏來了。V揀了裏面靠壁的一張小四方檯，和司徒對面坐下來。

——你吃什麼？

——我不想吃。

——進來了，吃點什麼吧。

——那我要一碗蓮子湯。

於是V叫堂倌來一碗湯圓一碗蓮子湯。

——各中學都快要開課了，你的位置沒有變動吧。

但司徒只搖搖頭。

——爲什麼他們對你沒有下聘麼？

——革命誰不贊成？凡是無產的細民都該來參加的，不過革命當局，——這個名詞或用得不妥，譬如市黨部當局，——對下情該更明察些才對的。因爲有一班無聊的 *De-magogue*，專假公濟私，利用革命和黨部的勢力去排擠異己，或去陷害平日和他氣味不相投的人，甚至於利用學生去毀罵人。

V聽見司徒說了一大批話，但一點不明白，忙問他，

——有那一個排擠了你麼？

——市黨部說我是反革命，沒有把我的教員資格通過。

——啊！有這回事麼？

——這個罪名我真夢想不到。後來打聽打聽，才知道是李教務長——有名的 De-

Magogue ——在市黨部搗鬼。他們定我的罪名的理由，是說我太愛家了，不能革命。

——不錯，這的確是一個問題。

——我又不是從軍或做政治，黨務的工作，誰沒有家呢。司徒像要哭了。

——原來如此，他就把你的教員的位置弄掉了麼？

——V先生，我想求你替我找一個位置，大小不論，暫時維持維持飯碗。

V看見司徒雙頰在發紅。

——我自己都還沒有找到事情啊。

——V先生是大材，要很好的位置，所以比我們難些。我是隨便什麼位置都可以。當

個書記都可以。

V想，荐司徒到總政治部去當名書記，也未嘗辦不到，不過像司徒那樣的體格也能穿軍服麼？

——軍隊中的事，你挨不過那種苦吧。

——不要緊。要找飯吃，還能夠論苦樂麼？

V給司徒這麼一說，自己倒不好意思起來，覺得自己的做人實在太無聊了。自己的確有這樣的心理，想找位置，但要不辛苦的。這樣的小資產階級的劣根性，實在要不得。李教務長罵司徒的話，完全可以適用到自己身上來。自己完全是給家庭累着不能堅決的參加革命的。

堂倌送來了一碗蓮子湯一碗湯圓，他倆間暫時沒有話了，祇各低下頭去吃。兩個人都把鼻水吃出來了。

別了司徒後，V 一個人又在冷風中走路。這時候他真感着失業的悲哀了。

妻的意思，儘滯留在 W 城，若找不到職業，是很無聊的。連把回鄉裏去的盤川都吃完了時，一家人不流爲乞丐麼。

——回到鄉裏去，便有辦法麼？困處在山裏，在我，一刻都很難過的。大學是開定了的，大概這個教授的位置總不至於掉吧。你看有許多人都老遠地由各地走了來等大學開學呢。難道住在 W 城的我，反不能忍耐着等麼？

——但是三個月間沒有半個錢收入了。這樣的時局，大學能夠開門，我真不相信！能夠開門，也和上半年一樣，沒有薪水發吧。

——何以見得呢？

——你看W城駐兵這樣多軍費浩繁……

——什麼是『浩繁』，你也懂得『浩繁』兩個字麼？

V從來就看不起妻的。他平日主張女人要不到很高的學問，求學的程度求至能够教養小孩子們就好了。V和他的妻定婚後，向她要求於三個月內結婚，但她不肯，理由是要繼續求學。V想這不過是口頭上的飾詞，決不是她的本意。女子多是有這種假惺惺的態度，說不願意嫁。不單女人，男人也是一樣有許多青年，口裏說不願意結婚，要覓真正的情侶，其實都想快些結婚，不管對手的女性是認得或不認得的。

——真討厭！人家向你說正經話。快要沒有得飯吃了，還有心思說笑麼？
妻紅着臉低下頭去。

——不是你害了我，我會這樣沒有一點智識麼？

當定婚時，妻主張一年後才同棲，讓她多讀一年書。在這一年間，可以自由交際。她還說，就是看見未婚夫太老了，不然，她還要再讀三年書呢。但V的主張是要馬上結婚，結了婚後就帶她到日本去，或許她還可以考上一名的官費，一面組織家庭，一面共同求學。V當時還告訴她，他並不想當大學教授，更不想寫無聊的文章去賣錢，他是決意到日本去，一面做小菜館生意，一面研究。有虛榮心的她終給他騙了，定婚後僅兩個月就結了婚。結婚後的她的生活只是跟着V飄泊，流離，接着生一個小孩子，兩個小孩子，她連讀書的時間都沒有了。他倆每談到求學，她使苦笑着說：

——真的，今後只能在小孩子身上求學問了。人生何以會這樣苦呢？

V因爲一時找不到職業，除出外去鑽營的時間外，只好坐在家裏翻譯小說。其實翻譯出來後，賣得了賣不了，他自己也沒有把握。他只提起筆來，安慰安慰妻的心吧了。

——譯稿賣不出去時，怎麼好呢？

——賣不了時送到C社出版去。

——C社有錢寄給你麼？你不要白費力了。你費精神賺的錢，他們用呢。

談到C社，V真有點氣憤了。當大學教授時，生活還麻麻糊糊過得去，所以儘爲C社撰稿，並不向他們要錢。他一心只想把C社弄好，C社發展了後，自己的版稅是不怕沒有着落的。所以他一切都信任C社的當事人C和Y。

失業後，V的生活一天天地困難起來，寫了幾封信去向C和Y告急。但他們不單一個錢沒有寄來，連明信片也不覆他一張。V聽見總政治部裏的友人說，C在廣州的生活很闊，而Y在上海C社也拿\$150的薪水不做事，V想這幾個朋友之中，還算是R最念舊時的友誼。V初到總政治部去看R時，R一見面，便問他近來的生活怎麼樣，後來又問他現在沒有事做，願意進來當一名東文祕書不。V當時因爲沒有參加革命的熱誠和勇氣。他想穿起軍服來實在是自欺欺人，不好意思。於是當面辭絕了。理由是不願穿軍服。他們

辛辛苦苦老遠地由廣東一路打來，自己只把一套軍服加上，去冒充革命軍人，實在慚愧。R看見他不願意穿軍服，也就不勉強他了。

前星期向R辭掉了那個現成的東文祕書回來後，告訴了幾位失業的舊日同事，同事便都罵他傻，罵他鬧什麼書呆子的脾氣。他們說這是一個大元寶，大元寶落在你腳跟下來，怎麼惜躑一躑下去，不去端起來呢？人家想穿軍服想不到手，你有現成的軍服不穿？真是再傻沒有了！V給他們這末一說，說得有點意思了。他便閉起眼睛想像自己穿起軍服來後的樣子——青天白日的帽章，褐黃色絨呢的軍衣和馬褲，加上斜皮帶和皮綁腿。像自己這樣矮胖的人，穿起這些貨料來，定是很臃腫難看的，要不得，要不得！他把朋友們的慫恿告訴了妻，妻一時沒有話回答他。但在這瞬間，他看得出妻在暗地裏誹笑他，輕鄙他。

——你的意思怎麼樣？

V看見妻的臉上呈出一種枯澀的表情不說話，心裏頭有點不高興了，他原來笑着向妻說的，此刻忙斂了笑容，催促妻。

——我怎麼曉得你的意思呢，你想去就去，你想不好去，就不去也算了。
妻像不耐煩，說着翻向床裏面了。

——我現在真沒有主意了，我只問你的意思，要你替我決定。

妻聽見V說得這樣誠懇，又覺得丈夫太可憐了。丈夫近來瘦了些了，大概是爲一家的生活操心沒有得到相當的結果的緣故吧。但同時又覺得丈夫太不中用了，養活一妻二子的能力都沒有，還說爲社會做事麼？丈夫原來只是個鍋下貓。

他倆沉默了好一會。

——大學不知到什麼時候才能開門，儘坐在家裏也無意思。寫小說作算靠得住賣得出去，還是養不活一家人。我的意思是，如果穿軍服不是要上前線打仗呢，就穿軍服也

沒有什麼不可以吧。

妻發表了她的最後的意思。妻後來告訴他，看着丈夫失業，她心裏比他更痛苦，更哀愁呢。

V終聽從了妻的話，妻無形中是這家庭裏的大上皇。V想平時對妻雖稍加了些虐待，這又算得什麼呢。

但是走到總政治部來，一打聽那個東文秘書的位置，已經給一個同學姓般的佔領去了。

由總政治部垂頭喪氣出來，便走到大學裏來和幾位舊日同事——他們也只是專等大學開門的，——閒談了整個下半年。看看天黑了，他們留他吃晚飯，並且告訴他，今晚上演廳裏於演藝會，是慶祝學校的黨區分部成立的。

他回到家來時，看看錶，十二點半了。妻還坐在床上等他，沒有睡。祇敲了一敲門，妻就出來開門了。

——你怎麼知道就是我呢？

——你還沒敲門，我就聽出是你的腳步聲了。

V想，妻對於自己是無微不至的。今天出去鑽營的失敗，祇要她看看自己的臉色，就不告訴她，她早知道了吧。

——妻！你真可憐！

V心裏這樣想着，伸出手去捉妻的手腕。他摸着妻的腕，像滿長着鱗片，他認真一看，妻的手凍傷了，有無數的平行的裂痕，——滲着鮮血的裂痕。V把妻的手丟開，在一張籐椅子上坐下來，他看出了妻想問他今天活動的結果，但怕問出不好的結果來，使丈夫難為情，終不敢開口的神氣。落後她才說了一句，

——夜深了，快點睡吧。

V略抬起頭來望了望妻子的眼底全起了赤沙。

——你患眼病麼？

——不，不是的，幾晚沒有好睡呢。

V才想到近幾天來，都是自己回來得遲，害妻守到更深。自己可以睡到九點十點不起來。但妻有小孩子，天還沒有亮，那兩個小冤家，——不知父母辛苦的小冤家，——又嘈着要起床了。

第二天早上下了雨，V當然不出去了。他想，決意寫點小說吧。他才把黑水瓶，原稿紙擺好，小的T兒走了進來。——妹妹要爸爸抱着頑！

——你到廚房裏去和哥哥媽媽頑，爸爸要寫字去賣錢，沒有飯吃了呢。

——不，妹妹不要飯吃，妹妹要爸爸抱！

V不理她，只在構想小說要如何地寫下去。

雨越下越大了，聽得見絲絲的雨音了。

T兒等了好一會，不見父親睬她，便縮緊鼻樑，伸出左手的小食指來，向着V指點說，
——爸爸儘管坐着享福，不理妹妹啊！

在T兒的眼中，整天爲他兄妹忙的母親是很辛苦的，只有坐着寫字，什麼事都不做的父親是坐着享福。

T兒的無邪的說話，尤其是伸出指頭向父親數說的恨恨的態度，終把V引笑了。
——怎麼說是爸爸享福呢？

——爸爸爲什麼這許久都不抱妹妹，不睬妹妹呢？

V忙把T兒抱到膝上來，在這瞬間，一切痛苦都忘記了。

一九二八，一二，二〇，夜稿。

小 兄 妹

寂寞的寒夜，一個人低着頭在黑暗的街路上急急的走。路上不見一個行人，祇有一名巡警站靠在一家的牆面打盹，聽見他的足音忙睜開眼睛來。他一面走一面聽見那

位巡警在他後面打呵欠。

銅圓局的汽笛在暗空裏悲鳴，他知道夜已深了——中夜的十二點鐘了。J想在這樣深夜的時分還冒着寒風在街路上跑，禁不住發生一種悲感。他並不是因為到十二點鐘還不得歇息而生悲感的，他的悲感之發生還有別種的原因。過了十二點鐘還不得睡，在他本算不得一件稀奇的事。

他每晚把第二天的功課準備好了後不響十二點鐘也快要響十二點鐘的了。他準備好功課後定要打開抽屜來望望裏面的時錶——玻璃罩給小孩子打破了還沒有餘錢修整的錶，所以沒有帶在身上。他看了錶後不久就要聽見銅圓局的汽笛的悲鳴——引起他無窮的哀愁的悲鳴。

有時候功課容易些，他的準備時間也短些，這時候他癡坐在書案前可以聽得見過江小汽輪的汽笛和叫賣燒餅油條的哀音，此外聽得見的是在抽屜裏的嗒的嗒的時錶

的普響了。

墨水瓶打開着，原稿紙也在他面前擺好了，祇有那枝鋼筆終是懶懶地倒在書案上，不情願起來。

照例至遲十二點鐘他是要就寢的，因為他近來每一提起筆來就感覺得頭腦是異常的疲勞，他曾跑過江去問他的友人——一個醫生——有什麼方法能够醫治他的頭腦。若頭腦壞了，他一家四五口就怕沒有飯吃的了。他的友人勸他要早睡早起牀，最好十二點鐘以前能夠就寢。所以他近幾個星期勉力守着他的友人的忠告，過了十點鐘，不管想睡不想睡，他要就寢的。但今晚又上又不能照他友人的忠告履行了。不單今晚，近來好幾晚都過了十二點鐘纔睡。

因為生活問題，每晚準備了功課後，他總想寫點東西去換稿費。在中國政府辦的學校當教員是不能完全維持生活的。薪額上說來很好聽，二百元三百元，但每月所能領

的祇有十分之一二。他既不能決絕地辭職，所以每天對功課不能不稍事敷衍。他最以為痛苦的也是這種敷衍。他早就想辭職，但再想一回，辭了職後半年半月是很難找相當的職業的，所以也就忍氣吞聲的受學生們的揶揄，決意再挨半年苦。

他每晚總想寫點東西，但什麼也寫不出來。他近來很抱悲觀，他覺得他的頭腦一天壞一天了。看了一兩頁書，寫了三五百字，他就覺得頭痛了。

他的腦病的重大原因是沒有充分的睡眠時間。教員生活是要早起牀的，每天七點鐘以前就要起來。他的妻身體太弱了，並且不久就要做第二個小孩子的母親了。大的兒子又還沒有滿兩歲，時時刻刻還要人看護，加以廚房的瑣務，所以她勉強支持兩天，到第三天就要倒下去的。妻的神經和她的身體同樣的衰弱，常通宵不睡，早晨四五點鐘聽見窗外街路上的車聲就醒了起來。妻起來了不久，小孩子也哭着要起來，他到這時候就睡也不能再睡了，祇好陪他們起來看小孩子讓她到廚房裏去。

有一天晚上天氣特別的冷，她的臉色蒼白得可怕——這是她病前的預兆——纔把碗筷收拾起就往牀上倒下去了。她雖然倒下去了，但還忍着痛苦抱着小孩子要哄他睡，她是怕小孩子妨害了他的功課——編講義或寫點東西——想把小孩子快點哄睡了後讓他舒暢地做點文章。可是小孩子像故意和她為難般的，拼命向他媽媽抵抗，不肯睡，要起來。

「爸爸！爸爸！」小孩子看見母親睡下去了不和他頑，他帶哭音的要他父親抱他到書案上玩去。

「乖乖，睡罷！明天起來爸爸再抱你。」妻哄着小孩子，說了後又連連歎氣。小孩子不懂事，看見母親禁止着他起來，爸爸又不過來抱他，便拚命的掙扎，狂哭起來了。

「我敵不住了，你可以過來抱下他麼？」妻再嘆了口氣哀懇他。明天有兩點鐘的課，結晶學一點鐘，結晶光學一點鐘，都是很要花時間準備的。他打開抽屜來看看，快要響九

點鐘了，他有點不願意再為小孩子損蝕他的貴重的兩三個時間，因為他不單要準備明天兩點鐘功課，他還想創作幾頁原稿。

『真的就病到這個樣子了麼？不能坐起來抱S了兒麼？』他是個病的利己主義者，他懷疑妻是裝病不願起來抱小孩子。他想妻的身體或者有點不舒服，但他不信她就不能坐起來抱小孩子了。

『我可以坐起來，還來哀求你！』妻像怨恨他對她全沒有諒解，也沒有同情，起了一種反抗心。

『這樣的不中用，又跟了我來幹什麼？』

『誰跟你來的？你不帶我們母子來這裏，誰願意到這個人地生疎的地方來？』

他語塞了。他是沒有家的，他的家庭就這個樣子，三個人四條生命！在他的原鄉實無家可以安頓妻子的，他就做乞丐，做流氓，也要帶着妻子跑來跑去的。

『在鄉下你有一畝田一間房安置我們的麼？誰情願跟了你出來受苦？你怕我們累了你，就不該娶了我過來！』妻的歇斯的里症發作了，在嗚咽着哭起來了。小孩子看見他媽媽哭了，也狂哭起來。

『……』

妻愈哭愈傷心，哭音也愈高了。他怕妻的哭音給外面來往的人聽見，尤其是怕學校的學生聽見，忙變了口調。

『算了，算了！給外面的人聽見了纔好看啊！』他想再罵或再和她爭論，決不是適當的方法了。但他又不能馬上變過臉孔來向妻說好說，他說了後，心裏也感着一種慚愧，因為他既怕外面的行人聽見他和妻的口角傷了他的無意義的虛榮心，又不能低聲下氣的向妻謝過以保持他做丈夫的不值半個銅子的威嚴。

妻的哭聲越發高了。他急得沒有法子。

『還哭麼？真不知一點羞恥！』

『我知道羞恥，今晚上還向你哭！』妻愈哭愈傷心。『你就送我回去罷！就送我回嶺南去罷！你送我回母家去，決不再累你，決不再要你一文錢！送我們回去後，我們母子有飯吃沒有飯吃你莫管！送我們回去後，看我要累你一分一釐的就不是個人！』

『你這個女人完全不講道理的！完全是一個……』他想說她『完全是個潑婦』，但終不忍說出口。他自己心裏也覺得對妻的態度前後太矛盾了。初結婚時，她十八歲，完全是個小女孩兒，她這種態度並不算是初演，他曾戲呼她做 *Child wife*，每看見她哭着發脾氣時，便摟着她勸慰她莫哭。他自己也不明白自小孩子生下來後，對妻的態度會變成這個樣子。

他的妻雖不算是個美人，但初結婚時在他的眼睛裏是很嬌小可愛的，自生小孩子後，她的美漸次消失了，他對她的愛也無可諱言的一天一天薄減了。

她近這半個月來稍爲勞働些到晚上就說周身酸痛，所有骨節都像碎解了般的大概她快要作第二個小孩子的母親了。

「除上課外，你不要跑遠了，怕胎動起來時不知道到什麼地方去找你，萬……」他的妻眼眶裏滿裝着清淚沒有說下去。過了一會，她轉了一轉話頭，「S兒到那時候誰看他呢！」她的清淚終於掉下來了。

「我不走遠就是了。」他也覺得妻實在可憐。「後面的單眼婆婆和她的孫女兒，你和她們說好了沒有？」

「我把了一吊錢給她們了。她的外孫女兒答應每早晨來，晚間回去，在這裏代我們

看廚房的事。要洗的東西都交給她。不過她們要求的工錢太貴了些。』

『……』他祇在籌思要如何籌借五六十元纔得把這難關度過去。頂要緊的就是教會辦的慈善病院的接生費，要二十塊大洋。他想無論如何窮這種支出是省不掉的。

『幸得臨時僱她們，祇一個月過了一個月我的身體恢復了原狀，可以不用她們了。』她說了後又歎口氣。

他因爲生活困難，家裏沒有僱用老媽子，家事一切都由他的妻和他一個表弟T打理。他的表弟T今年纔滿十五歲，在他家裏完全是個廚司了。

妻因爲快要臨月了，關於廚房的事，看S兒的事和洗衣裳的事預先的憂慮了不少。他家裏雖然窮，但還有人比他更窮的。他住的房子後面兩列木造的矮房子是個貧民窟——其實他住的房子也和貧民窟的房子差不多。不過稍爲乾淨一點。單眼婆婆就住在這貧民窟裏。

今晚上吃了晚飯他到學校裏去出席教授會，開完了會回到家時快要響十點鐘了。妻和S兒都睡熟了，他想趁這個好機會做點工夫。他從書堆裏取了一冊 Maurice Barling 的 *An Outline of Russian Literature* 來讀。剛剛把書翻開就聽見他的妻在帳裏面呻吟。

「你的身體怎麼樣？」他頂怕的就是妻要在夜間臨盆，他最以為辛苦的就是夜間要他到醫院去叫產婆。

「沒有什麼。」妻呻吟了一會不再呻吟了。

「胎動了麼？」

「微微地有點腹痛。不是胎動吧。」

他稍為安心了些，再繼續翻他的書。他纔念得三五行，妻又在呻吟了。

「今晚上的腹痛雖然不很痛，但回數來得密些。」

『怕是間歇痛罷。』他忙打開抽屜來看時錶，九点五十一分。等到妻第二次呻吟時是九点五十九分。他知道間歇痛的時距是八分間。

『照前例看來——S兒出生時——當在天亮時候，到天亮去叫產婆不遲吧。目前最重要的事還是借債！快借債去！明天嬰兒產下來時沒有錢如何得了呢！』他想了一會，知道借債這件事無論如何躊躇都是挨不掉的。

『去吧！快去！他們睡了時就不妙了。要借債還是快點去，』他站了起來，把纜脫下了的外衣重新加上。

『向人借錢——開口向人要錢是何等難堪的事！向人借錢——向人說好話借錢比挨嘴巴還要痛苦！』他走出來在寒風裏一面走一面想。街道上有好幾家店門早關上了。還有幾家沒有關店門的是小飲食店和青菓店。攔面的寒風一陣陣地吹捲了不少的塵沙到他的口鼻裏來。街路上沒有幾個行人了。他在途中遇見了幾個雙頰給風吹紅腫

了的童子緊張着氣支管發出一種淒音在叫賣他們的油餅和油條。

『快點走！要找四個同鄉去！快點走！時間不早了！零星借款，一個人向他借十塊八塊，那就够妻這次的用費了。』他一面想一面急急的走。

他前幾天也曾伸出掌來向他的幾個同事的朋友們告貸。這幾個好朋友都向着他的掌心打了一掌，祇是一笑，一個錢也不借給他。及今想起來他的雙頰還在發熱，像纔給朋友們辣辣地打了幾個嘴巴。

他覺得智識愈高的人的良心愈麻木，所以他決意向幾個做生意的同鄉告貸了。

由十點鐘起奔走了兩個鐘頭，拜訪了幾家商店，零零星星共借到了二十八塊錢。他雖然窮，但他的同鄉們還相信他，相信他是個讀書人，相信他是個爛大學的窮教授。他想到他自身的價值祇能向他們借二十八塊錢，他心裏覺得異常的悲哀，幾乎掉下淚來。

『不必再作無聊的悲感了！借得二十八元到手還算你的幸運呢！快點走！跑回去吧！』

妻在蜷臥着悲鳴呢！

他趕回家來時，抽屜裏的沒有玻璃罩的時錶告訴他已經是一點二十分了。

他跑到妻的牀前報告他今晚上的成績——零星借款共借得二十八塊錢——叫她不要爲接生費耽心。他的話還沒有說完，妻又呻吟着呼痛了。呻吟期間繼續了兩分鐘。等到妻第二次呻吟時，他檢視時錶知道間歇期由八分間減至五分間了。

『媽媽！媽媽！媽媽！』S兒給母親的呻吟驚醒來了。他還沒有斷奶，每晚醒來要找母親的奶吃，含着母親的乳纔再睡下去。他每次醒來摸不着母親時是要痛哭的。他驚醒來了，看見母親背着他睡着他哭起來。他從被窩裏鑽出來，按着母親的肩膀想站起來。纔站起來又跌坐下去，纔站起來又跌坐下去，最後他狂哭起來了。

『S兒乖乖！爸爸抱來！爸爸抱！』

『不爸爸抱！』S兒愈哭得厲害了。

鬧了半點多鐘，S兒知道絕望了——知道母親再沒有把奶給他吃了。或者是他哭倦了。最後看見父親手裏拿着一顆柑子，便呼着要爸爸抱了。

『爸爸！爸爸！抱！』

S兒在父親懷裏雖然止了哭，但還抽咽得厲害。他抱着S兒搖拍了半點多鐘再睡下去了。他把S兒放進被窩裏去，替他蓋上了被。小孩像哭累了，呼呼的睡下去了。他忙跑到後面開了廚房的後門，去搥蔡家的後門，把那個單眼婆婆叫了起來，叫她過來替他生火燒開水。

『老爺，我的孫女兒要五吊錢！這個月要五吊錢！她明天不再到炭店裏捏炭團了，一早她就來替你抱少爺……』那單眼婆婆遲遲的不肯到他廚房裏來，在要挾他，提出比日本的二十一條項還要苛刻的條件。他知道那個單眼婆婆有意乘人之危，要求過分的工價，恨得想一脚踢下去。但聽見妻在房裏很痛苦的呻吟着，祇好忍下去了。

『好的，好的！你快過來替我燒開水。我即刻要到醫院請醫生去。』

『……』那老媽子一手扶着滿塗了黑油垢的門門，一手提着一個小洋燈盞，睜着她的獨一無二的眼睛——含蓄着一種慾望的眼睛——望他。

『你快點過來吧！』他心裏恨極了。今天下午妻才和她新訂了約，這一個月給她六吊錢，給她的孫女兒三吊錢。怎麼又變卦了呢！

『今天我和你家太太說過了，我要雙工。』單眼婆婆說了後，她臉上現出一種卑鄙的貓笑。

『雙工？』

『是的，十二吊！』

『可以可以！』

『先把一二吊錢給他們買米好不好？』

他聽見她這種要求真恨極了，很想把她謝絕。但他一轉想，這個單眼婆婆也很可憐。她會把她的身世告訴過他的妻。她二十多歲就因為一個兒子守寡。現在這個兒子也四十多歲了，生了一個女兒和一個男兒子。她的兒子從來就在銅圓局裏做工，做了二十多年。大概是中了煤毒和銅毒罷，前年冬由銅圓局趕了出來。他患了一種風癱病，雙腳不會走動，雙手也抬不起來。每個月包伙食費的工資共八吊錢終害他成了個廢人了。他還想把這殘疾醫好再進銅圓局去站在爐門首上煤炭，他把祖先遺給他的木造的房子裏的前頭兩間賣給了一個做青菜生意的人。他得了這兩間房子的代價二百吊錢，進了教會辦的慈善病院。他住在每天向病人苛抽三吊錢的慈善病院裏滿兩個月了，兩間木造房子的代價也用完了，但他的病還是和沒有進病院前一樣，雙足不會踏地，雙手抬不起來。他自得了殘病之後，不單沒有能力養活妻子，就連他的一口也要他的母親做來給他吃了。他的母親，他的妻和大女兒每天到炭店裏去捏炭團，辛辛苦苦的支持了半年，他的妻

再挨不得苦，終逃走了。愛兒子的還是母親，這兩年來兒子和孫兒的一天兩頓稀飯還是這個六十多歲的單眼婆婆做來給他們吃的。

『她的乖僻的性質，她的不道德的不正當的嗜利慾，大概是受了社會的虐待的結果。你自己還不是因為生活困難，天天在嫉妬富豪，在痛罵剗地皮的官僚和軍人麼，在這個單眼婆婆的眼中你是個她所嫉妬的富豪。十二吊錢！答應她罷，十二吊錢！』他因為想利用這個單眼婆婆了，便想出了這種淺薄無聊的人道主義來欺騙他自己的良心。他心裏何常情願出這十二吊錢。但他不能不對單眼婆婆為城下之盟。妻在呻吟着，陣痛更密了些。他忙跑進去拿了兩吊錢出來交給那個單眼婆婆。

三點鐘又過五分了。下弦月還高高的吊在銅圓局的煙筒上。天色很清朗的，祇有幾片像薄紗般的浮雲點綴着。拂面的晨風，異常冰冷的，但他像沒有感覺，急急地跑向D醫院來。

行過了C學校的門首，斜進了一條狹小的街路。出了這條狹小的街路是高等檢察廳和高等審判廳前頭的大街道了。過了這條大街道就是D醫院。

D醫院門首的街道上還不見有一個行人。門首的鐵欄上面吊着一個白磁罩電燈，電火異常幽暗。他跑近前去，一手抓着鐵欄，一手伸進鐵欄裏去拚命搥裏面的鑲着鐵皮的門板。搥了一會，手也搥痛了，還不見裏面有人答應。他住了手，把拳縮回來。他左手揉摸着右拳，一面仰起頭來望望天空。黑藍色的天空漸漸轉成灰白色了，天像快要亮了，他心裏愈急，忙着再攀抓着鐵欄，開始第二次的敲門。又敲了五六分鐘，右拳痛極了，他忙向地面檢了一塊磚片拚命的敲了幾下，才聽見裏面號房裏打呵欠的聲音。

門開了，鐵欄裏面站着一個四十多歲的男子，隻手在揉眼睛，隻手在結他的鈕紐。

「是那一個有甚事？」

「來叫產婆的！」

「住什麼地方？」

「N街第七號！」

「你在這裏等一忽。」那位號房並不把鐵欄打開放他進去，祇揉着眼睛向裏面去了。

約摸又過了二十多分鐘，剛才那個號房才跑出來把鐵欄打開，後面跟着來的是一個面目猙獰的壯漢。

「你從那裏來的？」那個猙獰的壯漢也揉着眼睛問他。

「你沒有報告醫生去麼？」他看見這個猙獰的壯漢的態度討厭極了，祇翻過來問

那個號房。

『我告訴他了。由他進去報告給女醫生的。我們不能進去。』號房指着那個惡漢介紹給他。

『就請你快點進去報告醫生！』他祇得又翻過來向那惡漢說好話。

『忙什麼！問你住在什麼地方！』

『他不是告訴了你麼？』他指着站在傍邊的號房答應那個惡漢。

『我知道了！N街，是不是？』你要知道，要我們這邊的醫生到外邊去接生，要收二十元的接生費的。車費在外，車費你要多把些。』那個惡漢睜圓一雙兇眼，咬着下唇說。這種貓惡的表象完全是對他提出一種要挾，像在說，『你若不答應我的要求，我便遲些進去報告。』

他到了此刻才知道那個惡漢是D醫院專僱用的車夫。他答應了給一吊錢的車費。

後，那車夫才慢慢的進去了。

像這樣一個猶惡的車夫竟有特權在女醫生們的睡房裏自由行動，他禁不住思及楊太真愛安祿山的故事來了。

他在D醫院的庭園裏守候了一會，才見那猶惡的車夫出來。

『她們快起來了，請你略等一刻。』

『已經等了好幾刻了！還要等到什麼時候？』

『那有什麼法子！她們姑娘小姐們起來了後，要抹臉，要漱口，要搽粉……沒有那末快的！』那車夫一面說一面把雙掌向他的黑灰色的雙頰上摩擦，裝女人搽脂粉的樣子，說了後一個人在傻笑。

又過了二十多分鐘才見一個頭戴白巾，身穿素服的看護婦跑了出來。

『醫生問你，什麼時候開始胎動的？痛的回數密不密？』

「昨天晚上九點多鐘就說腹痛，我來的時候間歇期祇有三分間！此刻怕要產下來了，望你們快點去！」

「是初胎還是第二胎？」

「是第二胎。」

那看護婦像飛鳥般的再跑進去了。再過了十分多鐘走出來的一個是全身穿白的高瘦的女人，大概是產婆了；一個是穿淺藍色的——D醫院的隨習看護婦的制服的胖矮的姑娘，大概是助手了。後頭還跟了兩個看護婦各抬着一個大洋鐵箱子出來。

D醫院祇有一架包車。他又忙跑到街口叫了兩把車了，因為助手要坐一把，自己也要坐一把，在前頭走。

車夫把他拖至街口時，天已亮了，幾個賣小菜的鄉人挑着菜籃在他面前走過去。他望見菜籃裏的豆芽白菜和小紅蘿菔，他連想到這次的借款除了接生費二十元外剩下

來的八塊大洋的用途來了。坐在車上在幾分鐘間，他起了腹稿，作了不少的預算案出來。照原鄉的習慣，產婦在產後一個月間要吃一二十匹雞的。S兒出生時他還在礦山裏做工，故鄉的生活程度也比這W市低些，所以那時候產婦產後的滋養料的供給算沒有缺乏。現在呢？怕無能力了。

自己是不消說得，娠妊中的妻和還沒滿兩週年的S兒近三四個月來不知肉味了——大概是陰曆新年買過了兩斤牛肉兩斤豬肉和一尾魚之後，他們便不肉食了。他祇對人說天氣漸漸熱起來了，吃肉是很不衛生的，最好是吃豆腐和菜蔬。他在吃飯時遇見有友人來便這樣的向他們辯解。他過後也覺得這種自欺欺人的辯解無聊。但他還像鄉間的土老紳士一樣，抱着一種擺空架的虛榮心。

他又追想到虐打還沒有滿二週年的兒子的事實來了。三月間的一天——星期日——吃了早飯，他打算抱S兒到屋外的湖堤一路去走走，藉吸新鮮空氣。他抱着S兒才

跑出門就碰見一個挑着魚籃的老人。那老人發出一種悲澁之音叫賣到他的門前來了。

「爸！大鯽！……」S兒指着魚籃裏的魚在歡呼，他欣羨極了，口裏還流了好些涎沫出來。

「那魚太小了，不要牠！下午爸爸上街去買大的把你。」J抱着S兒要向前走。但S兒執意不肯，挺着胸把身體扭翻向魚籃邊去。

「阿爸！琢子（角子）！」S兒圓睜着他的美麗的眼睛看他的父親，在熱望着他的父親買一尾魚給他。

「媽媽！媽媽！鯽子！S兒知道父親沒有意思買魚給他了，他轉求母親去。媽媽果然給他叫出來了。」

「買幾斤魚嗎，太太？」賣魚的老人看見J的夫人出來時，便慇懃她買。

「多少錢一斤？」她說了後微笑着望他，想徵求他的同意。到後來她看見她的丈夫

一言不發的臉色像霜般的白，她忙斂了笑容低下頭去，不敢再說話了。

『三百二十錢一斤。』賣魚的說。

『媽媽！媽媽……』S兒向他的媽媽哀懇着說。

『你還多少呢？』賣魚的當丁的夫人嫌價錢太貴了。

『大鯽鯽！媽媽！』S兒終伸出他的白嫩的小掌來。

他不見得窮至買三兩斤魚的錢都沒有，但他想學校的薪水拿不到手時，他的財源就算竭了，買魚一斤的錢若拿來買豆腐和小菜儘够一天的用費。妻子都在想魚吃，但他無論如何是不能答應這種浪費的。

『快挑去走，快挑去走！我們不要魚。』他揮着手叫那賣魚的快點走開。

賣魚的老人老有經驗了，他碰見這種吝嗇的老爺們不少了，知道和這位老爺的交易再做不成功。他挑起魚籃叫了兩聲『賣魚！賣魚！』慢慢的走了。

『啊！大鱒！大鱒！爸爸！大鱒！』S兒伸出兩手來要跟那賣魚的去。賣魚的走遠了，S兒哭了，把他的小身體亂扭，拚命向他的父親抵抗不願回家裏來。

『不哭！不哭！明天買！』母親也含着清淚伸手過來接抱S兒。其實快要臨月的J夫人是不便抱小孩子的了。S兒不要他的母親抱，他怕母親抱他回房裏去。他隻手按在父親的肩，隻手伸向賣魚的走的方向，彎着腰表示要追那賣魚的回來，不住的狂哭。

J看見歇斯的利的妻在垂淚，兒子在狂哭，門首來往的行人走過時都要望望他們。他又氣又急，恨極了伸出掌向S兒的白嫩的頰上打了一個嘴巴。

『快進去！站着幹什麼！』

四

S兒的左頰有點紅腫，倒臥在母親的巨腹上，嗚嗚咽咽的啜泣，一對小雙肩抽縮得厲害。到後來像哭倦了，就在母親的懷裏睡下去了。

『這樣小的孩子敵得住你打嘴巴麼？看你以後要如何的磨滅他。你已這樣的討厭，我們就早點送我們回去罷，省得在這裏惹你的討厭，干不是萬不是都是我母子不是，我母子累了你，對不起你了！』妻說了也哭出聲來了。S兒還沒睡熟，聽見母親的哭音再醒轉過來陪着母親哭。

殘忍的J也有受妻兒的眼淚的感化的一天，到此時他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了。兩行清淚禁不住撲撲簌簌的掉下來。

J到這時候纔發見自己是個殘忍無良心的人。他曾聽過一個友人說，無論物質生活如何的不滿，妻總是情願跟着丈夫吃苦的。若在長期間內不得和丈夫同棲就是女人的精神上的制命傷，所以妻除非敵不住丈夫的虐待，決不願意和丈夫離開的。當J聽見

友人說時，覺得自己的妻也有此種弱點。以後便利用妻的這個弱點，每次和妻爭論時便說要送她們母子回鄉下去去威嚇她。

她終敵不住J的虐待和威嚇了，她自動的提出和丈夫離開的話來了。形式上雖說是要求帶兒子回鄉下去，實質上就是妻向他宣告離婚了。不過中國的女人——不，祇J夫人——沒有充分的膽識和勇氣用『離婚』的名詞罷了。

S兒在母親懷中睡了半點多鐘，醒過來時，父親不知跑到什麼地方去了。他再哭着找他的父親，他像忘記了半點鐘前的一切，他並不因此記恨讎視他的父親。傍晚時分J纔回來，S兒望見他的父親忙伸出兩隻小手來歡呼，要J抱他，J也忙跑前去，但J夫人還是一聲不響的。

『啊！爸爸！爸爸！抱！』

J不忙抱他的兒子，忙從衣袋裏取出一個紙包來。S兒看見紙包又歡呼起來。J夫

人望着J打開那個紙包來，裏面有三個熟鹽蛋。這是J特別買來給S兒送稀飯的，向S兒賠罪的一種禮物！

妻太可憐了！妻太可憐了！你看她近來多瘦弱，雙頰上完全沒有肉了。臉色也異常蒼白！產後無論如何窮，都得買二三匹雞給她吃！不買點滋養料給她吃，她的身體怕支持不住了，產後要看顧兩個小孩子了！

——野蔬充膳甘長藿，落葉添薪仰古槐。——J坐在車上無意中念出這兩句詩來了。

——萬一妻因產難而死了，又怎樣了呢？他愈想心裏愈覺得難過。

——棺木——埋葬費——乳母——這些事件像串珠般的一顆顆湧上他的腦裏

來。

但他同時又起了一種殘酷的思想。若有錢買棺木，有殮斂費，有埋葬費，有錢僱乳母

來看護小孩兒，那末妻就死了也不要緊——像冰冷的石像般的，對自己完全沒有愛了的妻就死了也不要緊。死了後再娶一個，學校裏花般的女學生多着呢，再做一篇 *romance* 罷。

妻真的完全對自己無愛了麼？他又發生了一個疑問。不，妻是把性命託給自己的，她在熱烈的愛着自己。自己之所以感不着妻的愛，完全是自己把妻的愛拒絕了。

J 追憶及和妻訂婚約的那一晚——妻對他說的話來了。

J 三年前纔從法國得了博士回來，就做了故鄉教會辦的中學校的教席。這時候妻也在教會的女中學畢了業。由宣教師夫人的介紹，J 纔認識她。不消說宣教師夫人是希望他和她成婚約的。

秋的一晚上，J 和他的妻（還沒有訂婚）浴着月色，同由宣教師的洋房裏走出來。一個要回中學校去，一個要回女子寄宿舍去。行到要分手的地點——一叢綠竹之下，兩個

都停了足，覺得就這個樣子分手是很可惜的。J無意中握着她的手了。

「聽說這學期聘來的幾個教員都是學問很好的，你都認識麼？」

「都是一路回來的，沒有什麼大不了的學問。祇在外國任三五年，外國的語言文字都還沒有學懂，有什麼學問。都和我差不多吧。」

「但是都在大學畢了業的吧。」

「大抵都說有自己的專門學問的……」

「那就很好了。你看內地的大學生畢了業什麼也不懂，又驕傲得很。」

「外國畢業回來的也很多壞的。」

「他們都結了婚吧！你們該娶外面的有學識的女子。像我們鄉下的女學生說是念過書，其實什麼也不懂。」

——不錯，妻那時候說的話並不錯。妻說的學識是指女人的活潑的社交的才力。妻

祇能做賢妻良母，不能做活潑的善於交際的主婦。這就是我近來拒絕妻的愛的唯一的理由。——他一天一天的覺得妻太凡庸了。他真的有點後悔不該早和妻結婚不該和妻生小孩兒了。尤其是花般的女學生坐在他面前時，他更後悔太早和妻結婚了。

想來想去，J坐在車上最後還是想到今後八塊錢的用途來了。無論如何妻產後吃的雞非買二三匹不可，大概要兩塊錢罷。再買三塊錢的米，一塊錢的炭。還剩下兩元作每日的菜錢和雜費。挨過一二星期去後，學校總怕有十分之一九分之一的薪水發下來救濟一班教授的生命吧。

J又回憶到兩年前在礦山裏的生活來了。他在礦山裏兩年間也賺了一兩千塊錢。但朋友，親戚，族人都當他是個富翁，逼着他要和他共產，所以他在礦山裏苦工了兩年祇把一妻一子和自己的生命養活了以外，一個銅錢的積蓄也沒有。

他也曾編了一部教科書，想藉那部書的稿費補助他的生活費。出版後半年，書店寄

來的版稅結單給了他一個大大的打擊，因為他知道他的教科書是陷於『拙著萬年一版的運命了。』

他還在大學預科的時代，有一個心理學教授Y著了一部『輓近心理學之進步』。這位心理學教員每遇學生問他介紹參考書時，他定在黑板上寫十個大字『拙著輓近心理學之進步』。這位Y教授雖說是專門心理學，但對物理學和生理學的智識一點都沒有，學生也就爲此一點很懷疑他，因爲心理學要參考物理學和生理學的地方很多。Y教授的心理學既不高明，所以『輓近心理學之進步』也很不容易銷售。但他的講義多出自這部書裏，所以學生不能不各買一冊，過了學年考試就把書賣到舊書店裏去。第二年的新生又從舊書店買回來，念完了後同樣的賣給舊書店或新進的同學。因有這種情形，Y先生的『拙著輓近心理學之進步』十餘年間還沒有第二版出來。有一次Y教授向新進學生提起粉條在黑板上纔寫了『拙著……』兩個字就有一個學生站了起來，

『先生那部大著翻版幾次了？』

『嘻嘻，還是一版！』Y先生翻着一對白眼望了望那個學生後紅着臉笑了。他們的一問一答引起了全堂的鬨笑。

『拙著萬年一版』是這末一個典故。

J每晚上癡坐在書檯前總想寫點什麼東西。但J夫人卻要他抱小孩子。

『你做的文章都是「拙著萬年一版」的，莫白費了精神！做什麼書？』

J坐在車上想完了一件，第二件又湧上腦裏來。想來想去都是這些無聊的事。車早在自己家前停住了。纔跑進大門就聽見妻在裏面很悲慘的哭着呼痛。

五

『使不得，使不得！醫生說，你這兩三天內身體振動不得，也不可過多思慮。S兒睡在你身邊時，你就要翻這邊，轉那邊。萬一在產褥中發生了什麼毛病怎麼好呢！現在已經不得了了！莫說別的，你病了後醫藥費就不容易籌！你再病不得了！由他哭去，聽S兒哭去吧。』J雖然這樣的安慰他的夫人，但聽見S兒的哭聲心裏也很難過，覺得S兒怪可憐的。

結局S兒還是睡在J夫人的身邊了。她雖然閉着眼睛，但分娩後的二十四時間內完全沒有一睡。

最初哭的是小哥哥，媽媽忙翻轉身來摟着他，引他睡。小哥哥纔睡下去，小妹妹又哭起來了，媽媽又忙翻轉身去看小妹妹，喂奶給她吃。小妹妹吃奶吃睡了後，小哥哥醒來摸不着母親的胸懷又哭起來。哥哥的哭聲把妹妹驚醒了，於是兄妹一同哭起來。在產褥中的母親到這時候真是左右做人難了。

最可憐的就是S兒的斷奶沒有斷成功。在妊娠期內沒有奶的時候，他每晚上也要含着母親的乳纔睡下去。現在有小妹妹了，母親有了點奶了，他便和妹妹爭着吃。平時就營養不足，並且在產後很衰弱的J夫人的身體終敵不過他們小兄妹的剝削了。

因為妻的分娩J向學校請了一星期的假。在這一星期中日間看護S兒由他完全負責。一星期的假期滿了，要到學校上課去了。他上課去後，小兄妹兩個的看顧責任完全要由J夫人一手兼理了。J夫人也知道這星期非起來勞働不可，所以兩三天前她就離開了產褥。

星期二的下午四點多鐘，J由學校回來。還沒有進門就聽見裏面小兄妹一同在合唱般的痛哭着。平日他回來一定看見T抱出S來迎他的，今天也不見了T的影子。他纔踏進門，小脚的單眼婆婆抱着S兒慢慢的迎出。S兒在她腕中拚命的掙扎，哭着呼媽媽。

「T呢？」

「老爺沒碰着他麼？太太有點不好，他到學校叫老爺去了。」

「太太怎麼樣？」J不等單眼婆婆的回答，忙跑向裏面的房裏去。S兒看見父親不理他更狂哭起來。

小妹妹倒在母親的身傍不住的哀啼。J夫人閉着眼，張開口，呼吸很急般的，她像很就心睡在身邊哭着的小女兒，但無餘力去看她了。

「你怎麼樣？身子不好麼？」

「頭痛發熱！」J夫人歎了口氣，「眼睛也睜不開！」

J把掌心按在妻的額上，就像按在盛着熱湯的碗背上一樣。

——這遠了得！產褥期內的體溫高到這個樣子是很危險的！這非快些請醫生來診不可！但是醫藥費呢？——J站在牀前癡想了一會，這種危險的病狀告訴妻不得，沒有醫

藥費的苦衷也告訴妻不得。他聽着他們小兄妹的哭聲和妻的病狀，雙行清淚不斷的滾下來。幸得丁夫人閉着眼睛沒有看見。

營養分缺少，睡眠不足，產後的思慮和勞働過度的丁夫人終惹起產褥炎這種危險的病症來了。

丁跑到書案前把書堆裏的『家庭醫學常識』那部書抽了出來，翻開婦人產科那篇來看。默念了兩三回，覺得妻的病狀有些像產褥炎，有點不像產褥炎。他愈查看醫書愈不得要領。他祇注意到這一段『……若體溫過高，爲預防腦膜炎及心臟痲痺起見，須置冰囊於病者之額部及胸部……』

——莫說我們家裏沒有這種時髦的東西，作算有時，在這地方這時候也買不出冰來。——丁想了一會，拿了兩方手帕浸濕了冷水，把一方貼在妻的額上，一方貼在妻的胸口。冷濕的手巾貼上胸口時，妻的呼吸更急激了些。

他在瞬間決意請醫生去了——不能再吝惜那五塊錢的診察費了。他忍着眼淚打開衣箱，他檢了幾件見得人的衣裳——妻的唯一的藍湖縐棉衣（她的嫁妝）和文華縐裙，S兒的一件銀灰色湖縐小棉袍和自己的一件舊皮襖，用一個大黑包袱把這幾件衣裳包好了就急急的出去。

他本想把妻手指上的定婚戒指取下來，但又怕她傷心，所以終沒有取，把這幾件衣裳來替代了。幸得妻和S兒是很少外出的，她自知命鄙，很自重的不到外面去，也沒有人來看她；所以她這件比較好一點的衣裳也祇鎖在箱裏沒有穿的機會。

J出去的時候，小妹妹像哭倦了，睡下去了。祇有小哥哥還抱在單眼婆婆的腕中，看見父親不理他就出去了，又悲哭着追了出來。

醫生來了，診察的結果，說是急性肺炎——產後睡眠不足，受了寒氣生出來的毛病——不進病吟是很危險的。

「進院要多少使費，先生？」

「分三等，三元，二元，一元。三等病室恐怕住不得，因為病人是產後的人，要看護週全些，不能進一等病室也要進二等病室。」

「小孩兒怎麼樣？跟母親進院麼？」

「僱個奶媽吧！」

「……」

單眼婆婆到這時候竟流出眼淚來了。

J送妻進了院後，買了一罐『鷹牌的煉乳』和一個喂牛奶的玻璃瓶子回來。小妹像餓得厲害了，不再專揀母親的奶了。他抱着小妹妹喂牛乳給她吃時，小哥哥在傍邊也哭着說要吃。J忍着眼淚把小妹妹交給T抱着，他隻手抱着S兒坐在他膝上隻手拿
着玻璃瓶喂奶給小妹妹吃。

冒失的單眼婆婆重重地把房門推開，跑了進來，轟的一聲把小妹妹嚇哭了。

『什麼事？』

『老爺，房主人說，這個月的期限又過了四五天了，至少前個月的租錢要清算給他。』
J 低着頭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了。妻進院的錢還不知向什麼地方籌措呢。

小妹妹還在不住的悲啼，大概她找不着她的媽媽哭的吧。爸爸和哥哥的眼淚都給她引誘出來了。

一九二五，五，二九夜十二時脫稿於武昌長湖堤南巷旅寓。

此
页
空
白

兩
人

一

說是患了點神經衰弱症，其實患神經病患得很厲害的 C 今晚上還是以神經衰弱爲口實不喝一點兒酒，只顧吃菜。

「傻子！喝點酒嗎？你不喝酒，菜快要給你吃光了！」綽號瘋子的C的同事Y狂喝了幾盅汾酒後滿斟了一盅酒過來要C喝下去。Y的酒量本來很強，今晚上怕多喝了些，喝進裏面去了的酒熱把他的雙頰蒸得緋紅，兩個眼睛裏含蓄着蒸餾水，也像給體腔裏的蒸發熱蒸了出來的。

「不喝！決不喝！我還是早點吃飯的好。」C拚命的拒絕那盅透明的有誘惑性的毒液。

「C君喝不得這樣強的汾酒的。我來做個調人罷。我拿紹興酒來，C君喝幾盅紹興黃酒總可以的。」今晚上的東道，也是C和Y的同事W，嘻嘻的笑着站了起來，手中提着紹興酒瓶幫着Y勸C喝酒。

「不喝！不能喝！一點也不能喝！什麼酒也不能喝！」C一面說一面也站了起來，「魏媽！把飯來。」C在叫W家裏的媽子要她盛飯了。

「笨蛋！你想吃飯？你把菜吃完了，我們喝酒的拿什麼東西送酒！」Y擽着他的嘴唇詰問C。

「你吃你的，我吃我的，管我怎的？」C以同等振動數的聲音反詰問Y。

「真是小說家了，你們！你們真是和小孩般的。」同席的W的同鄉S也笑着起來調解。

「做小說的人應該會吃酒纔是。」W跟着說。

「是呀！是呀！喝了酒纔寫得好東西出來。我不吃飯都使得，祇要有酒喝。」Y一面說，一面舉起酒盅來又乾了一盅。酒喝下去後把眼睛一閉，待他把眼睛睜開來時，裏面的兩泡蒸餾水快要流出來的樣子。他癡望着檯面上的幾個吃殘了的菜碗，什麼都不說了。這是C看慣了的Y渴求異性不能達到目的時的表象。

O和Y是同在T市高等師範畢業出來的，畢了業後各回故鄉的中學校找飯吃了。這兩年來不單沒有會面的機會，連信息也沒有通過。事有湊巧，本年的春季兩個不約而同的都應了H市市立中學的聘。C擔任的是數學，Y擔任的是英文。Y祇擔任功課，C卻兼任了三年級的級主任。H市中學是男女同校的，三年級有四五個女生都是初開苞的薔薇花。喜歡談論文藝的C和Y常把這些女生做他們間談論的題材。

C比Y先到H市來，帶了妻子來。Y比C遲來一個多月，單身跑到H市來，他的妻子卻留在他的鄉下。Y來H中學上了一星期課後，一天晚上跑到C的家裏來。

『這邊不少好的喲！H中學還是H中學，你看她們多出衆多大方。有幾個
Söhne
喲。』

「看中意了麼？看中意了那一個你就進行戀愛罷。做一篇 *Romanco* 不好麼？小
說材料喇！」

「不行了，我們都老大了。真傷心呀！未老先衰了！啊！可憐！我們的嫩綠色的青年期都糟塌了！」Y說了後縐着眉歎了一口氣。

「是的，她們都看我們是過去的人物了，她們並不知道我們是爲舊式婚姻失敗了的人，心坎裏還貯蓄着一遇着適當的對象就會強烈地燃燒起來的愛——沒有發展地方的愛！」

「真的！我們是戀愛的失敗者。受過了種種戀愛上的教訓的人是不容易向異性發生戀愛的了。但是我想若真的能夠再和那一個女性發生戀愛，那麼這種戀愛是很純止的真摯的了。恐怕什麼都可以爲她犧牲——莫說妻子，就連性命……」

「所以我們——有了妻子的我們，就連夜間也不會發甜蜜蜜的戀愛之夢的，我

們還是斷念的好，自重些的好。每天上課時遠遠的眺望眺望那一羣可愛的小鳥兒，就算我們的幸福了。」C說了後苦笑着歎了幾口氣。

『是的，我望見純潔的她們，就自慚形穢。唉！可憐！可憐！』Y說了後狂笑起來。

『可憐？她們在羨慕我們的太太們也說不定喲！還沒有組織家庭，生活不安定的青年男女們的眼睛裏的我們是很幸福的也未可知。我們由學校回來，他就趕着跟了來叫「爸爸」，還算是我們的幸福喲。』C指着站在傍邊的小孩對Y說。『情話！情話！你看見我的太太和小孩子不在這裏故意說些話來氣我，是不是！』Y笑着囁了起來。

『情話？你說情話，就當牠情話算了。我由學校回來，我的 wife 把飯菜和茶水準備得好好的。到這時候纔領略得到 Washington Irving 所稱賞的「妻」的真價來。』

『Brag Enough of your among 笨蛋！傻子！你在嘲笑我的孤獨麼？』Y真的半氣惱半好笑的罵起C來了。

遠離故鄉，妻子沒有帶到身邊的 Y 近來像很煩悶的像沉沒在孤寂的悲哀裏面。

「你寫信去把家屬搬了來不好麼？」

「你再向我說你的癡情，我就搥你！」Y 橫倒在 C 的書房裏的一張梳化椅上，咬着牙，握緊拳連搥那張椅板。「啊！我的女人！我的小孩兒！」他又把雙掌蓋在臉上，半歌半哭的唱嘆起來。C 當他是哭了，但等 Y 站起來時卻沒有眼淚。

三

今晚上是喜歡交際的同事——歷史國文教員 W 請他們兩個吃晚飯。

Y 近來像很孤寂的樣子，每天都借酒澆他的壘塊，今晚上在 W 家裏一坐落席就拚命的喝汾酒。C 是有特別原因無論如何不喝酒的——很弱的黃酒都不願喝一口的，不

單不敢喝酒，也不敢吸煙。問他什麼緣故，他祇說神經衰弱。

Y癡望了檯面上幾個碗碟後再繼續着喝了幾盅。他的酒意已經有九十五分了。他的眼膜早轉硃砂色了。

『快點吃飯能。我要早點回去了。』

Y聽見C說話忙翻過頭來用醉眼望了他一望，

『你想這樣早的回去幹甚麼？』

『怕小孩子在等着我回去，等不回來，小孩子要哭的。』

『怕是太太在等着你回去罷。』W笑着說。W的太太在裏面的笑聲也聽見了。

『笨東西！又在說你的 *amours* 了！』Y撈着嘴伸出拳來在檯面上一搥。『不許你吃飯，也不許你吃菜！不要把菜吃光了！祇罰你喝酒！今晚上無論如何非要你喝酒不可！』

『是的，我祇吃菜，菜是很好吃。我一個多月不知肉味了。我還不要緊，可憐的就是妻

子，他們近來都瘦了些了。」C 因為近來學校領不到薪水，禁不住發歎起來。

「你看！又在說了，又在說情話了！你還說麼？你快喝這一盅酒。喝了就饒你！」

「真奇怪。怎麼你一滴酒都不沾唇的？聽說你們幾個喜歡文藝的同志都很愛喝酒的。」W 笑着問。

「C 君是 Christian。Christie n 是不喝酒，不吸煙的。」S 像嘲笑 C 和 Y，因為 S 知道他們在 T 市念書時同進了 T 市的聖公會的。

「不，不是爲 Christian 就不喝酒。聖公會的牧師們是很喜歡喝酒的。我是有特別的理由不能喝酒，也不能吸煙。」

「有什麼理由？」S 問 C。

Y 在這瞬間內又連喝了兩盅酒，在意識朦朧的微點着頭聽他們說話。

「喝了酒，回去怕挨罵罷，挨太太的罵。」W 很得意的笑着，像在誇示他善於諧謔。

『W的話已經達到近似值了。』C很正經的說。S和W忙睜圓他們的眼，注意聽C的話。但Y的眼睛還是閉着。

『怎麼叫做近似值？』S問C。

『我結婚的時候和我的女人訂了約，成婚之後不喝酒，不吸煙，今若偷着喝酒，不單對妻不住，也對良心不起。』

C的話還沒有說完，咚噹的一聲！C、W和S三個都嚇了一跳，由椅子上跳了起來。幾個酒盅在檯面上滾來滾去，菜碗裏的湯水也在激烈地波動，淹流了好些到檯面上來了。

四

『畜牲！叫你不要再向我說這些無聊的癡情話，你還在說！這回決不饒你了！非罰你

「不可快喝！快喝！」Y左手拿着一隻飯碗，右手提着汾酒瓶，站起來在高聲的嚷着。「W！S！噯！快把他押着，不要放走了他！畜牲！你總在故意形容我的孤獨，嘲笑我，嘲笑我……啊！我的妻，我的女人！我的兒子，我的……」鏗的一聲，Y手中的碗碰在地面上，碎成幾塊了。幸得右手裏的酒瓶給S奪去了，沒有碰碎。Y的雙頰流着兩行清淚，眼睛和焚着般的紅熱。由W和S的調解，神經病的C很委屈的喝了兩盅紹興黃酒——緊蹙着雙眉，伸出舌頭來，慢慢地喝了兩盅紹興黃酒；Y的氣纔平復了。

「可以吃飯了。」過了一會，C覺得沒有十分充實的肚裏裝了兩盅酒進去，總有點不妥當，他覺得頭部有點暈暈的，想快點倒幾碗飯進去鎮壓鎮壓。

「不行！還早呢！我們非把這兩瓶酒吃完不可！」Y馬上反對C的提議。「啊！酒！酒！酒！以外沒有東西！我們喝！我們痛飲！痛飲到晨雞高唱，痛飲到工場的汽笛高鳴！C！飲！飲！飲！酒！以外沒有東西！」

『酒以外還要女性！』C引用Y平日的舊調。

『不錯！浪漫的生活離不開酒和女性。』

『Y君近來太寂寞了罷！我替你介紹個好麼？』W笑着問Y，問了後又忙翻過頭來看C。

『介紹那一個？介紹學校的女學生和他結婚麼？』神經病的C搶着問。他的頭腦對『女學生』三個字是異常銳敏的。

『啊！哈哈！又提到女學生來了！啊……C！咳！C！我們真可憐！不是可憐，我們太哀了！我們的青春期早逝了！花般的女學生們的眼中的我們恐怕像骷髏一般的罷！可哀的我們！畜牲！你背着我在暗中飛躍！你前星期帶你那三年級的學生到郊外去修學旅行！——到紅葉山去看楓樹去，那一天在旅途中你和她作了什麼 Romance 回來！快說出來！』Y熱烈地流着眼淚說。

『校長一同去的，在校長監視之下誰敢作什麼 Romance！』

『是麼？你對她生了 Liede 了！你今承認了！』

『你對那一個不是也患了單相思病麼？』

『是的，我實在對她生了戀愛了，可是她不單不睬我，並且看不起我！』

『是的，我們都是自己癡情，患了單相思病！本來我們是無資格了的——除非離婚

還是斷念的好！』

『看見她們的嬌憨的態度，真恨煞人，氣煞人……啊！算了，不說了，不說了！』

『你們都是不良教師！』W 笑着說。

『那一個教師沒有這種念頭——恐怕每天擺着正經臉孔的校長看見她們時也要動心的。不過他們不像我們說出口來罷了。』

『同感同感！』

『啊！寂寞！寂寞！掉在死海裏去了一般的冷寂！』

五

『我想我們若能和現在的妻離婚，兒女也不要；祇向她們表示對她們的誠懇的戀愛，和她們脫離學校，逃到聽不見社會對我們的惡評的地方去，那麼我們定可以成一篇傑作出來！我們的生活太枯燥了，沒有一點生氣。我們若不藉她們之力把自己蛻化，那麼祇好奄奄待斃了。』

『那你何不快點決心做去？』

『你呢？你沒有這種勇氣麼？』

『和妻離婚還不要緊，就是兒子太可憐了！』

「又來了！不說罷！不說罷！你快把你這回的旅行的經過寫一篇東西出來給我們看。」

「怎麼寫法呢？」

「日記體的小說也好，書翰體的小說也好。」

「怎麼用書翰體寫呢？」

「你把由旅行回來思念她的情寫封信去報告她，把旅途中她在你腦中的印象帶敘入去就好了。」

「我不能用這樣的寫法。我要寫還是用第三人稱的寫法。」

「你怎麼樣寫呢？」

「我想這樣的寫：

——坐在四等車箱裏的一隅的他的腦中起了一種爭鬪。一個是嬌小無邪的她的

俏影，一個是他臨走時還摟着兒子，體溫超過攝氏四十度，昏睡在黑爛的帳子裏面的妻的病狀在他腦中一起一伏的不住爭鬪……」

——啊！我的病妻！我的幼兒！我對你們不起了！——

C的文章還沒念完，劈的一聲眼前起了一陣灰暗，Y的右掌飛到他的頰上來了。祇一瞬間，C不顧他的左頰辣辣的，也回了一拳插向Y的胸上來。

「你打老子幹什麼！」

「畜牲！你又在說 amour？豈有此理！你任嘲笑我的孤獨嗎！」

C和Y你一拳我一脚的緊緊的扭着了。一個靠着檯緣作他的後壘，一個倚着椅欄做他的戰壕。

「畜牲！」

「笨蛋！」

「你打老子呵！」

「你打你的老子呵！」

「還再說 amour 嗎！」

「誰叫你不帶你的妻子來！」

S 和 W 兩個費了一番力仍解救不開。他們倆扭結得更緊了。

叮噹，叮噹，最初幾個飯碗和酒盅在檯面上亂滾，到後來檯的四腿給 C 擠歪了。全檯的酒盅和盤碗都一氣的碰在地面了。後面兩頭狗搖着尾跑了進來。但 C 和 Y 還緊緊地互扭不放，兩個跟着歪檯滾在地面上了。

「你總在嘲笑我！你還說 amour 嗎！」

「誰叫你不帶你的老婆來，看我搥你！」

一九二五，五，二三夜，脫稿於武昌。

此
页
空
白

三七晚上

—

阿鴻兒死後滿二十天了。今晚是第三七的晚上，母親很耽心阿鴻兒歲數小，在冥間不敢過黃河橋，又怕看守黃河橋的『黃官』欺侮他；她從今天正午就很悲痛的哭，一直

哭到晚飯後，晚飯也沒有吃，哭困了，就睡了。

我有兩個弟弟，大的阿鵠兒七歲了，進了初等小學的一年級，小的就是阿鴻兒，他死時纔滿三週年又兩個月。阿鴻兒平日是很活潑的，我每天由學校回來，他聽見我的聲音——聽見我喊媽媽的聲音，便高聲歡呼着『姊姊』迎出來。我每天早上學總不敢給他看見，他看見了定不放我走，哭着趕到門首的街口來。

阿鴻兒死去的前×天——我的確記得是星期四那天，天色像要下雪般的，滿天遮着灰色的雲。阿鴻兒每天早上起來是我引他到廳前或門首去頑的，頑到吃早飯後交回給母親，我纔打算上學去。星期四那天早上，阿鴻兒雖和平時一樣的六點半鐘就起來，但他不像平時一樣的喜歡我，不要我抱他到外面去頑了。每天早上一望見我就伸出兩個小手來笑着喊『姊姊』的，那天他死不肯離開母親的懷裏，側首伏在母親的左肩上，望見我進來，祇呆呆地望着我，不笑也不說話。他看我伸出雙手拍着要抱他時便帶哭的說，

『不要你！不要你！』他望都不望我了，拚命攢進母親的懷裏去。

『你試摸摸阿鴻兒的額，不是有點熱麼？不燙手麼？』母親要找檢視阿鴻兒的體溫。
『不要你！不要你！』我伸手摸到阿鴻兒的額上時，他哭出來了。他像很討厭我的。他像除母親外看見誰都討厭。

吃早飯的時候，母親左手把他抱在膝上，右手拿筷子吃飯。他無論如何總不肯離開母親的懷裏。他平日喜歡坐的矮籐椅也不坐了，飯也懶吃，話也懶說，笑也懶笑，甚至東西也懶看了。

那天早飯後我還是照常上課去。下午回來，纔踏入門首就聽見阿鴻兒的哭聲。我忙跑進母親房裏來。一個年輕的醫生手中持着檢溫器要檢阿鴻兒的體溫。阿鴻兒倒臥在母親的膝上掙扎着狂哭，因為母親隻手抱着他，隻手替他解衣服。

『不要你死鬼！』阿鴻兒哭着向那醫生罵，舉起他的一隻小手拍打醫生的臂。『媽

媽！媽媽呀救我！他像怕那醫生怕極了，翻過他的那對淚眼望着母親，向母親求救。母親還是繼續着替他解衣裳，叫醫生把檢溫器插進他的肩脇下去。阿鴻兒知道母親是和醫生共謀的人了，恨得伸出那隻手的五指來在母親左頰上亂搯。

「媽媽鬼媽媽！」阿鴻兒哀恨的痛哭。

「乖兒！給先生看看，病纔會好。病好了，乖兒不會這樣的辛苦。」母親的頰上垂着兩行清淚。

「姊姊！姊姊！抱我！」我走前他身傍時，他更可憐的哀哭起來。阿鴻兒像流了許多鼻血，鼻孔門首滿塗着深紅色的乾固了的血。他的雙頰像焚着般的紅熱。他的雙眼滿貯着清淚。他的口脣鮮紅，但很枯燥的。他哭得滿額都是汗珠兒了。

檢溫的結果，知道阿鴻兒的體溫很高，超過三十九度了。醫生檢了溫，聽了脈，查問了一切病狀後說，近來麻疹很流行，阿鴻兒怕是要發麻疹，房裏的光線不得太強了，要把窗

門關上，不要叫他吹風着了寒，食物要揀流動性的容易消化的給他吃。

醫生去後阿鴻兒纔止了哭，但咳嗽得厲害。母親說吃了早飯纔注意到阿鴻兒的一對眼睛淌着淚，但他並不會哭。用棉花替他揩乾了後，過了一會又淌了出來。吃了早飯沒有多久就很疲倦的樣子倒在母親的懷裏睡了。祇睡了半點多鐘，但這半點多鐘間驚醒了兩三次。最後醒來時哭着流了不少的鼻血。

二

到了第二天，阿鴻兒週身果然發了無數的針口大的紅疹，先在眼傍和頰部發，次在頸部和腹部發，又次及全身四肢了。

阿鴻兒發麻疹後不像前兩天哭得厲害了，但熱度總不見低下，祇昏昏沉沉的睡着。

我因為阿鴻兒的病也請假不上課了，祇讓阿鵠兒一個人去。窗扉緊閉着的黑暗的房子裏，不是我守着阿鴻兒就是母親守着他；睡着時坐在他傍邊，醒來時便哄着他頑。阿鴻兒的體溫太高了，不曾繼續着熟睡二小時以上。呼吸稍為急一點，就咳嗽起來，終哭着醒來了。

『媽媽媽媽！』祇哭喊了兩句『媽媽，』更咳嗽得厲害。咳嗽得愈厲害，他愈要哭。我忙把他扶起來坐着，因為怕他睡着哭，呼吸不順，所以咳嗽得厲害。

『鴻弟！鴻兒！姊姊在這裏，你看！姊姊不是在這兒和鴻哥兒頑麼？鴻哥兒，不要怕，姊姊在這裏！媽媽就要來的，燒開水去了——燒開水沖牛奶給鴻哥兒吃！你看媽媽就來了！』我隻手輕拍着坐在被窩裏的阿鴻兒的背，隻手指着房門首。

阿鴻兒還是哭着，哭了後又咳嗽，咳嗽了一陣後再哭，他的雙頰像燒紅了的炭般的赤熱，他終把鼻血哭出來了。

那晚上阿鴻兒的病狀更昏沉沉的。我和母親都沒有睡，共守着阿鴻兒。母親幾次叫我去歇息歇息，但我還是和母親一樣的睡不着。

半夜時分，阿鴻兒又醒了過來。

『月光，照蓮塘。

蓮塘背，種油菜，

油菜花……』

阿鴻兒這次醒來不哭了，把一雙小拳伸出被窩外，睜着他的黑水晶般的瞳子望着帳頂在唱歌。但他的雙頰還是赤熱的炭般的。

『……上問點火下問光，照着新娘疊嫁妝……』

……牛拖籠，馬拖箱……』

『鴻兒好乖你喉乾麼？要牛奶喝麼？』

『不要媽媽啊，媽媽抱！』阿鴻兒不唱歌了，微側着身體，伸出雙手向母親，母親坐進被窩裏去把阿鴻兒抱在胸懷裏。我也伸過手來摸了他的頰和額，我的手感着灼熱。

『鴿哥，做紙鳶姊姊！……狗狗吠！狗來了！花毛兒來了！媽媽我怕！』這時候是午夜時分，了萬籟俱寂的，外面並沒有犬吠的聲音。

『阿鴻兒不是在譫語麼？』我想及日間醫生所說的話來了，心裏異常的憂恐，但不敢直捷的向母親說出，怕她傷心。

『母親也怕在這樣的想着，不敢向我明說吧。』想到這裏，我心裏更覺難過。

『阿鴻兒恐怕是發了夢，夢見阿鴿兒做紙鳶給他，又夢見鄰家的花毛狗吠他，纔說出這些話來。是的，他定發了這種夢。決不是譫語！決不是譫語！』我此刻又把剛纔的憂疑取消，自己安慰自己。

到第二天正午，阿鴻兒還不見通便，我們不得不守着醫生的指示，替他人工的通便了。阿鴻兒這兩天來吃了十幾格蘭姆的蓖麻子油了，但還不見通便。

甘油注射進阿鴻兒的肛門內後，過了三分多鐘，便通了。最初下來的是一條硬結了的黑糞，後來下的是灰黃色的很稀的糞水了。這大概是服了蓖麻子油的結果。

自行人工通便後，那天下午阿鴻兒一連泄了五六次。到傍晚時分的一次，糞水竟帶點肉紅色了。我望見這肉紅色的糞水，心扉像冷息了的不會鼓動。母親看見後，先就流淚，後竟哭出聲來了。

吃過了晚飯，阿鴻兒的體溫像低減了些，但昏迷狀態比昨天晚上還要厲害。

八點鐘前後，阿鴻兒抱在母親的懷裏。我們都希望着他能夠安靜的多睡一睡，但他

總不睡，祇睜着眼睛癡癡的仰望著母親的臉。

『媽媽！媽媽！痛我痛！』阿鴻兒指着他的足向母親說。他常在很痛苦般的伸他的雙腕。有時又自摸着臀部說痛。大概他是手足和腰部酸痛。

這是阿鴻兒的最後的一晚了！也是我們能聽見阿鴻兒的呼吸的最後一晚了。這晚上母親的眼淚並不會乾過。

像循着週期律般的到了午夜時分，阿鴻兒再醒了過來。

『媽媽！抱媽媽！抱！不要放！有人來了！媽媽！不要放！快快抱我！』阿鴻兒的聲音雖微弱，但他的音調很悲哀並帶點驚恐的分子。

黎明時分，阿鴻兒昏沉沉的永眠了！

母親在狂哭狂哭着說，她如何的沒有愛護阿鴻兒，終把阿鴻兒殺了。母親又哭着說，她太把阿鴻兒不值錢了，纔會患了這種病。母親又哭着說，阿鴻兒是因爲看見母親沒有

能力愛護他，纔跑了去的。母親又哭着說，阿鴻兒在陰司遇着父親時，父親定會呪罵她。哭來哭去說的都是類似的對不起亡父和阿鴻兒的話。

我祇癡望着母親流淚，阿鵠兒不解事，看見母親哭，他也哭了；但他在哭着勸母親莫哭。

阿鴻兒是患了麻疹和腸室扶斯的合併症死了的。阿鴻兒死了一星期後，我還不信阿鴻兒是死了的，我祇當是一個不祥的夢。我的意識中總覺得阿鴻兒還是在房裏睡在母親的腕上。但看見廳裏的小棺木和聽見母親的哭聲時，我像從夢中驚醒起，眼淚像泉水般的湧了出來。

四

阿鴻兒死後過了二十天了。今晚是第三七的晚上了。母親又在傷心着哭。我和阿鴻兒打算不睡覺，要等到十點多鐘同在鴻弟的靈前燒紙錢並祀着守黃河的「黃官。」

八點鐘時分，母親像哭倦了，睡着了。我把我的針線箱取了出來，替阿鴻兒做鞋面子。阿鴻兒坐在對面的案前，手裏拿着一枝石筆在石板上索索的寫。

『六九五十四，得商六，餘數六，六又九分之六。』阿鴻兒在低聲的念着。

他念了後，就不再念了，石板上的索索的聲音也停息了。很寂靜的寒夜，什麼都聽不見。

『鴻弟！習題麼？』

『唔，是的，明天要在黑板上算的。』阿鴻兒再在翻他的算術教科書。『姊姊，算術真討厭，弄得我沒有工夫讀兒童世界。再算兩題就可以了。算完了，我念「兒童世界」給你聽。』

『唉——』

阿鵠兒再低下頭去，他手中的石筆又在石板上索索的作響了。我停了針，擡起頭來望了他一望。他很可愛的微笑着俯着頭。

再過了一刻，阿鵠兒放了石筆。

『媽媽醒來了麼？』

我們又聽見母親在裏面歔歔的哭了。

我們無從勸，也不敢勸母親不要哭。

『媽媽！』阿鵠兒祇喊了一句媽媽。

『「黃官」那邊要多燒點紙錢！×兒，你要替阿鵠兒祈願，快點引他過黃河。』

『是的，媽媽！你歇息吧！』

『阿鵠兒今天晚上可以平平安安的過黃河橋吧！』母親說了後又哭了。

『像阿鴻兒般的可愛的小孩兒，沒有人難爲他的。媽媽，你歇息歇息吧。』我雖然裝出樂觀的聲調安慰了母親，但胸裏像給什麼鎮壓着眼眶裏也滿溢着眼淚了。

我跑到母親的牀前去，安慰了母親幾句，再走出來。我們聽見母親的歎息，以後就沉寂了。

寒風在外面忽然的哀號起來，空氣的溫度也急的放下了。我傾聽着風聲，更悲楚的流了不少的眼淚。

『姊姊，媽媽又夢見了鴻弟麼？怎麼你也哭了？』阿鵠兒驚望着我的淚眼

『低聲些！』我用手巾揩了眼淚。『阿鵠兒，你以後要格外的孝順母親喲！要多聽母親的話喲！』

『沒有了阿鴻兒，母親一個人睡不慣吧。』

『當然！怪不得母親每晚悲痛。』

『真的不慣，我也不慣。』

『你也覺得不慣麼？』

『我不得再做紙鳶給他玩了。我不得再看他哭了。我很不慣的。』

『是的，你的話不錯。』

『不要想阿鴻兒的事了！想起來不快活。我讀「兒童世界」給你聽罷。』

『你就讀罷。』

阿鵠兒忙伸手到他的書袋裏去摸今天新買回來的「兒童世界」。寒風一陣一陣的在戶外哀號。

『兒童世界』取出來了。我望着阿鵠兒的小口一張一閉的，

『從前有一個人，生下三個兒子，兩個是很硬心的……』

戶外的寒風還在一陣一陣的哀號。

一九二五，二六，午夜。於武昌長湖堤南巷旅寓。

雪的除夕

—

『那麼明年再見了。』

『是的要明年才得見面了。是的，代我問候問候 B 君，我明天不來拜年了。』

雪片下得愈大了，V和Y由學校出來，冒着雪跑到街口的三叉路口來了。各都懷着一束破票子——每張值一吊錢的官票——想趕快點回家去。他們就在這路口分手了。一早就下雪，到了下午的四五點鐘時分下得更大了。V今早出來時沒有帶傘，他穿的由舊衣服店買來的那件黑呢馬褂滿被着棉花了。

今年陰曆十二月沒有「三十」那一天的。今天是二十九，明天就是乙丑年的正月初一日了。昨天晚上他一晚上沒有睡，翻來覆去的很耽心着學校的代表失敗，向政府要不到款，那麼他的一家五口漫說過新年，就連明天一天的三頓飯都怕不能全吃了。他聽見十二點一點，二點響過去。他雖然閉着眼睛，但總睡不着。他再籌思，如果明天分不到那幾十塊錢，不能不向那一位朋友借點錢把這年關度過去。但想到朋友，他有些喪膽了，因為現代的朋友是講交情的，談不得金錢的。學校的錢不能分，朋友處又借不到錢時，那祇好把身上穿的一件爛舊的皮袍子拿到當店裏去了。這末舊而且爛的袍子又能當得多少錢

呢？但除當皮袍子外又有什麼方法呢？是的明天一早到代表那邊去問問，看校款的交涉成功了沒有。若沒有希望，就快把皮袍子脫下送到當店裏去。過了正午，當店是要關門不做生意的。那麼明天起來就穿那件棉長褂子吧。不要穿皮的了。穿上了後又要脫下來，雖不是說怕受寒，但心裏總有點不舒服。他翻來覆去的把這幾件事循環不息的考慮了一個通宵。剛要天亮的時分，他的腦殼疲倦極了，待要睡了，他的男孩子——生下來一週年又五週月的小孩子——又醒來哭起來了。續兒（V的小孩子的名）近這兩天來像受了點寒，微微的發熱，他的左眼不時的流了點眼淚出來——並不是哭的時候流的眼淚，祇左眼睛會流眼淚。每從夢中醒來就要痛哭一陣。待要睡下去的V聽見續兒的哭聲再不能睡了。他把微微地發着熱的頭從被窩裏伸出來。幾束灰白的光線從破壞了的窗扉上的間隙射進來。他感着今晨的空氣特別的冷。

『植庭！植庭！』植庭是V的舅父的兒子，V的外祖父託給他帶到W城來進學的。他

今年十六歲了。V因生活困難——學校領不到薪水——沒有餘錢送他進學——V不想久住W城，也是不送他進學校的一個理由——祇把他當個聽差用了。V發窮氣的時候還要打他幾掌或罵他幾句。V帶他的表弟植庭來W城後，可以說是沒有一點好處給他——除打罵之外沒有好處給他。祇有這一點——每晚和他的表弟同一床睡的一點，V或可以對得住他的表弟罷。『植庭！植庭！』V連叫了他的表弟兩聲，把睡在他身旁的一個又小又黑的童子推醒。植庭的歲數說是十六，聽說他的母親不足月數的把他生下來，從小就不善發育，看來不過是個十二三歲的人。

『冷！』植庭爬起來，把衣服穿上。

『快把窗門打開，放光進來。阿續兒看見黑又要哭的。』V夫人抱着續兒坐在內首的一張床裏催着植庭開窗。

植庭下了床爬上靠面南的窗下的書案上站着，先把兩扇玻璃窗屏向裏面開，再把

兩扉破爛了的洋鐵窗扉向外推。強烈的白光和一陣寒風同時由窗口衝進來。

『X哥！下雪了！滿地都是白的！』嶺南生長的植庭是初回看見雪，禁不住歡呼起來。

『大驚小怪的幹什麼！今天沒飯吃呢！』V還是睡着很煩憂的不願意起來。

植庭給V罵了後，知道他的表兄因為沒有錢過年又在發窮氣了，他忙跑到火廚下去向火和老媽子說笑去了。

『你過來看看續兒的左眼又淌眼淚了，並且比昨天流得多些。我看還是引他到醫院去看看罷。』V夫人很傷心的說了後歎了口氣。

『爸爸！爸爸！』續兒坐在母親的懷裏喊他的父親。他雖然不很會說話，但他很會聽，他知道他媽媽是在向他爸爸說話；他也跟着催V起床。

V起床了。他真的把皮袍推在一邊，把棉長褂子穿上，跑到內首的一張床的面前揭

開帳口，把穿着一件紅色的毛織衣的續兒抱在胸前，由外面的雪反射進來的強烈的白光射到續兒的臉上來了，續兒把雙目睜了一睜，由左眼睛裏滾出幾顆淚珠來。

『不是有點發熱麼？』你看，沒有目蓋也不見化膿，決不是眼病。把點解熱藥給他服下去，大便一通就會好的。不要白花錢叫醫生看。叫醫生看還不是用硼酸水洗麼？自己不會洗麼？』

『大鯽鯽！』續兒看見V不即抱他到樓上去看大鯽鯽，祇顧說話，一邊呼着『大鯽鯽』一邊握着他的拳向V的左頰上連搥了兩搥。續兒叫魚叫鯽鯽，看見重七八斤的大魚就叫大鯽鯽。前個多月鄰近的有錢人的家門首都晒着鹹肉和燻魚，陳媽（V家裏僱用的老媽）抱着續兒到外面去時，續兒看見家家門首掛着的大燻魚便很羨慕的歡呼起來，歡呼了一陣後便哭着要看見賣魚的走過門首時也哭着要，指着魚籃哭呼大鯽鯽。論V的近來的經濟狀況是吃不起魚，他每天吃兩頓飯，所買的菜都是蔬菜和豆腐。

月前C書店寄了五十塊錢稿費給他，他才買了一尾八斤重的大魚，用鹽醃了四天取出來掛在樓上的窗口。自V買了這尾大魚後，續兒說不盡的歡喜，睡的時候呼『大鯽鯽』醒來時也呼『大鯽鯽』。

『……』V夫人雖沒有再說話，但她的臉上表現着一種不納意的表情。她不贊成V的話，她當V是圖省錢，不管兒子的疾病。

V抱着續兒才踏出房門，就看見兩個商人坐在廳前等他，一個是煤炭商人，一個是賣青菜的。V看見兩個都不算是重要的債權者，稍爲安心點，約了他們下午來取錢，把他們辭退了後急急的跑到學校去打聽消息，打聽催款代表向政府交涉的款有領到沒有。

V懷着一束破爛的官票回到家時，已是黃昏時分了。氣溫愈低降，雪也下得愈大了。V夫人站在門首很焦急地盼望着他回來。

『款領到了麼？怎樣走了一天不回來？午飯也不回來吃。米店的夥伴來要錢，來了三次了。等你不回來咕嚕了一陣走了。我在房裏聽見真難過。植庭竟對他哭了。』

『快叫陳媽送錢到米店去，並叫他送兩斗米來。』V一面解除滿被着雪花，一面解除滿被着雪花的馬褂一面說。

『有了錢麼？何不早點回來？』

『開會去了。』開緊急會議！昨晚不是送了封校長的信說開會麼？V除下了馬褂交給植庭拂雪，隨又從衣袋裏取出一束破票子交給V夫人。

『有什麼重要的事，今天還開緊急會議？』V夫人把票子接了過來取了十多張交給站在房門首的陳媽叫她上街到米店去。

「W先生挨了一個嘴巴政府方面才把款送過來。W教授是我們教職員公推的索薪代表，他因為我們沒有錢過年挨了一個嘴巴。我們爲這件事開會的，我今早到學校才曉得。我們真對不起W教授，他不挨這個嘴巴，我們沒有年過了。真對不住他了。」

「政府不該給我們的校款麼？怎麼不把款還要打人呢？」

「論理該把款給我們，但論力是不該給我們，他們用力剝削來的怎肯講理給我們呢？」

「開會的情形怎麼樣？」

「許多教職員在磨拳擦掌說非向政府強硬交涉不可。」

「能夠強硬到底麼？」

「校長怕以後難向政府要款，當然強硬不來。教職員聽見有錢分，都麻麻糊糊決議了兩件議案舉了兩個代表就急急地鬧分款了。款分了後就烏獸散了。吃虧的是W先生

一個人所以中國的團體事情是熱心不得的，是當前陣不得的。」

「你們太真率了！原始人類的特性太真率地表現出來了！分了錢就烏獸散，不理W教授的事了。你們太自利了。」

「明天是正月初一了，還沒有準備米的人，怪不得他急麼？」V苦笑起來了。

「……」V夫人凝視着掌裏的一束破票子，歎了口氣。

「……」

「你還是快點改行罷！我情願回嶺南山裏吃稀飯！一天吃兩頓稀飯還怕餓死麼？員是當不得的，教育飯是吃不得的。像乞丐般的向政府討欠薪，已經够慘了，還要受他們的辱打麼？」

「不當教員當什麼？」

「不會耕田，不會做生意？」

「真的想做農夫沒有田耕，想做生意沒有資本！」

「那末，拉車子去！」V夫人也苦笑了。說了後又歎口氣。「你就專門做小說去不好麼？」

「一年賣得兩三篇小說，養得活你們麼？」

「你要算是世界第一個可憐人了！日間一天在學校編講義，夜間坐到十二點，一點還不得睡，說要做小說。看你每日的休息時間還不足四小時！你這樣的勞苦還養不活你的妻子，你不可憐麼？一個兒子夠累死你了，第二個又說來了。」V夫人說了後再歎了一口氣。神經過敏的V看見他夫人的態度，懷疑她在後悔不該嫁給他。

V夫人這時候已經有了八個月的身孕了。

V早就厭倦了他的教員生活了，祇兩個月的粉筆生涯他就厭倦了。他很想能夠靠他的作品維持他的生活，但他還沒有這種自信。他近來聽見外面有人批評他的作品，說

他的作品太多浪漫的藝術的分子，把現在的很旺盛的時代思潮來衡他的作品，他的作品可以說是舊式的了。他聽見他的作品受了這種殘酷的批評，他更不敢自信他的作品能維持他一家的生活了。

不錯，V每天由學校回來吃過晚飯後，什麼都不理也不幹，就伏着案從抽屜裏取出原稿紙來開始寫他的小說。他用的原稿紙是由日本定購回來的專寫鋼筆的稿紙——每頁五十行，每行二十五字的稿紙。他雖然窮，但他不惜這種原稿紙的購買費——每千頁五元的價，遠託住在日本的朋友買了寄回來；因為他用慣了這種原稿紙，換用了別的原稿紙，他的小說就寫不下了。他每晚上非到十二點，一點是不就寢的。有時有興趣的時候還要徹夜。但他每寫了一千頁的裏面，沒有三百頁成功的——不能說成功，沒有三百頁完成的。但他並不因此而失望，他每晚還是被着紅毛氈，蜷屈着身體，臉色蒼黑的繼續着寫。

『中國現代的文藝還不算發達，讀者也很少。想專靠作品維持生活，還不是個時期。』
『那末你還熱心着做小說幹什麼？不是白費精神！』

『你們女人知道什麼！因為想吃飯才做小說，那是你想錯了！你織好了一條圍巾，織成了一雙襪子，你不是很高興麼？你說，你小的時候做了一雙小鞋給你的弟弟，望着你弟弟穿着那雙小鞋，喜歡得很。你何曾想把那織成的東西去賣錢呢？我們做小說也是像你們女人織圍巾，織襪子，做鞋子一樣的心理。自己的作品發表了後，變成一種印刷品後，自有一種特殊的快感！自己的作品發表是一般作家共有的希望。說不想發表，不想出版，都是不近人情的話。』

『你那篇短篇創作集想作單行本發表麼？』

『是的，我不客氣的說「想發表。」我不像一部分的作家假意的說什麼「不敢發表，」什麼「經友人某的贊許和勸告才敢出版。」其實他們還不是和我一樣的想法，或者比我還想得急些呢。』

『爸爸！爸爸！嫩肉肉！』續兒每天下午三點多鐘是要睡的。現在他醒來了，他聽見他的父母在說話，不像平日醒來的哭了。他平日醒來不見他的父母在床前，要哭一場的。V忙走前去，續兒雙頰緋紅的流轉着他的小小的圓黑的一對瞳子望着他的爸爸。『嫩肉肉！』續兒自稱是爸爸媽媽的嫩肉肉。他此刻是告訴他的父親，『嫩肉肉醒來了』的意思。V望見續兒的左瞳子還是浸浴在一泡清淚裏，他心上像疹疼的受了一刺。

『你看他的眼睛，比昨天更兇了。』V夫人也走了過來。

『說是眼病，怎末不會化膿也不紅腫呢？』

「化膿了，紅腫了，還了得麼！你還是快點引他到同仁醫院去叫西醫看看罷！我身重走不動，不然……！呃！你看續兒的鼻孔出鼻血呢！」

「大鯽鯽！」續兒還沒說完，不住的咳嗽。

三個人沉默了片刻，聽得見室外的狂號着寒風，窗外的雪下得更大了，一片一片斜斜地由玻璃窗前捲過去。

續兒的晚飯吃不下，他再昏昏沉沉地睡下去了。看睡下去後又醒來，睡下去又醒來，每次醒來祇有咳嗽和痛哭。V夫婦一晚上沒有睡，通夜的聽着室外或近或遠的爆竹。

「牛寧寧！牛寧寧！」續兒幾次醒來像喉乾，哭呼着要牛奶吃。

第二天起來，風也息了，雪也停了；但續兒的左眼睛的眼淚還在流着。

吃過了早飯，V用他夫人的圍巾覆在續兒的頭上，抱他到教會辦的同仁醫院去。他在途中遇見不少穿新衣服的小孩子，祇有他抱中的續兒在元旦還穿着一件舊棉長衫。

到病院去。他想到這一點，他異常的傷感，幾乎掉下淚來了。

『今天不看病！』同仁醫院的號房今天也驕起人來了。

『有急病也不看麼？』

『要一塊錢的掛號費！』

V把了三張破票子給號房，號房把一枝竹簽子並三百文的找頭給他。他把竹簽子到掛號處換了一張診察券，然後抱續兒向小兒科的診察室來。

一個年輕的看護婦笑容可掬的在門首招待他。他吃了一驚，當她是認識他的，因為他望見她手裏的一本小說。這本小說就是他三年前發表的長篇處女作！他看見她讀他的小說，心裏雖感着一種快感，但他又很耽心她們會認識他是那篇小說的作者——其實是他的杞憂——因為他曾聽一個同學對他說。W市的教會中人很不喜歡他，因為他的作品描寫教會的裏面寫得過刻了。他今天神經過敏的很怕她們對他的這種誤解累

及他的續兒的眼睛——這更是他的杞憂了。

V抱着續兒在小兒科診察室坐了一刻，來了兩個藍眼睛黃頭髮的西洋女醫士。續兒望見她們就震哭起來，那女醫生問了病狀和日常的生理狀態有沒有變化，然後過來檢過續兒的眼睛。

『爸爸！爸爸！』女醫的兩指按在續兒的眼上時，續兒便掙扎着狂哭起來。

『你這小孩子的脾氣太壞了！叫個人來抱他罷。』站在旁邊的西洋女醫跑出去叫了個中國看護婦來。

進來的看護婦謹守着女醫的命令，從V的腕上把續兒奪了去。續兒更狂哭得厲害。他的臉頰通紅的，滿額都是汗珠了。

『爸爸！爸爸！』續兒倒在看護婦的腕上動彈得不，翻着他的淚眼向V哀哭，他像在他的眼睛告訴V——哀求着父親的援助，又像在恨父親的無能！

女醫的一個把雙手按着續兒的左眼的上下皮，把眼睛扯開，他的一個女醫提着一個尖嘴玻璃瓶，瓶內滿盛着藥水，她把這藥水注倒在續兒的眼裏去。

續兒的哭聲與其說是痛苦的，寧說是恐怖的；但他的一陣一陣的哭聲像鋒利的刃向着V的心窩一刀一刀的刺去。

「爸爸！爸爸！」由V聽來，續兒像在罵他，又像在哀求他，像在說：「爸爸！你也忍心看着我任外人磨滅麼？爸爸！你怎末不快把我抱着，抱着我離開這樣可怕的地方！」

「爸爸在這裏！續兒！」從未經驗的強烈的父性之愛在V的心頭上激烈地震動。「算了！算了！不洗吧！改天再洗吧！」他終流下淚來了。他伸出雙手，想把續兒抱回來。

「你不要看！不洗如何會好？你站開些！」女醫怒叱着V繼續把瓶裏的藥水注進續兒的眼裏去。在這瞬間兩個慈善的女醫在V眼中完全是個殘酷的惡魔了。她們像在謀殺續兒替給V惡寫過了教會復讎。

眼睛洗完了，續兒終無恙的回到他的腕上來了。續兒伏在他的肩上還在哀哀的哭。
爸爸！續兒像在怨恨着哭。

『是的爸爸，害續兒！』V把續兒負在肩上了。出了同仁醫院。續兒還伏在他肩上嗚咽着喊『爸爸！』

他在途中想，今天的印象又是小說材料了。

再過了三四天，續兒的身上，臉上和四肢滿發着針口大的紅疹。每晚晚上哀哭着睡不着。檢他的體溫，四十度！

一九二五，二十五夜一時於武昌。

此
页
空
白

LUMPEN INTELLIGENTISLA
在上海

三月杪了，有點像雪前的天氣，但V不相信在這晚春季節還會下雪，他的十根趾頭像踏在冰塊上般的冰冷。

愈近黃昏風愈吹得厲害。他才由外邊回來，因為看見桌上有一張條子，不能再匆匆出去。這次他由後門出去了。大兒子S怕冷坐在火爐前打瞌睡，對於父親的回來或出去也不屑理了。第二個女兒T，不願意父親再出去，因為母親要看小弟弟Z，哥哥又打瞌睡不和她頑，天氣又冷，屋裏實在太冷靜了，她挨不得這樣的寂寞。

『爸爸莫出去啊。暗了呢。』T兒帶着哭音說。V聽着也有點悽然。

『爸爸一刻就回來的。買巧克力糖給你好不好。』他一面說一面把後門打開了。走出來後，還聽見T兒的哭音。

V到上海來後，才知道像自己一樣失業，一樣無聊的人竟這樣多。

他老早聽見昔日W大學的同事柳君也要給生活的激浪飄流到上海來。一星期前到C書店去接到柳君寄來的一封信，說不日可到上海定來拜訪。

柳前在W大學擔任自然科學，也算是一位名教授，現在給W地方的會長們淘汰了，

流轉到上海來了。

V 冒着寒風，一面想一面沿着電車路走，他覺得柳完全是個好人，值得同情的，不過頭腦太單純了，對於他本身生活困苦的種種原因，不肯加以深研究。V 無意識地從衣袋裏取出剛才柳到他家裏留下的條子來看，只十五個字：

『請於六點半至 S 路 M 樓一叙，柳留字。』

『他才到上海來，該我做東道的。怎麼他先請起客來。這個人本來又吝嗇不過的，我不見得比他窮，到 M 樓去還是我請他吧。』V 又這樣想。

『他這個人，無論如何不能革命的，所以在 W 大學鬧了許多笑話。其實他年紀老了，也難怪他。』V 又追想到他們還在 W 大學時候的生活來了。

革命軍於 1926 年八月杪進展至長江流域，十月初旬收復 W 城，同年冬就有恢復 W

大學的消息。柳便老遠地由家裏趕到W城來分訪舊日的同事，並打聽消息，W大學是否有恢復的希望，同時對於舊日教員是否續聘。那時候V一家人還住在H市，柳便來看他，一見面便說：

『大學要恢復是無問題的了。不過聽說中小學教員要經黨部的審查才得加聘你看我們會不會給他們審查掉？』

『這是誰都不敢保險的。』

『你是不要緊的啊。當局方面朋友又多，同鄉又多。』

『我那裏敢去找他們呢？滿街牆上不是都貼着打倒投機份子麼？』

『文章是這樣做啊，誰沒有人情呢。』

『新政府沒有那樣腐敗吧。』

『我想我那一門科學是很難得找適當的人才的，恐不至於把我淘汰吧。』

『照理，是不會的。』

『並且我在「後知靈」命課館裏買了一個卦，他說我的財喜當在十一月——這當然是舊曆的十一月——大概就是大學開學的時期吧。』

『那你太過於落伍了。』V笑柳。

『不，這家命課館是在W城頂有名的，我想一定不會錯。我的老婆在家裏有病，他都說對了呢。』

『或許到十一月你會回貴省去做官呢。』

『這也難說。不過一時很難吧。以後做官要加進國民黨呢。我還沒有加進，你加進了沒有？』

『……』V只搖搖頭。因為柳提及進黨，觸起了V的心事了。V前十多天由友人的介紹，會見了黨國要人，請分配工作，那個要人便叫V先要進黨。要人的意思是，先要進黨，

然後分配工作。但V想，要人的話太不對了，該先配工作，其次買三民主義來讀，最後才進黨。要這樣進黨，才有誠意。若先進黨，後分配工作，那就是爲吃飯而進黨了。在V是壹百二十分難過的。

過了五六天，柳又來了，看見V後，劈頭一句就是：

『三民主義真不錯，孫先生到底是個革命領袖。——老V，你要知道，我們以後想在革命政府之下找飯吃，三民主義是不可不讀的。真不要給他們笑我們落伍才好。我不久怕要加進黨了。前天在W城看見了幾個學生，他們雖未成爲國要人，但已經成爲黨要人了。他們對我感情還好，說要介紹我加進黨做同志。他們並且說，由他們的介紹，黨部裏決沒有人反對的。我當時把我的姓名履歷抄給他們了，我不會填的格式，他們還可以替我填呢。』

『那你真舒服啊！馬上取得了在國民政府治下可以做官的資格了。』

柳君加進了國民黨了，W大學也開了課他一方要担任教育的工作，一方又要爲黨國官勞。他說話之間也就慢慢地帶了許多革命的新名詞了。例如「三民主義」、「五權憲法」、「黨化教育」、「耕者要有其田」、「以黨治國」、「同志們仍須努力啊！」他都說得上口了。

學校黨部的執行委員盡是學生，絕對不容許教授加進的。每當黨部開會的時候，由柳看來，真是倒行逆施，因爲這時候先生變爲學生，學生變爲先生了！他坐在後面的一張棹位前，精神上說不出有許多痛苦。他儘望着學生站在自己每天上課時站過的講壇上，興高彩烈地在指手畫脚作政治黨務報告，但他一句都不留心聽。

『末了，我要請同志們注意的是，本校教授同志中，有……』

柳聽了這一句，雙脚由趾尖發抖起來。他想前天因爲沒有睡好，躲了躲懶，在省黨部

前的廣場開羣衆大會時，沒有去參加，現在他們還來下警告了。他又想，像我這樣老大了，他們一定要強迫我担着一枝小旂子，跟在他們後頭，左右左右地學小孩子們練體操般，在街上遊行，實在太使我難堪了。但是兩次不參加就開除黨籍，黨籍掉了同時大學教授的位置也就掉了。大概學生諸公是有意打倒我的飯碗的了。

『……不遵從黨的命令，不參加羣衆運動的人。換句話說，他們是不爲黨努力了。……』

那個年輕的執行委員說到這裏，又停頓了一忽，望望柳的臉，柳忙低下頭去。

柳又想，自己的確太不熱心爲黨了。黨每次分配給自己的工作都沒有熱心地去幹。但自己也莫明其妙，無論如何，鼓不起興氣來。不單鼓不起興氣，並且還感着一種羞恥。自己擔着一枝小旂子，在街路上走時，就覺得街路上的人們盡都在嘲笑自己是因爲飯碗才出來頑這種把戲的。

於是他又想到前一個月黨部分配宣傳工作的一件事情來了。

看是：一天星期日，柳才從被窩裏爬起來，還沒有洗漱，齋夫送了一張條子來，他接過來一

『柳同志！請來本區分部一談。×區×分部執行委員會啓，即刻。』

柳看了條子，擔驚着嚇地忙快洗漱，洗漱完了，便匆匆地走到黨部的會客室來。他看見三個做自己的兒子都還嫌年輕的學生圍着一張小圓枱端坐着，看見柳先生來了，身體動也不動。這時候柳沒有辦法了，儘站着固然不可，走又怕有觸黨章。幸得三個學生裏面有一個比較通情些，忙請柳同志也坐近圍棹邊來。

『柳同志！一個頂厲害的執行委員先開口叫他。他的胸口再跳動起來了。』

柳聽了那位執行委員講了一大批話，到後來才知道黨部要派他出去做宣傳工作，

他的心頭才放下來了。

他看宣傳人員共分八組，每組三個人或四個人，自己的名字是屬第七組宣傳地點在大東門外，同組的一位也是教授，一位是秘書處的書記，沒有學生的名字，柳看見後，更安心了。

×區×分部第七組宣傳隊的黑字白布旂，當然是由那位歐陽書記撐着做先鋒，柳教授和章教授跟在後面，浩浩蕩蕩地向大東門進發。他們的精神也分外的緊張，走出外時，就把大旂豎在一個小墩上，三個人在草地上坐下來，暫為休息。

滑稽的章教授儘咬着紙煙笑。柳教授的精神却十分緊張，凝神靜氣地在準備講演
的腹稿。

『這個地點不好，正在鐵路傍邊，有誰肯來這裏聽我們的講演呢。』歐陽書記笑着說。

『不要緊，就在這裏好，晒得着太陽暖和一些。』章教授說了後不住地笑。

『老章，這不是好笑的事情啊！我們要緊張些！』

『笑就不緊張，難道要哭才緊張麼？』章教授兀笑了。

『那一個先講？』歐陽問他們兩教授。

『當然是你先講啊。』

『我撐了旂子，該你們兩位先生先講了。』歐陽笑着說。

他們都不願意先講，爭論了一會，於是他們決意用抽籤的方法。籤由章教授做，很簡單的，只是三根草莖。抽籤的結果，是柳教授最先講演，第二是歐陽書記。

『老柳快點開始工作，不早了。』章笑着催柳。

『……』柳望了章一眼，臉紅了一紅。他看見遠遠地從那一頭有一個老百姓來了，那個老人擔着一把鶴嘴鋤，像個修理軌道的工人，看看他走近墩下來了。

『同志們！』柳教授掙紅他的臉，高聲地叫了起來。他是希望那個工人停住足聽他的講演。歐陽和章給他嚇了一跳，看了看他的神氣，又大笑起來。

那個擔鶴嘴鏟的工人很鎮靜地祇抬了抬頭向墩上一望，沿着路軌走過去了。柳看見生意不能做，也就停住不說了，祇翻轉身臉紅紅地向着歐陽和章微笑。

看看快要響十點鐘了，還不見有聽衆來光顧。

『有了，有了，那頭來了一個。』章教授笑着指鐵道的那一頭，柳和歐陽忙跟着章所指示的方向望去，果然看見有一個由鄉村出來的女人，約有三十多歲，背上馱着一個約四歲多的小孩子。坐在墩上浴着陽光的大學教授們還嫌天氣冷，但墩下的農婦却流着滿臉的汗了。

『老柳，可以講了。』章催柳。

『現在該輪着你了。』柳又望歐陽說。

『你還沒有講呢。』歐陽說。

『我剛才講了。』柳笑了。

『你只講了同志們三個字。』歐陽也笑了。

在墩上的他們三個雖然沒有叫出同志們，但那個女人走過墩下時還是抬了抬頭望墩上高豎着的旂子。她也和剛才那個老人一樣的走過去了。

過後全不見一個行人。他們三個都在草地而躺下來了。祇聽見空中有啾啾唧唧的鳥聲，隨後又聽見隔江且市兵工廠裏放工的汽笛聲。

『十二點鐘了。』歐陽覺得有點肚餓了。

『可以回去了吧。』柳今早上連一碗稀飯都沒有吃，飢腹漣漣，躺在草地上，一點氣力都沒有了。

『攻W城的時候，在這一帶死了不少的革命勇士，有兩千多人吧。那邊不是有兩座

公墳麼？聽我們講演的只有他們的幽魂呢。」喜歡笑的章教授此刻却不笑了。

「可以回去了吧。」歐陽又催章。

「再等一忽吧。太早回去了，他們要說我們不熱心呢。多在這裏挨些時候回去時，才是熱心黨務。要讓他們幾組先回去，多挨餓半點鐘不要緊。」章說了後又大笑起來。

「老柳你演講吧。我們兩個人躺着聽好了。看你的講演要得要不得。」章再說笑。

「你是反革命。」柳伸出一根指頭來指着章，說了後笑了。

「恐怕反革命的不是我！反革命的是利用神聖的黨的名義來排斥同志的人！」

「那嘛，你因此便消極麼？」

「不，一點不消極，往後還要比他們更勇往前進。他們祇會口頭的革命，和他們同道革命是要失敗的。自己穿五十元一套的西裝是可以的，他人穿三十元的西裝便是有小資產階級的劣根性了。自己個人住月租三十五元的 *Darling room* 尙一天道窮道到

黑，他人全家族住一間月租二三十元的房子便是有小資產階級的劣根性了。像這樣何以服人何以能領導革命！上級黨部不察，只聽見他們口頭上說得好聽，宣傳工作就給他們包辦了，這於革命前途是十分危險的，結局唯有腐化。」

「你又在發牢騷了。」

「不，不是牢騷。你看吧，這可以由常識判斷，上級黨部若仍當牠是小問題而不加細察，那結果唯有失盡人心的。」

他們就在小墩上躺着談論，一直談至一點多鐘才回學校去。柳教授餓極了，差不多不能走路了。

柳正在追想這些事，忽然聽見講壇上的執行委員在指名警告教授先生們了。

「吳克英同志！」

全堂黨員的視線都畢集到那個物理學教授吳克英頭上來了。

『什麼事？』吳教授立即站了起來，但他的態度是十分軒昂的，柳看見心裏十分佩服。

『上一次派你去做宣傳工作，你沒有去。前天開羣衆大會，你又不參加。照章是該開除黨籍的。姑念你是新黨員，對於黨章還不十分明瞭，你應當誠懇地接受我們的警告，以後須格外注意！』

『……』吳教授一句話不說，一直走上講壇上去了。全黨的黨員都直覺到吳教授和執行委員衝突了。大家的精神本有些疲倦了。此時再緊張起來。

『我以黨員的資格來回答執行委員幾句話。我之進黨是受執行委員的勸告的。我並非不願進黨，不過我想等熟讀三民主義，對於黨義有理解後進黨才名名副實。但執行委員會諸公說，不妨事，進黨之後，可以慢慢地受訓練。這樣看來，我是正在受訓練的黨員，』

怎麼能夠出去宣傳，訓練民衆呢？這是執行委員會之措置失當，並不是我不肯出去宣傳。還有幾句笑話，就是你們的宣傳已經宣傳了半年多了，說來說去還是這幾句話，民衆早聽得厭倦了，『革命還不能算是真的成功，大家要努力啊，努力啊！』

『你們一面說一面指手畫腳。你們緊握着拳頭，向上一揮一個屁，向下一揮又一個屁，向左一揮一個屁，向右一揮還不是一個屁哈哈！』吳教授一面說一面揮動他的右手，就像個 Orchestra 的指揮者。

反革命的吳教授當晚上就把行李搬出校外去了。

柳心裏頭是對吳抱同情的，也十分佩服吳的勇氣，無奈他違反了黨的紀律，終把大學教授的位置弄掉了。前車之鑑，嗣後柳更誠惶誠恐的，每碰着那幾位執行委員更頻頻地領頭走過去。V 看見他的卑下的態度，很覺得可憐。大學教授不當，算得什麼事呢。

V 走到 S 路的 M 樓門前了，看見柳正在門首等他。

「啊老 V！」柳忙過來握手。「半年多不見了！」柳說起話來像感慨無限的。

「你不是仍在 W 大學麼？」

「那班有部落思想的人怎麼會要我們呢。」

「我們進去吧。」V 催柳上樓去。

「我們到別一家館子去吧。」

「爲什麼？」V 驚疑着問。

「這家館子的菜太貴了，我們到 K 館去。K 館的菜價便宜而且好吃。」

「算了吧，不必走了啊。」

「有便宜的菜不吃，何必定要吃貴菜呢。」

「不要緊，我這裏有錢。」

「笑話我並不是出不起錢，實在划不來有錢何必白花呢。」柳笑着催V走路。

沒奈何，V再跟着柳折回原路，走向K館來。

柳和V進了K館，在一間小房子裏相對坐下來。

「你從W城來的，現在那邊怎麼樣了？」

「嘿！一言難盡！簡直不成話！老V真是要革命啊！完全和吳大帥一班人復活了一樣。不比吳大帥們更壞了！我們應當懺悔啊！其實我們在W大學時代的革命政府是頂刮刮的啊！我們那時候還發了許多牢騷，真是沒有道理。唯有受過壓迫的人才革命，才知道革命的必要。我們從前才由大學出來，氣焰很高，以天之驕子自居，雖會寫點文章，但那裡知道什麼是革命呢。從前的革命政府這樣地殺過人來，沒有現在那邊無日不殺人，真是殺人如麻。他們真是部落時代的酋長們啊！」

「大概他們沒有聘你回去當Professor，你就這樣發牢騷吧。」

『不，並不是這樣的意思。他們實在太不行了。』

他們談了一回政治，又轉談到各人的生活來了。

『你的小孩子怎麼樣？』柳很唐突地忽然問了這一句。

『那一個，你問的？』

『去年冬生的。』

『還好，沒有什麼。你的呢？』V也知道柳的妻在去年冬生了一個小孩子。

『我的是女的，送給人了。』柳說了後，樣子有點暗澹，

『爲什麼你比我還少一個呢？』V問他。

『但是，不容易啊，有了這樣小的小孩子，不能不請娘姨。……』

『……』V祇望了一望柳。

『那邊的家事還湊得去，做義母的也很痛她，我倒沒有不放心。不過我的家裏常常

思念那個女兒流淚。」

『這是難怪的。』V想不出什麼話來安慰他，還沒有喝酒，柳的眼皮先紅了。

『我也去看過一回，我那個女兒長得滿好看呢。在那邊吃代乳粉，吃得又白又胖的。但我的家裏因為沒有小孩子吃奶，每天晚上都說奶腫得痛，很難過。我那個小女兒還沒有取名，我們祇叫她做 Baby，我的家裏在夜裏夢中常常喊 Baby 呢。』

『你像有點後悔不該把女兒送給別人，是不是？』

『不單後悔，你是我的老朋友，對你講吧，我們不該領她的義母那邊送來的三十元身價的！但在那時候窮極了，還是拿來用了。只有這一點，我很感痛苦的。』柳淌眼淚了。

『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又是曾相識！老柳，我的境遇還不是和你一樣，所差的只是我那個男孩兒沒有送給別人養而已。』V說了後，一隻手拿一枝筷子向碗唇上亂敲起來，隨口唱：

麼事。

『男兒七尺昂藏軀，養不活他的妻子……』堂倌聽見敲碗，忙從樓下跑上來問什

『沒有什麼事，要吃了。菜來快些！』V向堂倌說。

『是的就來了。』

過了一會，所點的水餃兩碗，炒腰花一碟，又燒一碟，和蠔油牛肉一碟都來齊了。他們吃了水餃後，便叫了兩盅白飯。祇十分多鐘，他們把三碟菜吃光了，所剩的只是蠔油牛肉碟底的油汁和一些牛肉屑。柳把那個碟子端起來攔近唇邊，用隻湯匙把油汁和肉屑統扒進口裏去了。

『鹹了一點，鹹了一點。』柳喝了那些油汁後，不住地呼鹹。

V想要付賬，但堂倌送過結單來時給柳先搶去了。

『不忙，再坐一刻，我還有事和你商量的。』柳像吃飽了，精神比先刻好多了，也不像

剛才那樣快寒的儘抽起雙肩。祇兩兩青梅，就把他的臉喝紅了。他拿着一根牙簽在剔牙縫。由牙縫裏剔下來的肉屑再送進舌頭上去，好像想重新把它咀嚼，但祇一忽，他又把它吐出來了。

『並不是什麼重要的事，我想你定能替我做到的。』也用剛才的牙簽向茶杯裏蘸點水分出來，一面在畫字，一面說。

『什麼事？做得到，無有不幫忙的。』

『我家裏不能住了，一家人都到上海來了，——老母，妻，子連我四人，現寄住在一個同鄉家裏。但這是不能長久的，我來上海，因為市政府裏面有個要人，是我小學中學時代的同學，我早就寫了信給他，要他替我找一個位置維持一家生活。他很客氣地回了信來說，到上海來後再談。我想，他敢叫我到上海來，當然有把握替我想法的了。所以我把一家人都帶來了。但我一連三天到市政府去看他門房，傳片進去，立刻就出來說，沒有來辦

公。打聽他的住家打聽不出來，這可真把人急死了。我對那個同鄉說過了，只住天把的，現在住了三四天了，他那邊固然露出有點厭煩的樣子，自己也不好意思了。幸得昨天碰見一個學生，——他在F大學念書，——把苦況告訴了他，他便替我找了一個亭子間，只要六元的房租。但沒有電燈，只好點洋臘燭。老母和妻子睡一張床，我睡帆布椅。想買一架舊的小鐵絲牀或行軍牀都沒有法想了。』柳說到這裏連連嘆氣。

『V聽到這裏，以為柳是想向他借錢，便決了意，如果他開口時，就把帶來的五元借給他吧。』

『我想來想去，真沒有辦法了。聽說在上海開書店的利息很大，所以我想擺書攤子。我從前太把新文藝看輕了，竟不知道那些書這樣流行呢。或者我也要改途來研究文藝學寫小說了。你是有經驗的，可以時常向你請教了。』

『最初打算圖利來學寫小說，那小說是寫不好的。我們最初只是想寫吧了，不過是

一種嗜好，並沒有打算拿作品來賺錢。不幸在中國，不能發展我們自己的專門學問，一天天地爲生活所迫，把我們迫成爲職業作家了。口裏儘唱高調，我並不想做個職業作家，但事實上還是想在文藝界搶得一個虛名，拿編輯費稿費維持生活，這是無可奈何的。以你的文筆和聰明，當然不難成爲一個有名的作家，但我告訴你一個秘訣，你千萬不要太老實了，說要寫小說來維持生活，如果這樣，就有人——還是以作品來維持生活的職業作家——來罵你了。你要擺虛架子，你要戴假面具，說是提倡新文化，要領導文壇，像這樣子吹出去，你的作品自能維持生活了。自己明明做了職業的作家，還可以罵人是通俗的職業作家，這豈不是一舉兩得麼？」V說了後大笑。

『你說得這樣神秘，我一點不懂得。我只望我寫出來的作品有銷路就滿足了。』

『這是實情，不過你太老實了。我敢說，凡是寫文章在雜誌發表的人，沒有一個不好的，並且想出人頭地的得名。那一個人情願聽人家批評他的作品不好呢？那一個人不

想自己的作品銷路多呢？』

『我現在談不到那些問題。我現在只想向各大書局批點書籍來販賣。託了幾個朋友，向 T, K, P, 各書店都接洽好了。可以賒些書給我賣，只差 C 書店的書了。聽說 C 書店的書最好賣，你和 C 書店有關係，可以替我做個保證，批些書給我麼？折扣要好一點。我決不會扯爛污，對不住你的。』

V 想不到柳要求自己做的是這樣小的一件事，愈對他同情，快要流淚了。V 想，柳真老實不過了。處生存競爭這樣激烈的社會中，這樣老實，這樣地淺薄講人道主義，那專能站得住足呢？自己到上海來三個月已經受了不少的教訓了。把弱者的錢搶到手後，還要說弱者是強盜呢。明明是同志，是朋友，並不是別的階級的人，但因為妬忌他，便從後面拔刀去殺他，說是鬪爭的精神。當面說說笑笑像個知己，但一轉身又放冷箭去詆毀他，像這樣還不如當面痛痛快快地糟罵一場好些。現代的文壇中，什麼叫做詩人，什麼叫做藝

術家什麼叫做小說家，完全是一藪的蛇蝎吧了。像柳君這樣的人，想以區區的小忠信去博人的同情，去感化人，真是迂腐得可憐！

V 答應了柳的要求，柳十二分感激，爭着要付賬。

『我雖然窮，但生活到底比你鬆和些，讓我付這個賬吧。』

『今天是我約你出來的。你有錢，以後請我好了。』

柳付了賬。V 要了那張賬單來看。

水餃二碗小洋二角，

炒腰花小洋二角半，

叉燒小洋二角，

蠔油牛肉二角，

白飯二盅一角，

雜賬五分，

計小洋十角，

『還不到一塊錢呢，真便宜，嘻嘻，嘻嘻。』柳很不好意思的向V說

『在你是不容易的負擔啊。』

『那裏以後還有很多事要求你幫忙呢。』

V望着柳在薄暗的橫街裏漸漸地消失了。V站在馬路一邊的 Pavement 上，彷彿還看見柳的沒有油氣的疎疎的長髮在寒風中顫動。

『罪過！罪過！我白吃了他的五角錢——賣小女兒得來的五角錢！』

一九三三，一，二九，於上海。

銀 躑 躅

日本東京有一條最繁華，最鬧熱的街道叫做銀座。日本的店鋪多係木造而矮小，高的也不過有一層樓。銀座的商店却多屬鐵筋和磚石的建築，高的高入雲霄，矮的也有二三層樓，在日本國內要算最好的大街道了。譬如別的能通電車的街道一遇下雨便泥濘不堪，唯有這銀座的街路都用石磚敷着，異常好走。中間的車道鋪着木磚，車行無聲。

不要說和歐美的宏壯的街道比較，單把上海香港的和牠比較，銀座本不算什麼；不過東京有名大商店都羣集在這銀座，來往的人數也比別的街道多。天氣佳的時候，許多行商在店前街道上擺設夜攤，賣些裝飾品，化妝藥料，舊書籍，衣服和餅果等，種類繁多，算不清楚。規模大的設備有電燈，規模小的——像賣舊書籍的——則用碳化石灰（ CaC_2 —*imcarbide*），遇水即分解，發生一種特別臭味的 *acetylene gas*（ C_2H_2 ）能在空氣中燃燒，日本人稱夜晚上在銀座街道的遊散為「銀躑躅」。

『你看多漂亮的書！定價這麼貴的書，僅賣一角錢！多便宜！一角錢！諸君仔細聽着，僅一角錢！諸君！諸君！諸君！作算環遊地球，遊歷天體，也斷找不到價錢這樣便宜的書！』賣舊書的流着一頭一臉的汗，站在燃燒着 *acetylene gas* 的鐵管前，拿着一本紅色書皮的小本子向圍在書攤前的買衆像演說似的高聲的唱，頸上的大筋一起一伏的在漲落。

這晚上我也混在銀躑躅的羣衆裏面，躑躅到銀座來了。無意中走到舊書攤面前，免

不得要站着把舊書堆亂翻一下。圍着攤面前的羣衆像沒有一個愛聽賣書人的演說。賣書的也祇向着在街路上躑躅的人說他賣的書價錢如何便宜，想再引些人來圍着他。

『你這冊地圖集 (Atlas) 要多少錢？』我看見書攤上有一本二十幾年前出版的 “The World Wide Atlas” 地圖雖舊，但地名卻註得很詳細，political 方面雖不可靠，physical 方面還很足以爲參考，與其買上海書店新出版的簡陋地圖，就不如買這本二十幾年前的西洋的古物。賣書的有一張紙條子貼在書面上：『世界地理集，賣價一圓。』

『嚟！先生！多謝了！價錢標在上面了……』

『不要謝得太快！我們的交易怕不容易成功。』我笑對他說，因爲我打算半價和他交易的。

先生，價錢決不會貴的！先生請乘電車趕回前兩站，到專賣洋書的丸善書店去問

一問，就知道這本書的實在價錢了。嚙，不瞞先生，新的價錢不要十三四五塊，不是說笑的。」他自己在笑起來了。

『這本書怕早絕版了，沒有人要的了，你不認得英文，亞拉伯數字總認得的，你看是那一年出版的書？』我揭開書的表皮把 1892 的紀年指給他看。

『不錯，先生，這本書果然絕了版，很不容易找的了，賣一塊錢，決不算貴。』
我不再和他議價了。翻轉身向人叢裏想鑽。

『先生，不要去，不要就跑了！凡事沒有絕對的無商量餘地的！何況價錢！何況這本舊書的價錢！說句老實話，先生，要多少數目纔要！』

『三角錢！』我不停步，還是向人叢外走。

『噯！先生，不要去，再商量一刻！我定一塊的價錢縱算不對，先生定的三角錢使絕對的，不會錯麼？』

『加一角給當，再多就不要了！』我很決絕的說。賣書的還要求加價幾次，我都拒絕了。最後，

『我是不認得英文的，還是請先生拿去念罷！四角錢買這樣大這樣厚的書，你們看，你們快來看多便宜！僅僅四角錢！』賣書的一面替我把那本地圖集包好，一面又高聲的唱起來。書包好了，我給了他四張一角錢的鈔票。

『阿哩，呷噪！阿哩，呷噪！』賣書的連低了幾次頭送我出了人叢。『阿哩，呷噪！』(Ah-ee-ee) 是日本人的謝詞。

氣候快進夏的區域了，但島國之夜間總是涼不可耐的。出來的時候穿少了衫，覺得有點怯寒。我再不戀着這繁華熱鬧的銀座，急急的抱着『世界地圖集』，飛上電車，趕回館裏來。

最不可靠的就是自己，你們如不相信，我可以舉出幾個例來。

某大偉人最初是手無寸鐵的，祇憑他的一個能辯的口，贏得現在的位置。但還有一班偉人就嫉妬他，說理說他不過，就拿暴力來威逼他，所以某大偉人就有一番反對以武力統一中國之名論發表出來，在他部下的也莫不在摩拳擦掌，口角流沫的大聲疾呼說：「排斥軍閥！現在某大偉人也有一部分的武力了，他就忘了從前的自己，改頭換面的主張非武力統一中國不可了！某大偉人尚相信不過自己，其他則又何說！」

我雖不是個偉人，但我的自己卻和某大偉人的自己一樣的靠不住！我的主張不像某大偉人的主張，那末大規模的要統一中國，我的主張是想統一自己！因為自己一身都不能統一的人，決沒有能力去幹別的事，像我就是一國很適當的例！

我想統一自己，最先從實行「Early to bed, early to rise ...」這句格言着手。無奈我寄寓的日本人，家距學校過近，聽見學校上課的鐘聲之後，纔出門上課，還來得及。因

此我的統一自己的第一個政策就失敗了。我雖然是個弱志薄行的人，但我倒不會像中國近代諸偉人容易改變他們的主義。我爲實行“Early to bed, early to rise……”起見，卜居到東京郊外去。

由銀座回我們寄寓的郊外要費一個時辰，乘換電車三次。下車之後還要步行許久。幸得是外國地方，雖屬郊外的村道，也還有一二枚電燈便利行人；不比我們中國到處黑暗。

住慣了郊外的人，回來城市裏再住不下去；因爲郊外件件都比城市裏好。空氣和風景是不消說的，還有早晨起來聽見的鳥聲和夜晚過了十點鐘以後的絕對的沉寂，這兩件是城市裏決找不出來的。但住郊外也有一個缺點，就是怕夜盜！談到夜盜！我又禁不住要歎我們中國沒有一件比外國強，祇有盜賊一項『差強人意！』你們不看現在中國高居要職的都是強盜嗎？他們中雖不是盡由強盜出身，但他們贏得此要職的方法究與強

盜何擇！你們看某有名巡閱使，他從前是在深山裏生活的，他的門聯是『山高皇帝遠，讓
我在此稱哥哥。』上聯我却忘記了。他的福分不淺，竟遇着這千古一回的難遭的機會
『革命』，讓他把綠林的招牌放下，換了一枝『民軍』的旗幟。

我寄寓的是一間半像旅館半像人家的館子。同寓的有幾個人——有中國人，有日
本人，還有高麗人——問題中人X君是我們同寓的一個。

X君是個熱心愛國者，此留學界裏面誰都知道的。但我想稱X君是愛國者，不如稱
他是愛國者妥當些。他恨日本恨得在日本居留七八年沒有一次被過太補道袍，也沒有
拖着兩塊長方形木板走過。他遇着日本的男子，他的很豐滿的臉兒馬上生出有數的山
川陵谷來。他對高麗人倒還平和，但也不情願和他們多交接。他不願和高麗人多說話的
苦衷我倒知道，他是怕日本人要思疑他也是個高麗人，因為他是個頂怕聽人說中國人
快要做亡國民的。他這獸子遇見英美德法人倒總不覺什麼，他最怕看的是纏紅頭巾的

黑大漢和戴竹笠穿白衣的東方道士們。因爲他看見這些人，他的神經立即發顫，他的顏色也變成土色，心裏像在說『我快要像他們了！』

鄰室的高麗先生朴君聽見我回來了，忙跑過來——我說沒把房裏的電燈開上，他就跑過來了。

『P君，今晚上的銀躑躑好麼？找得有什麼便宜的，有趣的東西麼？』

我開上了電火，忙讓朴君進來坐。朴君就要我的地圖集看。地圖集的最初一頁是列國的國旗圖，歐美各強國和日本的國旗是很容易認識的，此外還有許多我們不容易認識的怪國旗，有兩條綠帶中間着一條黃帶的國旗。有一匹綠色孔雀站在紅圈裏面的國旗。有畫一把白色鉸剪的紅色國旗。有匹黃獅，前肢握着劍，四角有四個紅色三角形的國旗。有畫象的國旗，有畫八卦圖的國旗。還有一個畫龍的黃旗也在他們裏面。

我們兩個在看這頁國旗圖，X君蹙着雙眉也進來了。

『這是貴國的國旗，是麼！』朴君指着中國的黃龍在說。

『叱——我不認識那種國旗！』X君當朴君說的話是對我們中華民國加了一種侮辱。

『爲什麼不是這回我們學校的寄宿舍創立紀念日，會食堂上面掛的萬國旗中還是有黃龍旗的！』朴君偏着頭和X君強辯。朴君進的是東京第一高等學校。第一高等是一間潑皮學校。這學校的生徒對我們中國是最喜歡作挑撥的言論的，他們在食堂裏掛龍旗本不算什麼希罕的事。寄宿舍創立紀念日，各房門首都貼有種種滑稽和寓意畫。在農科生住的房門首貼的一張滿洲蒙古地圖，上面題着『吾人伸足的地方！』幾個字。地理教室門首貼一張東亞地圖，我國的滿洲蒙古，山東，福建，竟染成紅色；和日本，高麗，臺灣，是一樣的顏色了。上面也題着幾個字是『本年的地圖變色！』因爲這一年就是大隈和

加藤高明對我中國下最後通牒的那一年，我中國留學生進去看見了的莫一個不氣得氣喘喘的跑出來有冤莫訴。朴君拿出第一高等學校來證明中國的國旗是等黃龍旗。把X君氣得一個發昏。

『你朝鮮是那一種國旗？』X君睜着眼睛質問朴君。

『從前是八卦旗，現在是日章旗了。』朴君不度德不量力的，自稱是日本國民。

『Slave! Slave!』X君決裂得太快了。

『你怎的開口就罵人！我日鮮兩國聯合之後，日本天皇就是我的君主！日本人和我們都是兄弟！』朴君大聲嚷起來，想求共寓的日本學生做他的後援。經朴君的高聲一叫，我房門口早擁了四五位日本學生探頭探腦的向房裏望。我忙於調停X君和朴君兩人間的紛擾，沒有工夫理一班站在房門首的日本學生們了。

『支那人和Slave。又差得許多！』一位日本學生一面默認朝鮮人是日本的奴隸，

一而又想奴隸我們中國人！我不禁暗暗叫苦，恨朴君和X君。

『你們倆今晚都錯了！你們彼此都錯認了敵！你們的共同敵，你們都沒看見！你們都是盲了眼睛的！』

『馬鹿！』X君趕出房門首罵那個日本人。（馬鹿是日本人的罵人話有『蠢蟲』之意。）

『這裏沒有你插嘴的餘地！』我也跟着X君罵那日本人。那個日本學生知道自己多嘴了，縮着頭跑了。

離我們的寓所不遠，有一所站崗，那站崗的巡士聽見我們喧嚷，竟跑了過來問館主人到底什麼一回事。館主人也竟一伍一什的告訴他，聽得我恨極了。

『叫他們不要再鬧了！鄰近的人太受嘈擾了，你告訴他們不論朝鮮人，臺灣人，滿洲人，蒙古人，印度人，支那人，我日本政府是一視同仁的！』這位巡士拖着劍笑着跑了。

『該死的站崗狗！我有權力，我一定把你的腦殼打破！X君！X君！這纔是真正的侮辱，你有法子奈何他？』

他們去後，我一個人對着電燈，思尋今晚上受辱的原因；那本『地圖集』却對我冷笑。

我深悔今晚上不該去『銀躑躅』

一九二二，三七四。

此
页
空
白

木
馬

C 今年六月裏在K市高等學校畢業了。前星期他到了東京，在友人家裏寄寓了兩個星期，準備投考理科大學。現在他考進了大學，此後他就要在東京長住了，很想找一個

幽靜清潔的，能夠沈心用功的寓所。

歐洲大戰沒有發生之前，在日本的留學生大都比日本學生多錢，很能滿足下宿旅館主人的慾望，所以中國學生想找地方住也比較容易，現在的現象和從前相反了，住館子的留學生十個有九個欠館帳，都比日本學生還要吝嗇了。日本人見錢眼開，對留學生既無所貪，自然不願收容中國人了。並且留學生也有許多不能叫外國人喜歡的惡習慣，更把收容中國人的容積縮小了。中國人隨地吐痰吐口水的惡習慣差不多全世界的人都曉得了。

去年我在上野公園看櫻花，見三四位同胞在一株櫻花樹下的石椅上坐着休息。有一個像患傷風症，用根手指在鼻梁上一按，咕嚕的一響，兩根半青不黃的鼻涕登時由鼻孔裏垂下來，在空氣中像振子一樣的擺來擺去，擺了一會嗒的一聲掉在地上。還有一位也像感染了傷風症，把鼻梁夾在拇指和食指之間，呼的一響，順手一擡，他的兩根手指滿

塗了鼻涕，他不用紙也不用手巾拭乾淨，祇在櫻花樹上一抹，櫻樹的運氣倒好，得了些意外的肥料。

我還在一家專收容中國人的館子裏看了一件怪現象。我到那邊是探訪一位同學。那時候同學正在食堂裏吃飯，我便跑到食堂裏去。食堂中擺着幾張大檯，每張檯上面正中放一個大飯桶，每個飯桶裏面有兩個飯挑子。有幾位吝嗇的先生們盛了飯之後，見飯挑子上還滿塗着許多飯，便把飯挑子望口裏送。

還有許多不情願洗澡不情願換衣服的學生，髒得敵不住的時候，便用洗臉盆向廚房要了約一千立方生的密達的開水拿回自己房裏，閉着門，由頭到胸，由胸到腹，由腹到脚，把一身的泥垢都擦下來。他們的洗臉帕像飽和着脂肪質粘液，他們的洗臉盆邊滿貯了黑泥漿，隨後他們便把這盆黑泥漿從樓上窗口一潑！坐在樓下窗前用功的日本學生嚇了一跳，他的書上和臉上濺了幾點黑水，氣惱不過跑去叫館主人上樓來干涉。

有了這許多怪現象，所以日本學生不情願和留學生同館子住。很愛清潔的留學生也受了這班沒有自治能力的敗類的累，到處受人排斥，不分好歪。有一位留學生搬進去，日本學生就全數搬出，所以館子的主人總不敢招納中國人。

C在學校附近問了幾間清潔的館子，都說不收容支那人。他傷心極了，他傷心的理由，是館主人不說他一個不好，祇說支那人不好。他的頭腦很冷靜，他不因館主人不好便說日本人全體不好，他祇說東京人對待留學生刻薄，因為他在K市住了三年，K市的館子和人家都招待他不壞。

C決意不在學校附近找屋子了，他也不想住館子了。他想要在東京市外的普通民家找一個房子寄居，他近來在市外奔走了幾天，尋覓招租的房子。

C走了三四天，問了十幾所房子，都沒有成功。有的是不情願租給中國人，有的是房租錢太貴，有的說不能代辦伙食，有的是C自己嫌房子太寬或太窄。到了最後那一天他

在東京北郊找到了一所房子。

館主人是個六十多歲的老翁，他的家族共四個人是他，他的兩個女兒和一個小孩兒。

『先生原籍是那處地方呢？』C的日本話雖然說得不壞，但館主人的大女兒像知道他是外國人。

『我是留學生。』

『啊！先生是由中華民國來的嗎？』

她翻轉頭來望着站在她後面的約三歲多的小女孩兒，很客氣的說：『貴省是那一省呢？』她再望着C說她像很知道中國情形似的。

『我是K省人。我來日本住了六七年了，日本的起居飲食我都慣了，這點要望貴主人了解。』C是鷹弓之鳥，不待她質問，自己先一氣呵成的說出來，可憐他怕再聽日本人

說討厭中國人的話了。

『說那裏話？那一國人不是一樣這點倒可以不必客氣。可是……等我去問問我的老父親，想沒什麼不可以的。』她站起來跑進去了。那三歲多的小孩兒也帶哭似的叫着『媽媽』跟了進去。

C在門口等了一會，那女人抱着小女孩兒再出來了。『那嗎請先生進來看房子麼？裏面髒得很，先生莫見笑。』『多謝，多謝。』C一面除靴子，一面說。他心裏暗自歡喜，他到東京以來算是第一次聽見這樣誠懇的話。

二

館主人姓林，我們以後就叫他林翁罷。日本人的名字本來太贅，什麼『猪之三郎』

「龜之四郎」不容易記，還是省點精神好些。C常聽見林翁叫他的大女兒做瑞兒，大概她的名是瑞兒了。C在他家裏住了一星期，漸次和他們親熱起來。晚飯之後，瑞兒常抱着她的女孩兒過來閒談，C才知道她的名叫瑞枝，她妹的名是珊枝，她的三歲的女孩兒名叫美蘭。

「美蘭像我們中國女人的名，誰取的名？」

「是嗎！像貴國女人的名，是不是？」她笑着說。她不告訴C誰替她的女兒取名。

林家的房子大小有四間，近門首一間是三鋪蓆的房子，安置一架縫衣車和幾件粗笨家具。靠三鋪蓆的房子是一間六鋪蓆的，她們姊妹就住這房子裏。她們姊妹的房子後面有一間四鋪半的房子，和廚房相聯，是林翁的臥室。租給C的房子也是六鋪的，在後面靠着屋後的庭園，本來是他們的會客室，清貧的人家沒有許多客來，所以空出來租給外人，月中收回幾塊錢房租。

瑞枝每日在家裏替人縫衣裳，大概裁縫就是她的職業了。林翁的職業是紙細工，隔一天就出去領些紙料回來做紙盒兒，聽說每日也有四五角錢的收入。除了星期日和祭日，C差不多會不見珊枝。珊枝每日一早七點多鐘就梳好了頭，穿好了裙，裝扮得像女學生似的，托着一個大包袱出去。要到晚上八九點鐘才得回來，門鈴響時，就聽得見她的很嬌小的聲音說：“*Yada-ima*”（*Yada-ima* 是日本人出外回來對在家人的一種禮詞。）隨後聽見她在房裏換衣裙，隨後聽見她在廚房裏弄飯吃——她的父親、姊姊和姪女兒先吃了，她回來得遲，祇一個人很寂寞的吃。珊枝不很睬中國人，對中國人像抱着一種反感，不很和C說話。C以後才聽見瑞枝說珊枝是到一家銀行裏當司書生，每日上午八點鐘至下午四點鐘在銀行裏辦事，每月有二十多塊的薪俸。四點鐘以後就到一間夜學校上學，要九點多鐘才得回到家裏，C心裏暗想『原來如此，她是個勤勉有毅力的女子，所以看不起時常晝寢的我』

瑞枝雖算不得美人，她態度從容，動止嫺雅，也算一個端麗的女子。看她的年紀約摸有二十五六歲，C幾次想問她又覺得唐突，到此刻還不知她多少歲數。家事全由她一個人主持，她的父親，她的妹妹的收人都全數交給她，由她經理。他們的生活雖然貧苦，但他們的家庭像很平和而且幸福。

瑞枝閒着沒有衣裳裁縫的時候，抱着美蘭坐在門前石砌上，呆呆的凝視天際的飛雲。C祇猜她是因為沒有衣裳裁縫，減少收入，所以發戩。美蘭是個白皙可愛的女孩兒，她母親說她已滿二週年又三個月了。她的可愛的美態，不因他身上的破舊衣服而損其價值。她以說話了，不過音節還不十分清楚。她還吃奶——她母親說本來可以斷奶，不過斷了奶之後，自己反覺寂寞。她給她的女兒吃奶算是一種對她的悲寂生活的安慰——吃夠之後坐在她母親膝上發一種嬌脆而不清白的音調，唱『美麗花，沙庫拉……』（日語「櫻」之發音為「沙庫拉」）的歌。唱懶了伏在她母親胸上沉沉的睡下去。

聽說美蘭不會說話時，祇會叫『媽媽』和『噠——』。她叫母親做『媽媽』，肚子餓的時候也叫『媽媽』。『噠——』是她要大小便時候警告她母親的感動詞。她一叫『噠——』，她的母親怕她的大小便弄髒了衣裙，忙跑過來替她解除裙子。近來她能夠區別大小便了。她用『噠——』代表小便，要大便時另採用一個『啾——』字。

美蘭不能一刻離開她的母親，像瑞枝一樣的不能離開她。瑞枝要做夜工，美蘭晚間睡醒之後摸不着她的媽媽時，便哭着叫『媽媽！』叫過幾次不見她的母親過來，便連呼『噠——』了。『噠——』仍不能夠威嚇她的媽媽，她的最後手段便是哭着呼『啾——』，叫得她母親發笑。

C在美蘭家裏住久了，有時也帶美蘭到外邊頑。瑞枝要美蘭叫C做C叔父，美蘭便叫『C督布！C督布！』

瑞枝家裏的經濟程度像不能夠把美蘭養成一個天真爛漫，活潑歡樂的女孩子。美

蘭先天的不是神經質的，憂鬱寡歡的小孩子；她的境遇和運命把她造成一個很暗慘的女兒。O 後來聽人說瑞枝年輕時是一個多血質，活潑的女兒；美蘭的生身父也是一個不管將來死活，只圖眼前快樂的享樂主義者；那嗎美蘭的憂鬱性質當然是她的運命和逆境造成的了。

三

美蘭近來穿的是一件半新不舊的青色間紫花條的絨布衫，衫腳已經爛穿了幾個孔兒；聽說這件衫還是去年中年節隔鄰住的船長送給她的。還有一二件棉衣聽說是美蘭的生身父的友人的送禮。此外幾件家常穿的衣服都是由瑞枝自己的舊衣改裁的。瑞枝背着美蘭出去，在布衣店前走過的時候，美蘭忙伸出她的小指頭指着華彩的衣服說

『啊！好看的！啊！美麗的！美兒要穿！美兒要穿！』美蘭跟着她的媽媽稱自己做美兒。她拼命的抱着瑞枝的頸不肯放，要瑞枝停着足看那華彩的衣服。

『美麗的美兒想要！』美蘭帶哭着說。

『媽媽今天沒帶錢美兒！明天再來買給你。』瑞枝臉紅紅的屈着腰硬把美蘭馱了去。美蘭知道她媽媽又騙她了，在瑞枝背上雙肩不住的亂擺不願離開那間布衣店。她哭了！美蘭回到家後還在哭，瑞枝抱着她也滴了許多眼淚。

『媽媽那裏來錢美兒！』

瑞枝祇能夠買二角錢一對的木屐給美蘭穿，小屐的趾絆太窄，擦爛足趾反，美蘭不願穿。她常拖着她媽媽穿的高木屐到外邊去耍。她看見鄰近小兒們穿的皮鞋羨慕極了，也哭着叫『C督布美兒要那噠噠穿！』鄰近的小兒穿着橡皮鞋走路時噠噠的響，所以美蘭叫橡皮鞋噠噠。C買了一對給她，帶她到近郊的草場裏頑。美蘭高興極了，穿着『噠

噎」在草場上蹣跚的亂跑。這是 C 最初的一次看美蘭歡呼。

鄰近的小孩子們都有父親。每遇星期日他們的父親都攜着他們到浴室去洗澡，洗澡之後又買餅乾給他們吃。美蘭站在門首歪着頭，望着幾個小孩子在她面前半跳半跑的口裏咬着糖餅走過去，美蘭祇把一個小指頭伸進口裏去把涎水抉出來。她望着他們跟着他們的父親高聲的歡呼爸爸，禁不住一對眼睛發酸。晚間 C 由學校回來了，美蘭牽着 C 的衣角呼爸爸，要 C 帶她出去買糖餅急得喘氣跑過來罵美蘭，

「C 叔父！不是你的爸爸喇！」

「無父的小女兒！不是的，不認得生身父的小女兒！」賦有傷感性的 C 幾次要替美蘭流淚了。

瑞枝日間很忙，不能陪着美蘭頑。美蘭寂寞得很，便一個人拖着她母親穿的高木屐偷出去外邊耍。她看見外邊有小孩子聚着遊戲，便笑着走前去，想加進他們的團體。美蘭

容易笑的她這時候的笑是巴結他們，望他們允許她的加入。

附近的小孩子們都鄙薄她，侮辱她，罵她『沒爹仔』，罵她『私生兒』，罵她『雜種』，罵了之後還要打她，她常帶着滿臉的傷痕，哭着回來。總之小孩子們歡喜的時候把她來取笑開心；小孩子們爭鬪的時候，都把她來出氣，她是他們的氣袋。有時候瑞枝買些餅菓給她，她便拿去分送給附近的小孩子們，像弱國到強國去進貢。

『相依爲命』要算他們母女了！瑞枝常對C說，假使沒有美蘭，她的生存便無意味了。美蘭有時候從外邊回來，遇瑞枝不在家時，哀哭着尋覓。穿入廚房，跑入茅廁，還不見她媽媽時，便哭得天昏地暗。有時候哭進C的房裏來，『C督布抱抱！看媽媽去！』所以美蘭不聽他媽媽的話說時，瑞枝便穿着屐去對美蘭說『吵啲喲啦！』（日人別時用語）

有一天下午五點多鐘時候，C從學校回來了。美蘭拍着手在門前唱歌，

『桃太郎，桃太郎！爸爸買麵包，媽媽做衣裳！』

C 心裏想美蘭的媽媽，果然不錯，會做衣裳；但『爸爸買麵包』却是個疑問。

『C 督布！C 督布！包包給我！包包給我！』美蘭望見 C，不唱歌了，跑過來接 C 手中的書包。

C 牽着美蘭的手，待要進屋，忽然聽見後面有叮噹叮噹的音響，忙翻轉頭來看，原來是一位巡警。叮噹叮噹響的是他佩的劍。巡查後面還有一位穿西裝的 C 一眼就認得他是警察署裏的外務課刑事。他們看見 C 都行舉手禮，C 也點點頭回了禮。警察在門首叫了一聲，瑞枝忙跑出來。

『對不起！那件事怎麼樣？還打算去麼？』刑事望着瑞枝，把帽脫下來點一點頭。

『……』瑞枝臉紅紅的望一望 C 躊躇着。C 是很自重的走過一邊，把靴子除掉，彎一彎腰，跑進去了。美蘭緊緊的靠着母親的膝，目灼灼的望了刑事又望巡警。巡警用手托托美蘭的下顎，

「可愛的小姐這就是督學官的小姐麼這就是先生的小姐麼小姐快要和爸爸會面了。」

「美兒沒爸爸。」美蘭翻着一對白眼答巡警。

「誰說的。」刑畢笑着用手摸着美蘭的頭髮——金灰色的頭髮。

「媽媽說的。」美蘭使高聲的說。刑事和巡警都大笑起來，祇有瑞枝滿臉通紅，低着頭。

「先生有信來麼？」

「沒有。」

「那麼你動身的日期還沒有定，是不是？」

「去不去還沒有定。」瑞枝低聲的說。刑事像知道瑞枝的苦衷，很替她同情，不再纏問，說了一句「多擾了，」帶着那位有機體的機器跑了。

四

星期六晚上，瑞枝叫 C 過去和她們一同吃飯。一張方二尺的吃飯檯，脚祇有五六寸高，放在她們姊妹住的六鋪蓆的房子中間。C 占據了一面，對面坐的是林翁。瑞枝、珊瑚、枝分、坐林翁的左右。美蘭坐在她媽媽膝上。飯桶放在珊瑚旁邊，各人吃的飯向她要。各人面前都擺着一碟中國式的炒雞蛋，半節日本式的火燻魚和一紅木碗醬油豆腐湯。美蘭像不常遇着這樣的盛餐，看見炒雞蛋吵一回，指着火燻魚又嚷一會。

珊瑚恭恭敬敬的用托盤托着一碗飯送過來給 C。碗裏的是紅豆飯。日本八遇有喜事用赤小豆煮白飯，表示慶祝的意思。

『今天有什麼喜事？我還沒有替貴家慶祝！』C 猜是他們裏頭那一個的生日。

「嘻，囉，囉！我們這樣的家庭有什麼慶祝……」林翁把鐵的近視眼鏡取下來，拿張白紙在揉眼睛。他那對老眼不管悲喜憂樂都會流淚。

「不是美蘭生日麼？」C望着瑞枝問，也希望她的回答。

「美蘭的生日不知要到那一年才有慶祝呢！」瑞枝像對C說，又像對自己說。「美兒的生日是很寶貴的，不給人知道的。是不是，美兒？」她低着頭在美蘭頰上接了一個吻。「去年美蘭的生日美蘭要爸爸買匹鯛魚給美蘭吃，都不可得。這樣冷酷無情的人也可做教育家！」瑞枝氣忿忿的沒留心有客在座，不客氣的說出來了。C不得要領的，不敢多說一句了。瑞枝瞅了瑞枝一眼。

「是喇！最多偽善的是教育界和宗教界。」

「是的，我的兄弟，我有一位兄弟就住在那邊——F病院的旁邊。今天他的第二個兒子迎親。他知道我們不高興過去湊趣，所以送了些紅豆飯過來。」林翁把頭低下來，注

視着碗中的紅豆飯，兩手按在膝蓋上用很嚴謹的態度把紅豆飯的來歷述給 C 知道。『她是不肯去的。』林翁指着瑞枝說。『並且有了這個餓鬼跟着，也怕人笑話，更不應該去。』珊兒說她姐姐不去，她也不去。像我這麼老的人還有興趣跟着他們年輕的鬧洞房麼？啾啾哈哈。』林翁的笑是一種應酬笑，他想把她們姊妹間批評教育家的話頭打斷。『餓鬼是日本鄉下人稱自己兒女的謙詞，像中國的『小兒』、『小女』。』瑞枝沒有正式的結婚，林家和他們的親戚都當美蘭的存在是一件羞恥的事，因為美蘭沒有父親來承認她。

有一天美蘭抱着一張像片跑到 C 裏房來，交給 C 笑着說，

『C 督布看美兒的可愛的臉兒！看美兒的寶貝的臉兒！』像片裏面一個年輕的男子約摸有三十多數，穿着日本的和服，抱着一個嬰兒。男子像向着人猶笑，嬰兒的像貌一看就曉得她是美蘭。

『美兒，這是誰？』C 指着那抱美蘭的男子問美蘭。

『爸爸死掉了的爸爸！不愛美兒的爸爸！』美蘭睜圓她的一對小眼兒，用小指頭指着相片中的男子大聲對C說。我後來聽見林翁說——美蘭離開了她母親之後，林翁對我說，瑞枝怕美蘭長大之後會根究沒有父親的原委，所以趁美蘭小的時候就對她說她的父親如何壞，如何不愛美蘭，並騙美蘭說她的爸爸死了，不使美蘭知道這無情的世界中，有美蘭不認識的父親存在。瑞枝是想把『父親』兩個字從美蘭腦中根本的剷除得乾乾淨淨！C時常看見瑞枝指着像片教美蘭說：『這是美兒的壞爸爸！』也常聽見瑞枝對美蘭說：『美兒沒有爸爸了！美兒的爸爸早死了！』

C和瑞枝都帶個飯盒子出去，日間不回來吃飯。瑞枝打發他們去後，差不多是八九點鐘了，才帶着美蘭陪她的父親吃早飯。她們在家的一天，祇吃兩頓。瑞枝對人說是胃弱，多吃不消化，所以行二食主義。我想瑞枝一個人雖然胃弱，林翁和美蘭爲什麼也吃兩頓呢？我雖然懷疑，但我又不敢坦直的質問。果然不錯，美蘭每天到下午兩三點鐘便叫肚子

餓，這時候瑞枝祇買五分錢的燒甜薯，三個人分着吃。星期日和放假日C常在家裏，瑞枝要特別整備午餐給他吃，C很覺過意不去。

瑞枝背着美蘭時，最怕是在玩具店和餅乾店前走過。瑞枝有錢時也揀價錢便宜的買點兒給美蘭。沒有錢時，美蘭在瑞枝背上，緊緊的從後頭看着她母親的臉，要求她母親買給她。瑞枝看見美蘭哭了，便說『美兒想睡了。美兒，睡嗎？美兒睡嗎？』她從背上把美蘭抱過胸前來，唱着哄小孩子睡的歌兒，把街路上人的注意敷衍過去。其實美蘭何曾想睡？美蘭想睡時，先有一個暗示，她張開那個像金魚兒的口打幾個呵欠。

美蘭近來常偷出去，跑進鄰近人家的廚房裏討東西吃。裝出一個怪可憐的樣子，看見男人便叫『爸爸！』女人便叫『媽媽！』她當『爸爸』和『媽媽』是乞憐的用語了。C也曾抱着美蘭到玩具店裏去，買了一匹狗，一匹馬，一輛電車，一個用手指頭一按便會哭的樹膠小人兒給美蘭。祇有一個大木馬要三塊多錢，C沒有能力買給她。美蘭祇

小指頭指着，她不敢哭着要求，因為她知道 C 不是她的媽媽，不是她的……

美蘭睡着的時候夢見那個木馬，閉着眼睛說『馬兒馬兒！美蘭想騎！』醒來的時候也思念那個木馬，要 C 或她的媽媽帶她去看那匹木馬。有時候笑着向瑞枝，

『媽媽給錢給美兒！美兒要買木馬去，媽媽！』

美蘭想買那匹木馬有兩個多月了，還沒有買成功。她曉得絕望了，她不再要求媽媽買給她了，她也不要 C 帶她去看了，她祇一個人常跑到那家玩具店去看她心愛的木馬。她蹲在木馬旁邊用小指頭指着木馬和木馬談笑，木馬不理她，她便一個人哈哈的大笑。殘酷無情的玩具店主婦——孤獨的老婦人，滿面秋霜的老婦人，生意不好的時候便跑過來罵美蘭，並趕美蘭離開她的店門首。急得美蘭歪着頭笑向老婦人討饒，連說『媽媽媽媽！』

過了好些日子，聽說美蘭的生日到了。C買了一頂絨帽送給她做紀念。C聽見珊枝在隔壁房裏發牢騷。她說美兒的爸爸像野鴨，這邊生一個蛋，那邊生一個蛋，自己却不負責任。她又說夫兒的爸爸有錢，祇買塗頭髮的香油，搽面孔的香水，去年美兒生後滿一週年，沒有一件東西買給美兒做紀念。她又說不單沒有買半點紀念品，連一匹鯛魚（日本人有喜慶事時用的食品）都不買給美兒吃。今年瑞枝買了三匹鯛魚替美兒慶祝二週年的誕辰。

美蘭的生日後兩天，下午四點多鐘，C還是和尋常一樣回到林家門首來了。從前見的那個外務課刑事又在門首站着像和門內的那一位說話。C不見美蘭的影兒，也聽不見她的嬌小的歌聲。美蘭每天總在門首頑的，怎的今天不見出來，莫非病了麼？C行至門

首略向刑事招呼了一下，刑事也就向坐在門內垂淚的林翁告辭。刑事臨去時，高聲的像對在屋裏沒出來的瑞枝說，

『不要哭！哭不中用的！各警署都有電報去了，叫他們留心。一時迷了路，決不會失掉的。我回去再替你出張搜索呈請書罷。』

林翁說美蘭一早起來，睡衣還穿在身，拖着她媽媽的屐跑出去，到此刻還不見回來。早飯不回來吃，中飯也不回來吃，他們才着忙起來。因為平日美蘭出去最久亦不過一二個鐘頭就會回來向她母親要奶吃的。今天不知爲什麼緣故，迷了道路麼？給人拐帶了去麼？天快黑了，還不見美蘭的影兒！就近的警署和站崗所都去了電報或電話去問，現在既過了半天了，還不見有報告到來，大概是給惡人拐了去了。林翁說了之後痛哭起來。她是個不知生身父爲誰的女孩兒，現在又和她的母親生離了，○想到這點，也不知不覺的滴了幾點熱淚。她不是渴望着那匹木馬跑出去，就不回來了麼？○想到沒有買木馬給美蘭，

心痛得很，他總以為美蘭的迷失是他害了她。

電火還沒有來，瑞枝姊妹住的六鋪蓆房內呈一種灰暗色，房裏的東西什麼也看不清，祇認得見界線不清的淡黑色的輪廓。C在她們房門首走過時，房門的紙屏沒有關，在房中間伏着哭的瑞枝的黑影，倒認得清楚，她那沒有氣力的悲咽之音也隱約聽得見。C很傷感，想過來勸慰下瑞枝，又無從勸。他回來的時候肚子餓了，現在給這件意外的事一嚇，肚倒不覺餓了。

電火上了，差一刻就快到七點半鐘了，還不見警察的消息到來。林翁的家裏像滿積着冰塊，有一種冷氣襲人。瑞枝聽見鄰家小孩子的哭聲，重新慟哭。

八點多鐘珊瑚枝回來了。平日這時候林翁家裏最爲鬧熱，今晚上卻異常沈寂。C心裏想，像這樣的狀態若繼續下去，不單說林翁父女住不下去，就連C也覺得悲哀！

九點半鐘了，來了一位巡警，說T署留着一個迷失道路的女孩兒，約三四歲，要林翁

家人去認是不是美蘭。瑞枝在房裏聽見，忙跳出來，跑向工署那邊去。過了半點多鐘，瑞枝意氣銷沈的一個人回來，那裏見美蘭的影子！

過了十二點鐘了，還不見警署有消息來。瑞枝知道絕望了。她再沒眼淚流，她祇覺得腦殼像破碎了昏昏的睡在房裏的一角。

昨晚上愛兒睡在自己懷裏，今晚上祇一個人。瑞枝像看見美蘭站在她枕畔對她說，『媽媽！你爲什麼不把我抱着！你爲什麼不緊緊的把我抱着！媽媽！我每晚上睡醒時的哀哭是要你緊緊的把我抱着！媽媽！爲什麼罵我！爲什麼你禁止我哭！媽媽！我以後不再在你面前哭了！媽媽！快抱着我！緊緊的抱着我！媽媽！』瑞枝伸出兩手緊緊的把美蘭抱着，忙睜開眼看時，那裏見美蘭的影兒？抱在胸懷裏的是一件秋羅薄被——美蘭專用的秋羅薄被！旁邊的一個小花枕兒也像等她的小主人不回來，等困倦了，歪倒在一邊。

『美兒！你今晚上睡在什麼地方？你在哭着叫媽媽麼？你睡着麼？你醒了麼？你睜開眼

請在尋覓媽媽麼？你在哭着呼「唄——」和「啼——」麼？」瑞枝腦中循環不息的都是這幾條疑問——不再見美蘭，不能得正確解答的疑問。

望見衣架上掛着幾套美蘭的小衣裳，瑞枝便想到美蘭身上穿的是一件破爛的睡衣。「你要去也得穿件整齊的衣服出去，美兒！你穿着那樣舊爛的睡衣出去，人家更要欺侮你！美兒！美兒！沒良心的爸爸虐待了你！命鄙的媽媽累了你！」

瑞枝房裏幾個玩具小馬兒，小犬兒，橡膠小人兒，不見美蘭來和她們頑，也在蓆上東倒西歪的向着瑞枝說，

「小姐病了麼？怎的不見來和我們頑呢？我們等得要哭了！我們等得心焦了！小姐！姐！你快來安慰我們呀！」

瑞枝看美蘭站在一個渺無涯際，蕭條的曠野，像離羣的羔羊，不知歸路，一個人哀哀的哭，不見有一個同情的人來看她，瑞枝又看見一個像夜叉的惡狠狠的人拖着美蘭的

手，強逼着美蘭跟他去，美蘭在後面狂哭着拚命的抵抗。瑞枝又看見那惡狠狠的人用手按着美蘭的口，禁止她哭。瑞枝又看見那惡狠狠的人把美蘭釘進一個木箱裏面去。瑞枝又看見那惡狠狠的人和一個狡猾的老婦人在那邊爭論身價；美蘭很瘦弱的，臉色也不像從前紅潤，站在那惡人身邊用她的枯瘦的小手揩眼淚。瑞枝又看見美蘭一刻間就長了七八歲了，滿臉黑灰的在一間很黑暗的廚房裏炊火。瑞枝又看見許多兒童一齊跑過來打美蘭，把美蘭搔得滿臉的傷痕，搥得週身的黑腫。

鄰近有許多小女兒，有比美蘭大的，有比美蘭小的，穿的衣服也有像美蘭的，這種種比較都能叫瑞枝慟哭！瑞枝現在祇望美蘭的死耗，不願美蘭離開她活着！

一天，兩天，一星期，兩星期，三星期，一個月，兩個月，三個月，半年，一年，還不見美蘭回來，也不聽見美蘭的死耗！瑞枝哭着說，祇要人能夠去的地方，不論地下天上，她如果知道美蘭的死所，她一定把屍骨抱回來！

瑞枝的心房經兩次的痛擊早破碎了。聽見瑞枝哭美蘭時，便後悔不該沒有把那個大木馬買給美蘭！

一九二五，於東京巢鴨。

此
页
空
白

綠徽火腿

一

經過了一星期的海上生活，鄧伯強在日本的橫濱港登了岸，他是初來日本，一句日本話也不會說。他在甲板上和一個紅帽（替客運搬行李的人）筆談了半天，纔把自己

的意思達到了。紅帽就替他叫了兩台洋車，把他的行李都裝進車子裏，也叫他坐上去，送他到火車站來。

伯強在上海動身的時候，曾寫了封信給在東京的同鄉，約他們到橫濱來招呼他。所乘的郵船M丸在神戶停泊時，他再寫了一張明信片寄給他們。但今天到了橫濱，還是自己招呼着幾件重笨的行李受了稅關吏的檢查後，搬運到車站來。他心裏不免感着一種孤寂，同時也發生初適異域的哀愁。

——早曉得他們不來，我在長崎登岸，轉坐火車直到東京就好了。船停泊在長崎時，有個廣東商人勸我上岸並且答應替我招呼行李上火車呢。因為圖省幾塊錢，多吃了許多苦了。我竟沒有料到由神戶到橫濱的海上風浪還這樣險惡。

伯強坐在洋車裏，定了定神，許多無聊的瑣碎的事情便迴縈到他的腦上來。

——他們要白花車費由東京出來；當然不願意，這也難怪他們……或者他們今天

在學校裏有特別重要的功課也說不定，這更難怪他們了。

伯強又忙這樣地向自己解釋。

到了車站了。

他一個人茫然地坐在三等候車室裏，不知道如何地買車票，也不明白如何地交運行李，一切唯有拜託這個紅帽了。車站鐘樓的大鐘告知他十一點又十五分了。

紅帽的確在熱心地爲伯強效力，跑來跑去，不時又拿着手簿和鉛筆走到他面前來同他筆談，問他餓不餓，要喝什麼飲料不要。伯強只望快一點到東京去，什麼都不想喫也不想喝，他祇向紅帽搖搖頭。

在國內，伯強曾聽過人說，日本人比中國人富於熱情，社會服務心也比中國人強。現在看來，果然不錯。伯強想，試看那個紅帽，他看見自己一個人自遠方來，人地生疏，語言不通，便熱心地爲自己招呼一切。縱令是自己的兄弟朋友，也不能像這個紅帽——一個素

不認識的異國人——熱心爲自己出力吧。

一到車站，由洋車跳下來時，車夫就向伯強討車費。他不知道紅帽講定的車費多少，也沒有零碎的銀角子了。他想唯有信賴這個紅帽。他忙取出一張十元的鈔票交給紅帽，要紅帽碎來開發車費。他望着紅帽，指了指自己手中的十元鈔票，再指那兩個車夫。紅帽微笑着點首，表示領會了他的意思。

兩個車夫跟了拿着十元鈔票的紅帽去後，伯強感着十二分的疲倦了。他覺得旅行真是件不容易的事，旅途中沒有一件事情不麻煩。他靠在三等候車室裏的長椅子上，目陰目陽地打了一會瞌睡，聽見鈴聲，忙睜開眼睛來。他駭了一跳，因爲擺在自己面前的幾件重笨的行李不知去向了，只留一件被按在自己肘下的手提皮篋還放在自己身邊。他失悔自己不該這樣疎忽，不該纔坐下來就打瞌睡。

——大概給紅帽搬到運輸處去了吧。

伯強坐在候車室裏心懸懸地盼望了好一會，纔見那個紅帽笑吟吟地走了來。他的小日記簿上寫了「又二十分發車」六個字給他看。他無意識地點了點頭。他祇希望紅帽有關於十元的用途的報告。但紅帽把鉛筆和日記簿插進他的背心的小袋裏後，對於十元鈔票的事一點也不提。伯強心裏十二分的納悶，但又不便說出來。

再悶坐了十餘分鐘，還不見紅帽回來。候車室裏的搭客都各持着一枚紅色車票站起來了。查票的柵子門首滿擠了一大堆人。伯強看見這樣情形，更着急起來。

——莫非那個小鬼騙了我十元還不算，又把我的行李騙了去麼。行李裏面有許多衣服，許多值錢的書籍，許多食品。此外還有一條真正金華火腿……糟了！自己不該太信任他了！自己應該緊跟着他去的。但是這個小皮箠雖然小，提着就不容易走路了。手無縛雞之力的自己怎麼能夠提着這個皮箠跟着他跑來跑去呢。

又過了合一會，紅帽還不來。擠在查票口的人羣都進柵子裏去了。聽見開車的鈴聲

了，也聽見汽笛在嗚嗚的響。

——不該信他們的話的！他們由日本回國來的都說，行李交託紅帽是萬無一失的，不過要多給點酒錢給他，日本的下等人比中國的要錢還更要得厲害。但是這個紅帽不能如他們所說的靠得住吧。是的，完全是自己錯了！自己太不小心了！他們不是說，交託行李給紅帽時，他有一個小銅牌——刻有號數的——交回來麼。如果行李有失，就可以憑這個銅牌去找警察追問。不向他要回一個憑據來，這完全是自己不小心了。

候車室裏的人數減少了，空氣轉沉靜下來。再過二分鐘的光景，紅帽來了，交一張輸運處的行李收據和紅色的車票給伯強，並替他提了那件小皮箠，指着月台，催他上火車。伯強機械地跟着紅帽走到查票口，剪了票就走到月台上來。不一忽，火車到了。還是紅帽先進滿裝搭客的車裏去，替他找了一個席位，然後從車窗口伸出頭來向他招手。伯強進車裏來了，紅帽就把他提着的皮箠接過來，安置在上面的網架上。開車的鈴聲響了，紅

帽就連向伯強鞠了幾個躬。隨即又聽見車長在吹警笛準備開車。紅帽忙走向車門首跳下月台上去了。火車慢慢地向前蠕動。紅帽站在車窗外再向他鞠躬，臉上也浮着一種討厭的淺笑。伯強一面無意識地向他微微地點首，一面在思索那張十元鈔票的用途。他失悔不該這樣怯懦不敢向紅帽質問，他想此時來不及了，已經遲了。伯強坐在車中正在呆想，火車走到第二個車站前停了。

二

到了東京，伯強就在神田區住中國留學生最多的一家下宿屋租了一間四疊半的小房間住下了，準備在附近專做中國學生生意的預備學校學習日文日語。在東京的幾個同鄉差不多曾過了，也間接地認識了幾個新朋友。伯強到東京時，正是耶穌聖誕節的

後一天，各學校都放了假；他們便引着他去逛公園，看影戲，鬧了兩個多星期，又是開學的時期了。

伯強也在一家預備學校報了名，學習英文和日語。上課的時間祇有上午的四個鐘頭。每天七點鐘就要起牀，在伯強是件很不容易的工作。後來伯強知道下午也有新設的英日文班，於是他就改到下午上課了。

上過了幾天課，伯強覺得日文倒不難學，只有日語不容易記憶。因為難記憶就生了厭倦。但他也有點擔心怕學不會日本話時，留學就難得留成功了。

同住的十之八九是中國學生，但能夠和伯強說得話來的就很少，——實則一個都沒有。伯強看見他們儼然以先進自居，驕心傲氣的樣子，氣不過，也學得好笑，所以也不願意去和他們接近。

最困難的是不會說話。下女來招呼他時，一句也不能回答。雖然他習了一二句「要

「茶」「要開水」「要飯」的日常會話但一之中這些話的應用時機實在有限。

他上了兩個多禮拜課，愈覺得日本話難學，同時也對牠起了一種反感。在我們中國一句很簡單的話，用日本話說來就囉哩囉嗦地有二三十個音，不容易說下去。並且說起來總是 *kanata*（那位），*nakata*（中田），*katana*（刀），*tanaka*（田中）一類的發音，不容易分辨。於是他暫把日語放下不學，把腦力轉向到英文方面去。他的英文是由中學第二年級的程度補習起，但在他還是很不容易的一件工作上。上了一星期的課，覺得 *grammar* 和 *vocabulary* 雙方都和日本話一樣地難得記憶。到後來伯強又厭倦起英文來了。

春漸深了，近一星期來無日不是陰曇天氣。日本的街道一下雨就濘泥不堪，不好走路，並且春冷得厲害，伯強索性不上了課。每日祇一個人把房門關緊，盤腿坐在窗前的一張矮桌子前，翻讀由故國帶來的，自己最愛讀的詩詞和音韻學一類的古書。當他高聲朗

讀的時候，嚇得和他同住的中國學生吐舌搖頭，不住地打寒顫；也嚇得日本下女用長袖掩着嘴，咕嚕咕嚕地暗笑。

讀倦了後，伯強便走到窗前，斜倚窗框，眺望下面街路上的電車，洋車，貨車及行人。時候看見許多闊裙長袖的女學生成羣地在自己窗下走過去。

——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豔！好呀！好呀！

伯強自己在唱歎；唱歎之後，獨自作豪笑。他只恨這個窗口開得太高了，看不清楚女學生們的臉兒。但單看姿態已經很好的了。他想，不要說女學生，即就這家下宿屋裏的下女說，其中也有一兩個長得滿繚繚的，雖不能稱爲美人，但自己從來所見的女性就沒有像她們這樣好的。

——日本有美人國之稱，這樣看來，的確不錯。既到日本來了，有機會時，該領略領略些日本風味。

伯強望着一羣女學生走過去，忽然地神魂飄蕩起來，跟着那羣蓬萊仙子去了。

——要接近蓬萊仙子，非學好日本話不成功。往後還是要努力用功。

伯強想到這裏，忙退回到矮書桌前坐下，把松本龜太郎編的日華對照會話書翻開

來念：

——張飛君在！

——關羽君在！

——姊姊給我一點茶！

——姊姊給我一點水！

伯強纔念了這幾句，又聽見在外而廊下掃地的下女們的笑聲了。他禁不住臉紅起來，不敢往下念了。他想打開門，痛罵她們幾句。但細心的他，隨即推想到罵了她們後的結果來。

——用日本話罵，自己近來只學會了一句「馬鹿。」「馬鹿。」「馬鹿。」「馬鹿。」「馬鹿。」……地罵下去，完全無意思，怕她們更要笑得厲害吧。用中國的話罵，她們一點不懂，她們聽見了後還是一樣地笑吧。

伯強剛纔一肚子的憤氣又不知消散到什麼地方去了。

他在這下宿屋裏住了一個多月了。這一個月來就像坐牢一般的痛苦。他還感着一種缺憾就是「二星期間不知肉味了。他常看見同住的中國學生三三五五湊夥買些牛肉猪肉回來把炭火爐端到房裏，自己燒來喫。伯強雖然羨慕，很想效法，但因旅囊不充，家中寄款不知何時能到，實在不敢浪用，並且說不來日本話，也有許多不便；想到這層，他就懶得弄了。

——對了，我來弄火腿喫吧。若不是看見他們喫肉，我真想不起來，我箱裏還有條金華火腿呢。這是動身時一個親戚的贈品。儘鎖在箱裏做什麼。拿出來喫了牠吧。

伯強想及他的火腿，忙從土蓆上跳起來，臉上浮着微笑，走近壁櫥前，打開花紙裝裱的櫥戶，他看見盛火腿的那個籐箱了。

由箱裏取出來的火腿滿生綠黴了。伯強隻手提着火腿，上唇左部微微地掀起，臉翻向窗口，望外面的天色。雨停了，祇不見太陽出來，但比早晨就強多了。他想生了綠黴的火腿要曬曬太陽後纔好喫，不然怕中毒。他提着火腿站在房中心籌思了一會，想着矮桌傍右壁上，是太陽光最常光臨的位置。他就決意把火腿掛在那壁高頭去。但他同時感着一種疲倦。他覺得這樣工作比暗記十頁的日本語還要艱辛。他看見那壁上，除了掛帽子的，一根釘子外，再沒有釘子，想把帽子取下來，把火腿掛上，但位置太低了些，怕曬不到太陽。他想這件工作——曬火腿的工作的步驟，第一要放下火腿，把帽子取下來；第二要由抽屜裏取出鐵鉗，把那枚釘子拔下來；第三要把矮桌移近壁邊去；第四再拿鐵鎚，把那枚釘子釘進壁的上部去。

——麻煩極了！這怕要費點多鐘的工夫纔做得了。爲區區的「喫」的問題要費這些工夫，真不合算。還沒有下手做，已經感着十二分的疲勞了。幸得自己帶了鐵鎚和鐵鉗來，不然，要向下宿屋的主人借時，這火腿就曬不成功了，跟着也就喫不成功了。

一鼓作氣，伯強奮鬥了半個多鐘頭，把火腿高高地掛在壁上去了。他的身體也十二分的疲困了。腦膜上像有小螞蟻在蠕蠕地行動，隱隱作痛。他發奮地把精神支撐起，繼續努力，將剛纔丟在土席上面的灰泥大帽拾起，塞進壁櫥裏，再把壁櫥裏的被褥搬出來，鋪在土席上後，立即滾身進去。壁櫥門大開，也懶得掩回去了。

他不知在什麼時候就睡着了。

三

伯強的父親是前清末年的一位大員，故伯強從小不曾受過一點點的物質的壓迫。天資很好，小時就有神童之稱，所以他的父親對他的期望很大，除教他讀書握管之外，沒有加以其他的身體的鍛鍊；結果是用腦過度，患神經衰弱症，體力也很弱，走過一里半里的路，就氣喘喘地要叫車叫轎了。他不知道人世間有貧苦到沒有飯喫的人，更不知道在讀書應試之外尚有其他的種種工作。他知道有做生意的人，但他深信做生意的人不單不苦，還很舒服。至於還有一大部分靠體力為生活的人們，因為少和他接近，在他腦中沒有半點印象。他的處世立身的祕訣——也是他父親給他的訓條——是讀書，做官，賺錢；有了錢就可以買一切的物品。

十五歲的時候，父親死了。他纔略感覺到家計的不容易了。但十六歲，他就進了學。有了秀才的招牌，加以父親的同年同僚等的援助，走過了幾個省分，不是在某大官的家裏當家庭教師，就在某大員幕中幫文案；所以他還是感不到物質生活不如意的痛苦。

十八歲那年赴鄉試。以他的才名，誰都相信他必名列五經魁內。他自己也覺得有十二分的把握。但進場後，因爲不留心，寫了一個「玄」字，說是犯諱，文章雖好，終被黜了。

經了這回的大打擊後，他纔覺悟到科舉之無聊。於是他決意離了故鄉，走出上海來。他來上海，原是想拜國學大家詹瘋子爲老師，研究國學的。但到上海後，聽見詹瘋子發表了一篇革命的言論，清廷加了一個亂黨的罪名，要通緝他，他就亡命到日本去了。伯強到上海後，翻讀了些關於時事的書籍和報章，纔稍知道天下大勢，也略明白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他想難怪詹先生要主張推倒清廷。於是伯強赴日本留學的意思便堅決了。

他終於到日本來了。但還沒有找着詹先生的住址。

他睡興正濃的時候，給一個下女驚醒了。

「鄔先生，鄔先生！飯端來了，好起來喫飯了。」

下女推着睡在被窩裏的伯強的肩膀說。這句東洋話，他倒聽得出來。他睜開眼睛，看

見一個年輕的下女，雖不十分縹緞，但也有幾分動人，並且還笑吟吟地望着他，他睡眼朦朧地也望着她。他再看矮桌前的座蒲團（墊子）傍邊有一個朱漆托盆，裏面擺着一個小飯桶，一小碗的醬油豆腐湯，一盤燻魚，一小碟醃蘿蔔，一隻小飯碗，一雙紅竹筷子。

——又是這種滿身刺的燻魚，怎樣啖得下去呢。

伯強看見這些菜就不想喫，並且睡了好半天纔起來，不覺得餓。但他又不能不起來喫，因為日本的菜飯冷了更難喫。他一翻身就伸掌到下女的紫紅色的頰上摸了一摸。他原來沒有這樣大膽的。後來看見許多同住的都在大庭廣衆之中不客氣地這樣做。就連來訪他的同鄉看見下女到他房裏來時，也同樣地摸着她的頰和她說笑。所以伯強也就照樣試了一回，看見下女並不發惱，也不抗拒，祇是笑。於是他大膽起來了，常常摸下女的手和頰。

『討厭的鄔先生。』

下女忙背轉臉向那一邊，不像從前那樣地向他笑了。這時候，有志氣的青年所富有的自負心迫着他從被窩裏站了起來。他伸手到矮桌子上的茶盆裏，把白磁的小茶壺拿過來。他無暇用茶杯了，因為他的舌頭給一種有黏性的臭液膠住了，很不好過他急急地在小茶壺嘴上接了一個長期的——半分多鐘——的不空。

下女看不惜他的那種簡便的喝茶的習慣再背過臉去望那邊。她略抬首就發見了掛在壁高頭的滿染綠黴的火腿。她最初沒有看清楚，以為是中國的一種樂器，因為她常在中國學生房裏看見許多樂器，如胡琴，三絃，琵琶等等。但仔細一看，明明是條獸類的腿，她便蹙着眉頭翻過來向伯強苦笑。

『鄔先生那是不是 ham？』

有 ham 一個字嵌在話裏面，伯強居然聽懂了。

『是的，ham ham！』

伯強嘴裏的牙齒差不多整部露出來了，望着下女連連地點首。

『噉了，鄒先生。那個東西有鹽分，春天潮氣大，掛在那邊，會弄壞壁呢。』

這樣長的一句日本話，伯強聽不懂了。他祇呆望了下女一眼，下女看見他不說話，也不再說了。她向着坐在膳盆前的他鞠了鞠腰。

『請慢慢地喫吧。』

她說了後，就站起來出去了。

四

伯強喫過了晚飯，覺得有點肚子發脹，不快活。他想這定是睡了覺不消化的緣故，要出去走動走動纔好。他坐着等了一刻，不見下女來收拾膳盆，也不再等了，披上外套，就往

樓下來。當他坐在玄關裏的階段上穿靴子的時候，看見剛纔那個下女坐在帳房裏的櫃檯前望着他微笑。伯強看見她那種無禮的樣子心裏有點氣，忙穿好靴子，低着頭急急地走出來。

纔踏出下宿屋門，走了二三步，覺得精神舒暢得多了。他想這定是空氣的作用。室外的空氣比室內的清新得多了。

他走了幾分鐘，走到神保町的十字街口來了。一輛貨車在他身邊走過去。他躲閃不及，貨車輪在泥水渦中輾過去，伯強的洋褲筒上濺了不少的泥水。他想罵那個拉貨車的。但不知怎麼罵法。「馬鹿」兩個字快要由他的喉頭脫出來了。後來看見那拉車的面貌，猶惡不敢去惹他了。伯強祇低下頭，望着新製的洋褲發癡。

伯強癡站了一會，想橫過電車軌道，到街路的那邊去。但兩方的電車都駛到來了。電車去了後，又來了一羣映畫戲館的宣傳隊——一隊西洋音樂隊和幾個擔旂幟的人，

十把路遮斷了。他只得站着再等一會。街兩旁的招牌上的彩色電燈也亮了。街路上來往的人們都像很忙的。伯強想不出他們所以忙的道理來。他又懷疑，何以自己卻有這樣的閒暇。

他在一家煙草店裏買了一包「敷島」（紙煙名）和一盒洋火，燃了根腳在口裏，一面吸一面走。他吸着煙，免不了要咒詛自己一回。自己原來不吸煙的。在上海的時候，看見朋友們吸煙，便羨慕他們時髦，所以他就學習吸煙，不知不覺間就吸上癮了。但他又想吸煙的主要原因還是閒暇和生活無聊。

伯強也知道自己的習性和行動漸趨墮落，很想堅決地振作一番。但終覺自己缺少這種革除故習的勇氣。

他在電車道旁的書攤上翻看了些書籍。有新的，有舊的，有日文的，有歐文的。但自百分之九十九以上是他不能流暢地念下去的。到後來在一家古本屋（舊書店）裏發見了

莊子、管子、列子、戰國策等日譯本。他就像哥崙布發見美洲大陸般的歡喜極了。他想把這些書買回來和中國原本對照起來讀，那末日本文一定可以以一日千里之勢進步起來，有了這些書，日本文的課真可以不上。

伯強先翻開這些書來查看牠們的內容。書的內容是一段漢文一段日文相間地排印。他想這更妙了，連中文原本都可以不用了，對照讀時不必用兩本書，這是多麼便利的事，最後伯強又發見中文段中各字句間有許多「<」的符號。虧他聰明，他馬上知道這是日本人讀漢文時用的表示文法構造的符號。由這些符號，他又發見日本人對漢文的文法上的解釋有比中國人的新穎得多的。他想，這些書是一種價值連城的重寶了。

伯強把這幾部價錢便宜的舊書買了，就急急地回到下宿屋來。走進自己房裏來時，電燈已經亮了。他還沒有坐下去，就看見有一封信擺在桌子上，他忙檢起來看，是在九洲 京市高等學校讀書的一個朋友——謝漢華寄給他的。

信裏並沒有說甚麼重要的事，他知道謝漢華不久就要到東京來了。他在R市大學預科畢了業，要在三月以前趕到東京來投考大學。他研究純文藝，想進大學的英文學系。伯強和他算是世交，科舉廢後，他考上了遊學預備科，在省城讀了兩年書，就被送到日本來留學了。

——也好，望他快點來東京同住。我的日常生活也方便些。有事要和日本人交涉時，好請他當翻譯。

伯強看完了信，把牠丟進抽屜裏去了。他在矮桌前坐下，先取出一本莊子來讀。纔翻開書頁，就聽見有人在外面敲門。

『是那一個？』

伯強想敲門的定是同住的中國學生，想進來和自己閒談的。自己正悶得無聊，讓他進來談談也好。

『御免（對不起）』

外面是日本人的聲音並且是男性的聲音。伯強才站起來，房門已經給敲門的打開了。伯強一看，認得是下宿屋的番頭（帳房），就不免發生一種小小的恐慌，胸口突突地跳動起來。因為這個番頭頂討厭，專愛干涉中國人做的事情。伯強幾次從窗口倒水倒茶潑到街路上，都受過他的干涉；所以伯強見不得他，看見他就頭暈。

番頭很不客氣地一踏進房就跪到伯強面前來，點了點頭，便指着壁上掛的火腿，咕嚕了一大篇話。但伯強完全不懂，他只懂得話裏的一句 *ikemasen*（不行）。由番頭的神色推想，知道他是說火腿不該掛在那壁高頭。伯強只當完全不懂他的意思，向他搖搖頭，同時臉色也一瞬間一瞬間地轉變蒼白。番頭看見伯強不懂話，又站了起來，走出去。恰這時候，伯強聽見有人從樓下上來，隨後又聽見番頭在扶梯口和一個同住的中國學生說話。聽他的聲氣，伯強知道是個姓黃的高工學生。果然，不一刻，番頭帶着姓黃的走進

伯強房裏來了。他的制帽上貼着一個鐫有「高工」兩個字的櫻花形徽章，還戴在頭上，威風凜凜地走進來。伯強想，中國人中竟有這樣的賤種——替這個無聊的番頭當走狗的賤種。後來伯強纔聽見這姓黃的欠下宿屋的帳欠得一塌糊塗。

據黃君說，——很客氣地笑着說，番頭的意思是勸伯強不要把火腿掛在壁上，還是安放到別的地方好，因為房壁是新裝裱的，下面是木板，上面裱一重花紙，春天潮氣大，火腿有鹽分，怕裱紙弄破了，房間就不好看了。黃君說了後，番頭望望黃君，又望伯強。

『好的，好的！我把牠取下來就是了。這有什麼可以大驚小怪的。』

伯強說了後努着嘴，蒼着臉，不正視他倆。他覺得姓黃的高工生比番頭更討厭。

黃君把伯強的話翻譯給番頭聽了後，番頭叩了叩頭下去了。黃君也得意洋洋地挾着書包，戴着高工的制帽跟了出去。

五

望着番頭和黃君出去了後，伯強想，又有一番麻煩了。

——這個小鬼真可惡！專找自己做對頭！火腿取下來後掛到什麼地方去好呢。

伯強仰臥在土蓆上籌思了一會。

——明天取下來掛在房門首的簷廊柱上去吧。這條簷廊是這列三間房子所共通的。住在兩側房裏的都是正式學校的學生，並且是官費生，諒不至於偷這條滿生綠黴的火腿吧。

第二天，伯強費了不小的力量，把那個真正金華火腿取下來，走出房門，把牠掛在簷廊柱上的一個鐵釘子上了。

到了晚間，番頭又伴着另一個中國學生走到伯強房裏來。這位中國學生也和昨晚

的黃君一樣，戴着學校的制帽走進來。伯強想，他們都像在故意眩示他們已經進了相當的學校。伯強定神一看，他的帽子居然是方頂的，不是圓頂。再注意帽前的徽章，鑄有「明治」兩個字。

——比昨夜的更兇了！昨夜的是專門學校學生。今夜來的居然是大學生了。

伯強心裏暗暗地佩服這個番頭的神通廣大。

「對不起得很。」

那個「明治」跟着番頭也向伯強行了一個日本禮。伯強祇盤着腿向他倆點了點頭。

「他要我來替他翻譯幾句話。」

「什麼事？」伯強不等那個「明治」說完，就擺出一副嚴冷的面孔反問他。

「掛在廊下的那條火腿實在太髒了。外面走路的人都望得見。實在有礙觀瞻。」那

位「明治」很不客氣地和伯強說。

『是你的意思還是他的意思？』伯強睜圓他的雙眼問那個「明治」。

『當然是他的意思！』那位「明治」臉紅了一紅在苦笑。

『那末，他的意思要我怎麼樣？』伯強說了後緊咬着下唇向那個「明治」點了點頭，雙眼還在圓圓地睜着。

『他說下面就是庭園，庭園外就是條多人來往的胡同。對面是醫學博士的住家，在他樓上望得見你那條腿，——不說快了，對不起，——那條火腿。並且……』那個「明治」忽然地笑起來，說不下去了。過了一忽，他繼續着說，『並且靠庭園的左邊是警察區署，由那邊樓上也可以望見那條火腿。給署長看見了時怕要派衛生警察來干涉。所以還是請你把牠收拾起來。』那個「明治」說了後，再嘻嘻地笑起來。

伯強看見那個「明治」傻頭傻腦的樣子，心裏愈覺煩厭，因為精神一緊張，腦裏又

隱隱地作痛起來；他真想一氣地把他倆攆出去。

『房裏面掛不得，房外面又掛不得！那末，請問他要把牠掛在什麼地方去！』

伯強說了後，很小心地聽那個「明治」翻譯給番頭聽。看見牠向番頭咕咕格格地說不清爽，伯強知道這個明治大學生的日本話趕不上昨夜的高工生的流暢。

望着那個「明治」把自己的話翻譯完了，伯強又聽見番頭開始說話了。番頭說得很快，一點也聽不懂。但常聽見有 *ikemasen* 這幾個音。伯強聽見 *ikemasen*，心裏更冒火。

那個「明治」苦笑了一會，望了望伯強，不敢說。到後來還是伯強催他說：

『怎麼樣？到底掛在什麼地方好？』

『他說……』那個「明治」又不敢說了。他只管舉起他的右手在搔他的短髮。

『他說什麼？』伯強睜圓眼睛，抿着嘴望望番頭，又望那個「明治」。

『他說這樣髒的東西只好掛在廁所裏去。幸得不臭，如果有臭味，掛在廁所裏也不妥當，怕上廁所的人聞着要說話。』

『廁所裏放狗屁！』伯強的眼睛愈睜得大了，努長他的嘴唇，注視了番頭一會。番頭忙低下頭去，他只知道伯強要發脾氣了，不懂伯強說的話。

明治大學生也像很難爲情的，止住了笑，不開口了。

『掛在廁所裏，過幾天後，火腿不變成屎腿了麼？真是欺人太甚！』伯強再高聲地罵了幾句。

明治大學先生逃了，番頭也只好走了。

經伯強發了一次脾氣後，那個火腿依然掛在那簷廊柱上的鐵釘上。警察署那邊也不見有衛生警察來干涉。伯強坐在房裏每聽見廊下有生疏的足音，便趕快爬起來把房門微微地打開，望望掛在柱上的火腿是否無恙。

——過幾天，等老謝到來了時，請他幫忙吃了牠。留在那邊總不免叫人提心吊膽的。不過對那個番頭還要復復讎，纔消得！我這口氣。火腿的好味也得叫他嘗一嘗，使他知道牠的價值。

伯強爲處置這條火腿，專望謝漢華快到東京來。

再過了一星期，謝漢華還不見到東京來。伯強老早不願意住這家下宿館了。不過心願未償，尙未請番頭嘗火腿滋味，不想就搬去走。

一天星期日，同鄉的柳子琛來看他。伯強便把火腿的經過和想請番頭來吃火腿的經過和想請番頭來吃火腿的意思告訴了子琛。子琛聽見了後，當然十分贊成；並且表示佩服伯強有以德報怨感化敵人的精神。

『小鬼比我們還要歡喜吃中國菜。請他來吃，那有不來的道理。』

於是柳子琛替伯強吩咐下女買酒，買鷄，買黃芽白菜；也幫着伯強把火腿洗乾淨切

好了。

火腿，鷄和黃芽白菜，一鍋熟的燉好了。下女也把飯送上來了。伯強子琛各喝了一杯酒後，子琛就跑下樓去請那個番頭，說鄔先生要請他喝杯酒，和吃點珍奇的中國菜。

恰好今天下雨，天氣轉冷起來，番頭聽見有酒喝，忙把手中的筆放下，一雙凍紫腫了的掌互握着摩擦了一忽，向子琛磕了一個頭，笑容滿面地連說『有難有難』——多謝多謝——後，就站了起來，跟着子琛到伯強房裏來。

『鄔先生這樣厚意，真感謝了。嘻嘻！』番頭一進來就跪下去，笑着向伯強叩了幾個頭。

『不客氣，請坐吧。』伯強還是睜圓眼睛望着他。但滿臉浮着微笑向番頭點了點頭。『少一副碗筷呢。』子琛對番頭說。

『我叫他們拿來。』番頭一面嘻嘻的笑，一面拍掌，但他的眼睛却注視到那個熱氣

騰騰的洋磁鍋裏的中國料理。一陣陣的雞味和火腿香蒸得番頭幾次把湧到舌頭上來的饑涎再吞下去。

“*Ha-i! Ha-i!*”一個下女忙跑上來，把伯強的房門推開。『有什麼事？』她原來站着的，看見番頭也在房裏，就跪下去了。

『你到廚房裏去拿一隻碗一雙筷子來。』番頭翻轉頭來向下女說。

“*Ha-i! Ha-i!*”因為是番頭的命令，下女恭恭敬敬地答應了後下去了。

伯強傍若無人地在喝酒和吃火腿。子琛怕番頭難爲情，自己儘向番頭談些無所謂的應酬話，去敷衍他。

不一刻，碗筷送來了。子琛便斟了一杯正宗酒，（日本米酒）送給番頭。番頭叩了一個頭後，拿起來就喝。

『請請！』子琛提起筷子指着磁鍋，招呼番頭吃。

『不忙！』伯強止住他們，忙提起筷子，在鍋子裏攪了一會，夾起了一塊火腿，細看了一忽，丟回鍋裏去，把筷子伸進鍋裏，再攪了一會，又夾起一塊很大很厚的火腿來。

『這塊大些，味也好些。』伯強把那塊火腿放進番頭碗裏去。

子琛想，用自己嚼過的筷子夾菜給客吃，這在日本是絕對沒有的習慣。此刻看見伯強在行中國的劣習慣，子琛覺得很不好意思，怕番頭嫌齷齪，不喜歡；但又不便和伯強說，因為他曉得伯強的脾氣歹怪。他試偷看番頭的態度，像一點不介意般的，笑容滿面把那塊火腿夾過來細細地咀嚼。子琛想，番頭大概是看見這許多肉類，喜出望外，再不顧慮到那些無意義的潔癖了吧。

番頭夾着那塊火腿咬了一口，又放回碗裏去，拿起酒杯來呷了一口酒。

伯強夾起一個雞腿，但剛由鍋裏提出來，又掉回去了。於是他用五指了。左手抓着了雞腿，把右手裏的筷子放下，一面咬手中的雞腿，一面哈哈地大笑。子琛看見伯強那種怪

狀，也只好跟着苦笑。番頭也表示出一種歡快，湊着笑起來。

過了一刻，番頭的火腿吃完了。伯強看他的樣子還想吃，但不敢伸筷子過來。

『好吃麼？味好不好？』伯強勉強地用他的有限的日本話問番頭。

『好得很好！吃得很好！味真好！』番頭拚命地在稱贊火腿好喫。

『你知道火腿好吃就好了！』伯強望着番頭連連點頭。

『那末，請吧！請多用些。』子琛不得主人的同意，在替主人勸客。

『那末，再頂戴（敬領）一塊吧。』番頭嘻嘻地笑着，垂涎欲滴地提起筷子來想伸

進磁鍋裏去。

“ikemansen!” 伯強忙拿起自己的筷子抵住了番頭的筷子，向他連搖首。『你只許

喫一塊，不許喫兩塊！你知道這是什麼東西！這是你說頂齷齪的，不該掛在廊下，要掛在廁所裏面去的火腿！你知道麼？你現在知道了牠的價值了，可以下去了！這樣髒的東西是我

們中國人才喫的。你們日本人是怕喫得的。』伯強再翻望着子琛，『老柳，請你翻譯給他聽。他當真我是在請他來喫火腿。這個日本小鬼太可憐了。』

子琛無可奈何，只得把伯強的話一五一十地翻譯給番頭聽了。他很擔心番頭會給伯強下不去。但他偷看番頭的神色一點不變，他聽了子琛的話後，忙放下筷子，向伯強叩頭，並向子琛說：

『柳先生，請你告知鄔先生，那回真對不住鄔先生了。那是找錯了的，不該說那種無禮的話。我早就想來向鄔先生謝過，不過失了一次的機會後，很難爲情地一個人到鄔先生房裏來。今天真好，柳先生在這裏，給了一個機會給我，得向鄔先生道歉，這真是我頂欣幸的。』番頭說了一大篇話後，再向鄔柳各行了了一個禮，就站起來推開房門，出去了。

伯強看見番頭這樣規矩地下去了，心裏反感着一種空虛，興致索然的。他想，這真難得，日本人中竟有這樣宏量的人。他又在暗暗地佩服那個番頭了。

經過這一次的喜劇後，番頭對伯強的態度異常恭敬的。但伯強不情願再住在這下宿屋裏了。他等不到謝漢華到來，就搬了家，不通知他的同鄉們就搬了家。等到漢華到東京之時，找不着他，問他的同鄉們，誰也不知道他住在什麼地方。竟有人說他因為住不慣日本地方，已經回國去了。

一九二一，三於武昌。

此
页
空
白

她悵望着祖國的天野

—

八分滿的月輪，跑出松林上面來了。她照在沿海岸線一帶沙汀上，和雪一樣的白。她照在海面上，激激灑灑的反射出萬道銀光。晚潮好像歡迎她，一陣一陣趕上沙汀上來。

一羣漁家底小女兒，跑到沙汀盡處，嘻嘻哈哈的和晚潮競走。

『姊姊！我的草鞋兒濕透了！』

『誰叫你不聽我的話！草鞋兒濕透了我不管。叫媽媽搥你！』

小女兒兒哭了，她姊姊却笑着說：

『看你還跑到那邊去麼！』

小女兒兒揉着眼睛，嫋嫋的跑到她姊姊跟前。一羣小女孩子也跟着她，離開了沙汀

和潮水底接合線。

幾片浮雲被月色衝開了，月色更加明亮。不安定的海面給月色擁抱着，漸漸的睡下去了。她們祇聽見晚潮一呼一吸底聲息，和松林裏唧唧蟲聲。

『我們唱歌罷。』

『還是捉迷藏好。』

『我們猜拳，看誰贏了，我們就照她說的做。』

她們猜了一會拳，終歸唱歌的贏了。

『唱什麼好呢？』

『君之代。』

『君之代不好聽，我懶唱他。』

『唱飛螢。』

『我喜歡鐵道歌。』

她們胡亂唱了一陣。

『叫靜兒唱「買秋霞雪中送別歌」，她唱得最好。』

『我要聽秋姊獨唱！』

名叫秋兒的，站在中間，她們彼此拉着手，做一個圈兒圍着她，慢慢的旋轉。潮浪打着

沙汀的音調很能夠和她們的步踏一致。

“Come! Come!

“I love you only, my heart is true!

“Come! Come!

“I am very lonely, I long for you!

“Come! Come! my darling,

“Naught can efface you,

“MY arms are aching,

“Now to embrace you!”

『現在是我們一齊唱。』

『阿呀! 秋姊姊哭!』

「誰哭！你們唱，莫理我！」

二

吃中飯的時候，太陽還晒得很利害，吃過了飯之後，不到二十分鐘，忽然起了一陣狂風，天色陰暗起來。再過一刻，下起雨來了。傍晚的時候，雨下得更大。坐在近海岸的松林裏，一間茅屋裏面，祇聽見波濤怒號，分別不出那一種聲浪是松濤，那一種聲浪是狂潮。霹靂的由那小小的窗口閃進一道青光，把茅屋裏黃豆大的燈光吹滅了。茅屋裏的女主人——一個年約四五十歲底婦人，忙由灶爐旁邊底小椅子站起來，跑到窗前，把窗門關上，重新點着那和燐火一樣的燈光。

「秋兒！你還在哭麼？仔細爺回來要搥你！他今晚上回得這樣遲，敢是又吃醉了。」

『我怕他麼？我又不是他底女兒。』秋兒抬起頭來，睜開腫得像扁豆大的眼睛，似怒非怒的，望一望她的母親，再伏下去。

『你還說麼？不怕他撕爛你底嘴！』老婦人說完了之後，還歎了幾口氣。

『他那裏當我是養女看待？你們逼我去掙那不應當掙的冤枉錢！我掙了回來，還要虐待我，你也沒說一句公平話，今天又幫着他逼我……』秋兒說到這裏，聲音早咽住了，說不下去，嗚嗚的痛哭。屋外底松風和潮音，像可憐她，和她底哭音共鳴起來！

『我說了多少話了，你還不懂麼？真是不明白道理底女兒！你還在夢想他回來麼？他不過一時的把你當玩物呢！你還不明白麼？你想守他到什麼時候！』

『當妾，我情願；當一個男子底玩物，我也情願。我只不願當多數人底玩物！無論如何，我總不喜歡那個屠戶！』

那老婦人坐在爐火旁，連歎了幾口氣，只管搖頭。爐裏底火，照見她兩個生了縐紋底

頰上淚珠兒一陣一陣的滾下來她也覺得這個女兒——混血兒可憐。

三

日本有名底商埠，要算是橫濱，神戶，長崎。這三個地方，都有華僑寄留。在長崎華僑裏頭，有一個豪商姓林就是秋兒底親生爹爹。

林媽——秋兒底生母，明曉得林商在中國內地有了家眷，還跟了他，替他生了四五個男子和秋兒，秋兒是最小的一个。

林商內地底家眷王氏，也有三個男子，和五個女兒。兩頭家眷都依靠林商一個人。林商底半生事業，也消磨在生育子女上面。林商要滿五十歲底時候，精神忽的衰頹下來，煩重的商務，自己一個人再支持不住了。王氏生的大兒子名叫壽山，由內地出來，接着做他

爹爹交下來的生意。

壽山出來日本那年，已廿七歲了。他廿八歲的那年，林商由日本寄回幾百塊白洋，替他成了婚。壽山成婚一年之後，就替他爹生下一個孫女兒，過了幾年，又連網接縫的，生了幾個孫兒。林商雖然喜歡他膝下子孫滿堂，但他背過臉去，不能不咬着牙根叫苦，歎他負擔太重。因為壽山做了幾個兒女底父親，還要林商每月寄幾十塊白洋給他，在北京城裏混，說他進了一間中國特有的，四不像的專門學校。

王氏在內地，一天到黑，一年到冬，所操心的，就是林商在日本的生意。她怕林媽把這副資本奪了去，所以她常對她的親近，說日本女人淫賤，日本女人不要臉，專跟中國人。她要壽山快把書本丟開，出日本去，把家產爭回來。壽山是『讀古人書，做古人事』的一個書生，他很能夠守『親命不違』底古訓。他接到林商叫他出日本來幫做生意底信，就立刻出了學界進商界了。

四

壽山經手做了兩年生意，不見起色。第二年冬，林商染了流行感冒症，一病死了。他臨終，曉得王氏和林媽中間，絕對沒有調和底希望，所以遺囑將家財五分之三歸內地家族，其餘五分之二給日本家族。他又懇囑了壽山幾句，壽山也居然下幾點痛淚答應了。

不知道是壽山忘記了父親臨終底遺言呢，還是絕對的服從了母親底命令？他對林媽說，他是長子，庶母一家底生活費，他應當須負完全責任，家財不必照遺囑分割，還是合湊着做生意好些，並勸林媽帶弟妹們回內地去。林媽深知道壽山並不是能夠孝養庶母，撫愛庶弟庶妹的人，不過想掌林家底財政全權罷了；況且日本女人，是不情願像木偶一樣，等人家給飯吃的，壽山竟料不到林媽會提出抗議。

日本是法治國，不像中國有許多曲折微妙的，糊塗了事的，折衷辦法。在日本不要什麼鄉紳來調停，也不要什麼族人來排解；壽山只有恨得咬牙切齒，照遺囑辦了。但他總想在遺囑之外，多爭幾個錢回來。到後來，他妙想天開，想出一條妙計。他提議家財未分之先，要扣下三千兩，替林商覓一穴生龍口好風水的墳墓，其次還扣下一千兩，替林商做一個七天八夜底大幽魂超度道場。林媽說，這是出乎壽山一片孝心底提議，馬上答應了。壽山真喜出望外！

林商死的那年，林媽底大兒子，不過七歲，秋兒才生下來四個月。日本底生活程度，比中國內地底要高十多倍。林媽生的幾個兒子，在華僑學校不完全的中學初級卒業後，就各自尋生活去了。大的在一家雜貨店管賬，次的在一家中國酒店當廚房，第三的在一家洋行裏當侍僕，第四的給了林媽底哥哥做養子，祇有秋兒跟着她媽媽，再嫁到日本西海岸S村上一間小禮拜堂底老牧師家裏。

五

秋兒初到這牧師底茅屋裏，才十四歲。她在這漁村幫漁家搖櫓和晒網，勞動了兩年。她的虛榮心，跟着她的女性美，一天一天的發達，這荒涼寂寞的漁村中，她再住不下去了。她一個人搭了數百哩底長途火車，漂流到東京人海中來。她在東京，沒有親故，也沒有知友，她祇跑到一家介紹職業所去，報了一個名。她底志望是想到一家高貴的家庭裏，當侍婢，吃碗比較清閒的飯，習一些高尚的禮節應對，她自信她天生麗質，決不會使她志望失敗。

過了三天，那家介紹職業所底主人，寫張信片叫她去。

『對不起得很，我這裏照你所志望的，打聽了幾處平日有信用的家庭，都回說現在

沒得缺員。若專等上流家庭底服務，怕一時難得出缺。祇有……」

『還有什麼地方可以去呢？』

『旅館、酒樓、茶店這些地方，比較容易找些。』

『沒奈何底時候，就進這些地方也使得。』

『有是有一個比較清閒底地位，不知道好姑娘願意去不願意去？』介紹職業所主人，露出兩列青黃色的牙齒給秋兒看，並且縫起他底一對鼠眼望秋兒。秋兒聽見她稱她做好姑娘，心房像受了一種刺激，她心房底血，登時逃到她的雙頰上。

『什麼職業？』

『我想姑娘早懂得我底話了。這個位置，祇要夜間勞動三兩點鐘，此外一點兒事並沒有，由得姑娘自由，月薪有五十多元。得主人歡喜了嗎？哈哈！那就由姑娘要多少就有多少了。』

秋兒雖然沒受完全的教育，沒有高尚的思想，但她知道處女底真價是很寶貴的，斷不是一個月五十元白洋便可賣掉的。

六

秋兒沒有到中流以上底家庭去當侍婢，也沒有到酒樓旅館去服役，到後來，她由自己底自由志望，進了東京近郊底一個工場當女工去了。她底美貌很能打動工場監督底心。她會見他的時候，他表示一種很歡迎她的態度。

監督會彈四絃琴（Violin）監督夫人底鋼琴（Piano）也很巧妙。工場定例，每月第三底星期六晚，要在工場附設底俱樂部開慰勞會，男工固然個個到會，女工也差不多全部出席。監督和他的夫人，也到會演奏他們得意的樂器，監督底四絃琴音，和夫人底

歌聲幾次能夠叫秋兒下淚。秋兒底社交是在這工場俱樂部開始，秋兒初次知道藝術上底一種寂寞的悲調，也是在這工場俱樂部。

她在會合室底一隅，揀一個沒有人注意得到的席位坐下。沒有人去理她，她也不找誰談話。她只旁觀她的同僚，男和女，拍着掌合唱野合男女常唱的情歌。她在這慰勞會場裏，不覺得有什麼安慰，她祇覺得有一種悲哀的氛圍氣，圍繞着她。她在這會場裏，新得了一種感想，就是這會場中司會的女王，是日夜不勞動的監督夫人。她又常拿自己和監督夫人比較，覺得兩人間的勞力和報酬，很不平等。她會唱“Come! Come!……”底情歌。是監督夫人教她的。監督夫人唱完這情歌，她定很歡樂的笑着，但她唱完之後，她的態度，全然和夫人的反對。她出席過兩三次後，她再不到這慰勞會了。

一班男女工正在拍着掌，唱歌，喝酒，和喫茶點的時候，她祇在工場附近老農婦家裏一間小房子裏，——她一個月出三塊錢租借來住底小房子——悶悶的讀一册『婦女

七

監督很愛她，監督夫人比她的丈夫還要愛她。

有一晚，監督夫婦專請她到他們家裏去。她到監督家裏的時候，差不多快到八點鐘了。監督夫人引她到後面樓露台上去。月色很亮，要不着燈火。露台中心擺一張圓檯，周圍有幾張藤椅。

監督之外，還有一個男子在座，秋兒認得他是前月纔到任底工場理事篠橋五郎，是明治大學專門科出身底秀才，兩頰紅得發亮，但不是健康的表象，鼻孔下蓄有幾根黃鬚子，看見她，忙站起來，鞠了一鞠躬。

他們四個人——兩個男子和兩個女子，圍着圓檯，談笑了幾十分鐘，監督說，還有客在樓下客廳裏會他，和他的夫人告辭先下樓去了。祇剩下篠橋和秋兒兩個，靠着露台底欄干，望天空底碧月。秋兒纔知道監督夫婦請她到他們家裏來底用意。

過了幾天，監督夫人自己到秋兒那邊來說，要替她做媒，勸她嫁篠橋五郎。監督夫人沒有替她作媒以前，她還不見得很討厭篠橋，自監督夫人來訪之後，她在工場裏遇見篠橋，再不睬他，也不和他說話。

秋兒底心地，日見日煩惱，她底臉兒，也日見日清瘦。有一天嚮了十二點鐘，放了工，有一點多鐘底休息，她在工場後溪旁邊，揀一塊僻靜的草地坐下，打開帶來的飯盒子。剛喫完飯，一對生有許多黃毛的手，從她底肩膀後伸了過來，她待抵抗，已來不及。她覺得有一種，能使她心房破裂低重力，壓在她底乳房上面。她到底是年輕底女子，體力和靈魂一樣的脆弱，她從此不是處女了。

自後她一個多月，並不到工場裏，但她的薪金，還是一樣的寄來。同僚底女工，有羨妬她的，也有輕笑她的，但她對身外底褒獎，一點兒沒有感覺。監督夫人請了她幾回，她一概拒絕了；篠橋探問了幾次，她也不情願會面。到後來，監督夫人也懶請她了，篠橋也懶探望她了。

八

她雖然恨篠橋五郎入骨，但過了兩個多月，她覺得有一件事很放心不下，非找篠橋五郎不可。

她漸覺一個人底生活，太過於單調寂寥。有一天晚上，月色還是和前兩個月在監督家裏露台上那晚底月色一樣，她一個人冒着晚露出去散步。她在監督底露台下經過，她

忽然聽見一陣喧笑。隨後又聽見監督和他的夫人底樂具演奏，隨後又聽見許多男和女底談笑聲，篠橋底聲浪——像破鑼一樣的聲浪，也混在裏面。她覺得這些聲浪沒有一種不是譏諷她的，沒有一種不是揶揄她的，她聽得哭了，她雙手掩着臉，急急的跑回寓裏去。她靜靜的想了一晚上，第二天早早的跑到監督夫人家裏去。

『秋姑娘好一陣風把你送來了？』

秋兒悲不可仰，但她極力的忍耐着，勉強笑顏去答應夫人。

『夫人！你從前勸我底話，我現在決意答應他了。夫人可以代我告訴他？』

篠橋五郎對監督不能不保持他的信用，馬上答應和秋兒同居，但他早已不像從前熱愛秋兒了。

他們同居了兩三個月，公司本部要調篠橋到大阪支工場去。秋兒要同行，篠橋不答應，說他到大阪找定了地方，再來接她。他給了她幾十塊錢，叫她暫回日本西海岸S村去。

秋兒回到 S 村裏，有點錢在身邊，她的繼父老牧師待她還不錯，到後來秋兒的私蓄漸減，老牧師對待她，也漸漸變了。篠橋去了一個月，不見一封信來，她去信催他，也不見答覆。

九

做母親的受悲痛的刺戟過度，胎兒也不能發育，她流產了。她經了這樣傷心的痛苦，覺得她應受底罰已經夠了，她底責任也輕了，她漸漸的忘記有篠橋五郎這個人了。

秋兒從前是看金錢比她的身子輕，現在她覺得金錢比她的身子重了，肉體的受蹂躪事小，精神的受虐待事大，所以秋兒犧牲她的身子，去博金錢，來解除精神上的虐待。

她流產後靜養一個月，就進這 S 海岸第一家旅館招待旅客了。

秋兒到底賦有點『從一而終』的遺傳性，她受了篠橋五郎底污辱，不但不圖雪恥，還想將錯就錯去成全『從一而終』底美德。到了現在，她絕望了。她在這旅館服役期內，她身邊底男子，和從前篠橋身邊底女工要同數樣多了。不單她自己願意，她的養父——做牧師的養父，也默認她做這種賣身生活，多掙幾個酒錢給他。

今年暑假有一個姓且底中國留學生，避暑到這S海岸，在她的旅館裏住了一個月，她爲這位中國留學生拋棄了讎視中國人主義，——因爲她當中國人個個都像她壽山哥哥一樣——漸漸的思慕起來她亡父底祖國！

照國藉法講起來，她本是中國人，她亡父底故鄉，是嶺南嚴冬不見雪的地方，她在日本列島西南部一個孤島上生長，她十四歲上跟她媽媽來這雪深二三尺底S海岸求生，活，後來她又漂泊到東京去，向一班殘酷無情的人討飯吃。但她所歷旅途之苦，趕不上她所受精神上之苦百分之一。她此刻遇見了且且對她說，他能夠洗去她從前一切底恥辱。

他又對她說，他能夠洗去她從前一切底恥辱。他又對她說，他能夠安慰她將來底悲寂。他又對她說，他能夠帶她回她亡父底故鄉去。他又對她說，他能夠像她離開日本列島一樣的，帶她離開她現在所處的精神上底悲境。她半信半疑的，對他的要求，還沒有肯定過答覆。她祇問他一句：

『我能夠回中國去？我真歡喜不盡！』

十

赤熱的火球漸漸的沉沒在遠山後面，且忙把面西的一扇紙屏打開，放點兒涼風進來。秋兒也放下端進來底膳具，忙跑過去替他掛在簷前底紗簾捲起。他回到房裏，盤腿在一張蒲團上坐下。秋兒跪在他旁邊，把膳具在他面前擺開，盛了一碗飯，放在一個黑漆

茶盤上，送過來給他吃。

「秋姊兒……」

「……」秋兒並不望他，背過臉去。一手按在一個小飯桶蓋上，一手按着一張新聞紙，翻看衣服首飾店底廣告。

「秋姊兒……」

「不快點兒喫麼？姊兒姊兒的叫什麼！快點兒喫呀！我還要侍候幾個客喫飯呢！」秋兒回過臉來，半笑半惱的，向着他發嗔，他倒笑了。

「秋姊兒！你真的想精神的把我殺死麼？」

「不要臉的花言巧語，誰會信你！」秋兒也笑了。

「我就是不會花言巧語，所以秋姊兒不……」

「不……不……什麼？」秋兒正色的問。

『不高興和我交際。』

這幾句問答，像專對秋兒底弱點下了一個刺戟，她忙低下頭去。她覺得她所遇見過的男子，要算且最誠懇，最不會用能得女人喜歡底飾詞，去稱讚她，阿諛她，且也將飯碗擱下，偏着頭望紙屏外底黃昏景色，拇指和食指間夾着筷子底手，按在右頰上，手拐却在膝蓋上支着。兩個人都沉默了一刻。且回過臉來，微微的歎了口氣，秋兒的心給且這一歎牽絆着，對且底要求，再沒有勇氣去拒絕了。

『你要我再到東京去做什麼呢？』

『學校底寄宿舍，我再不願意住了，下宿館子生活我也厭了。這兩年來，不知道爲什麼緣故，無論遷到什麼地方，總覺得沒有地方安置我的心。現在我找到能夠看護我的心，安慰我的心的人了。秋姊兒！你不要使我失望，不要叫我亡魂失魄的，一個人回東京去！』

『今晚上九點多鐘你有空麼？』

「有空怎麼呢？」

「我們今天晚上到海邊六角茅亭裏，慢慢的商量罷。」

十一

秋兒在 S 海岸，接到 H 出距 S 海岸七哩多遠的溫泉地方，寄來給她的一封信。第二天，她就回旅館底主人請了兩天假，搭乘這村間常用的交通機關——前兩輪小，後兩輪大的六個人合乘的馬車，到溫泉地方一家小旅館去。

「我底信你讀過了麼？」H 接見到她，最先問她一句。

「讀過了。」

「你決意了麼？」

『我沒有什麼不決意，祇怕你沒有真心的決意。你將來怕要後悔！』

『爲什麼』

『我不是處女了，你也早明白了的。我底身分比「新平民」還要卑賤，我又經過很恥辱的生活，我不相信你真看得起我這樣的女人！』（日本國民階級，可分六等：一皇族，二貴族，三華族，四士族，五平民，六新平民。新平民是朝鮮或台灣人，改用日本式姓名，與日本內地平民混居，數代之後，得有做日本平民之資格。日本人間多輕賤之。）

且身上，給由跪在他面前底秋兒身上發射出來的一種女性的力，引起了一種熱焰。他祇目不轉睛的望着秋兒，並沒有聽出她說些什麼。秋兒知道且呆鳥一樣的望着她，忙低下頭去，用口咬着手帕底一端，他一端用手拉着，無意識的儘望下拖，也不再說話。

過了一會，還是女人那方面，總有點不放心，先破了兩人間的沉默。

『從今晚起，你真的做我的永久保護者麼？』

『你現在沒有別的關係了麼？』

『是的，沒有。我祇一個人！你真能夠不問我過去底罪過麼？像我這樣不幸的女子，受過奇恥大辱的女子——說明白些，受過強姦和經過秘密生涯的女子，也還有人真心的愛我麼？我不是在作夢麼？你不是出於一時的，性的衝動，當我做玩物麼？』

『胡說些什麼！秋兒你還不相信我麼？誰把你當玩物？』

『當我是玩物，有什麼要緊？我巴不得你永久當我是你喜歡的玩物，把我帶回去，不中途拋棄！』

且愛秋兒，是一時對秋兒求性的安慰。秋兒滿足了他底要求之後，他對她底愛，即消滅了。且墮落底第一晚上，在電光下望着秋兒底睡顏，便聯想到舊約底撒母耳下篇（I.）。

Sumuel) 第十三章第十五節。

十二

秋兒和且在溫泉地方七晚六天底生活不過是溫潤的，熱烈的紅脣底接吻，豐腴溫柔肉體底擁抱，和華氏六十度底溫泉池中的鴛鴦戲水。

到了最後那一天，且愛秋兒的熱情既過了拋物線底頂點（Vertex）漸漸的下降，秋兒對他底戀愛力，受了且一星期間底放電作用，像新加了速度，和日數成幾何的比例，反一天一天熱烈起來。但且不能再在溫泉羈留了，要趁今天底火車回東京去。

討厭底秋兒在旅館裏，不餓哭一番，他偏偏在停車場月台上，聽見轟轟的車輪，和嗚嗚的汽笛，無緣無故的，拿手帕掩着臉，嗚咽的哭起來。

『你到東京，找定了地方，要即刻打個電報來接我，……我總忍耐着等你，無論到什

麼時候！

她由腰間底衣帶裏，取出一個小紙包兒，從火車窗口交給坐在車內底H。

『回到東京後打開來看罷。』

H馬上想打開來看裏面包些什麼東西，急得秋兒滿臉發紅，出了幾點不好意思底急汗。

『你要在這裏開，我即刻回去！』

『爲什麼此刻看不得？』

『……』

火車蠕動了。秋兒在月台上，拚命跟着火車跑，且在車裏祇見她往後退。H望不見秋兒底時候，忙把她給他底小紙包兒拆開來看。裏面有一張用很淡的黑水塗的一封信，用日本註音字母草書體（平假名）寫的，字寫得很拙，也很潦草難看。她信裏底意思是：

恐怖！

「他們——媽媽和養父和村裏人——說什麼，我都不理，也不怕了。我祇跟你一個人去，我以後祇愛你一個人。你當我做什麼都可以，玩物也好，奴隸也好，祇不要再愛上第二個人，來厭棄我。你不要我的時候，寧可把我殺掉，我總不願生着看你睡在第二個愛人底腕上。你要知道我底性質和蛇一樣的固執。我能夠愛人，也能夠同程度的恨人！」

另外一個小包是我底頭髮，是我底身體底一部，我以後還要繡一個紅綢三角袋子寄給你，把我底頭髮封在裏面，你帶在身上，好做你的護身符。

我想抱着接吻至唇破都不情願放手底且郎！這是很寂寞很可憐的秋兒寄給你底信！

秋兒這封淺近粗陋底信，先使且發笑，其次叫且發生一種悲哀，最後使他懷了一種

秋兒在S海岸，等了一個多月，才接到H平安到東京的一封信——寫了許多甜蜜蜜的話安慰她，叫她格外保重身體的信之外，再不見H來信叫她到東京去。她寫了幾封信去問，也不見答覆。最後寄去的兩封信，沒有開拆，原封打了回拆，封前貼有一張條子寫有『受信人不在，無法遞交原函交還』底幾個字，還蓋有郵局檢查人底印。秋兒恨得差不多要發狂，每日哭笑無常。她祇說要到東京去，但她底媽媽和養父不允許。她媽媽是怕她到東京去再喫虧，她底養父——做牧師底養父，喫酒底時候，說新舊約聖經裏面，並沒有戒酒底文字底養父，在禮拜堂裏，恭恭敬敬的跪在寫有『以瑪訥利 Emmanuel』的，紅緞子做底匾額前，高聲叫『呀們』底養父，是要叫她每禮拜日，在小教堂裏，按按風琴，向禮

拜堂聽衆多捐幾個錢；夜間還要叫她到一家教琵琶和跳舞底司匠家裏去準備……

恰好這時候，東京警視廳發了一道命令，通告日本全國各警署嚴重的取締不良少年男女，並警告做父母的不得輕許兒女單身出都會去。秋兒是S村中底一個人物，常受巡警底監視，所以她一到停車場，就有巡警去盤問她，她很悲切，她抑鬱無聊的時候，祇和幾個漁家女兒，在海岸散悶，她看見那六角茅亭，她就聯想到且說她底亡父底故鄉——在大庾嶺南的深山裏，景色和這海岸全然不一樣的故鄉，她不單沒看見過，連夢中也不會夢見過，她祇能夠按着且描說給她聽底話去幻想她的故鄉。

秋兒是中國人，她爹爹林商死後，她雖然恨中國人，但她不恨中國。她不單不恨中國，并且很思慕中國。她很想回中國去看她（中國）特有的龐大的壯麗山河！現在她絕望了！她底異母哥哥不愛她，她思慕的中國人也不愛她，她還思念她有幾個同胞哥哥，在日本西南端底孤島上，『顏色憔悴，形容枯槁』的勞苦着，也和她一樣的不能恢復中國底

國籍她想這裏她，祇好在這寂寞底漁村裏做一個貪鄙的牧師底養女她祇好改屬日本底國籍她祇好重新恢復她從前所懷的恨惡中國人的心！

一九二一年四月櫻花落後，脫稿於日本淺間火山麓旅次。

民國二十二年八月初版

每册實價大洋一元

資平自選集



著者 張資平

發行者 樂華圖書公司

印刷者 樂華圖書公司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市
五四七—五四八號

樂華圖書公司
門市部 四馬路中五六五號

特約發行所

廣州 永漢北路
漢口 特三區保華街

共和書局
光明書局

文存

章衣萍著

實價九角

萍衣

衣萍先生文名，早著中外，這冊文存是他的散文的總集，是衣萍先生六七年的精心著作。從他的四卷散文集精選出來的作品。他的文字秀麗有趣。這本書堪作中學校國文補充課本用，並且取材直至最近為止，有好多篇是他的新作，而且沒有發表過的。篇首有「怎樣寫文章」一文，是他的自序，告訴青年人怎樣寫文章。篇末有他的自傳，敘述他的小史。研究一個作家的文章，不可不了解他的一生。這實在是喜歡衣萍先生的著作的青年的福音。

青年必讀書二種

現代文

藝書信

維恆編

實價七角

「看作家的十篇創作不如看他的一篇書信！」因為作家的書信是最能代表他的思想和情感的。書信文不特比一般文字為真實而且美麗。所以一般聰明的讀者總是喜歡看作家的書信的。本書所選，都是現代前茅作家的文藝書信，內略分致青年，地方通信，抒情書信，戀愛書信，修業書信等五輯，每一篇都流露着作家底熱情和天才。凡愛好文學的青年，凡想從事創作的青年，第一應該來買讀本「現代文藝書信」。因為這本書趣味濃厚，可以愛不忍釋，于是旨在無形中很自然的學會寫文藝書信的本領。

上海樂華圖書公司出版

樂華自選集叢書

沫若自選集

郭沫若著

實價一元

關於郭沫若先生的一切，諒必大家都能熟知，在此無須再多所贅述。這本自選集，是他親自把他生平認為最得意，最有價值的作品所集合而成，內容計分詩歌，戲劇，小說三部份。第一部份，為詩歌：計選有湘累，鳳凰毀槃，廣寒宮。第二部份，為戲劇：計選有聶榮，王昭君。第三部份，為小說：計選有鴉籠，函谷關，歧路，到宜興去，湖心亭，馬克斯進文廟，無抵抗主義者。本書內容之精彩充實，只要讀者一看到這些要目，就可窺見其內裏的一班了。

獨清自選集

王獨清著

實價一元

王獨清先生的詩歌，在當代中國的詩壇上是獨樹一幟的。這本自選集，是他於歷來的著作中，挑選出最佳，自己認為最滿意的作品所匯合而成的。內容計分三部份。第一，詩歌：計有哀歌，玫瑰花，une jeune Vagabonde persane。我從 Cafe 中出來，最後的禮拜日，甲羅馬，別羅馬女郎，動身歸國的時候，死前的希望，別了……，短歌，埃及人，Seine 河邊的冬夜，我歸來了，我的故國！別廣東，要是我被人……，壯偉的離別，上海的憂鬱，滾開吧，白俄！新戀歌，送行。第二，戲劇：楊貴妃，風箏亭，國慶前一日。第三，小說：三年以後，子畏於匡 流浪一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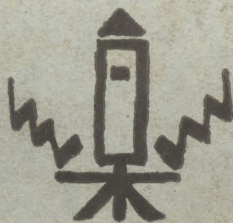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5 7933B

柳亞子藏書

No. 2156



\$ 1.00